目录

[第一章 呢喃的寝室](#_Toc33470057)

[第二章 天罗地网](#_Toc33470058)

[第三章 机会与腕表](#_Toc33470059)

[第四章 自由？](#_Toc33470060)

[第五章 坐立不安](#_Toc33470061)

[第六章 王者之尊](#_Toc33470062)

[第七章 心灵乐师](#_Toc33470063)

[第八章 石榴裙](#_Toc33470064)

[第九章 太上皇的裤子](#_Toc33470065)

[第十章 或许！](#_Toc33470066)

[第十一章 或许不！](#_Toc33470067)

[第十二章 独裁者登场](#_Toc33470068)

[第十三章 独裁者在场](#_Toc33470069)

[第十四章 独裁者退场](#_Toc33470070)

[第十五章 太空中的洞口](#_Toc33470071)

[第十六章 追猎者！](#_Toc33470072)

[第十七章 猎物！](#_Toc33470073)

[第十八章 虎口余生！](#_Toc33470074)

[第十九章 虎口！](#_Toc33470075)

[第二十章 在哪里？](#_Toc33470076)

[第二十一章 在这里？](#_Toc33470077)

[第二十二章 在那里！](#_Toc33470078)

[后记](#_Toc33470079)

# 第一章 呢喃的寝室

寝室中传出轻声的呢喃，音量几乎在听力极限之下。那是一种不规律的声响，声音虽小但相当明确，而且相当有威胁性。

不过，并非这个声音吵醒拜伦・法瑞尔，将他从沉重、不宁的睡梦中拉回现实世界。此时，他正在不停地辗转反侧，想摆脱小桌上发出的一阵阵“嘟嘟”声，而他的努力却徒劳无功。

他一直没张开眼睛，只是笨手笨脚按下了开关。

“喂——”他咕哝了一声。

收话器中立刻有声音传出，听来既刺耳又响亮，拜伦却懒得将音量调低。

那声音说：“请找拜伦・法瑞尔好吗？”

拜伦终于张开眼睛，面对着周遭浓重的黑暗。他感到口干舌燥，并察觉室内有一丝徘徊不去的气味。

他答道：“我就是，请问哪位？”

那声音不理会他的回答，径自说下去，听得出越来越紧张，而且音量不算小：“有人在吗？我想找拜伦・法瑞尔。”

拜伦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，看准影像电话的位置，猛力拍了一下影像控制键，小小的荧幕便亮起来。

他说：“我就在这里。”荧幕上出现一张刮得干净、左右有点不对称的脸孔，他认出那是桑得・钟狄，“早上再打来吧，钟狄。”

他正准备关掉通话装置，钟狄又说：“喂，喂，有人在吗？这是不是大学楼，五二六室？喂。”

拜伦突然发现讯号输出电路的小指示灯没亮。他暗自咒骂一句，赶紧按下开关，指示灯却没有任何变化。这时钟狄终于放弃，荧幕变得空无一物，只剩下一块正方形的空洞光芒。

拜伦关上荧幕，然后趴下来，拱起双肩，试图再将脑袋埋进枕头里。他生气了，首先，谁也无权三更半夜对他大吼大叫。他瞥了一眼床头板上微亮的数字，现在是三点十五分。将近四小时后，室内的光线才会重新亮起。

此外，他不喜欢在完全黑暗的房间醒来。就算在地球上待了四年，他仍无法适应这里的传统建筑——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，低矮、厚实、没有任何窗户。这是一种上千年的传统，可回溯到力场防护罩尚未发明、原始核弹依然无坚不摧的日子。

不过那已经是过去时。核战曾对地球造成莫大的危害，使大部分地区充满无法清除的放射性，变得毫无利用价值。如今情况坏到不能再坏，但建筑物依旧反映出古老的恐惧。因此当拜伦醒来时，四周是一片绝对的黑暗。

拜伦再度用手肘撑起身子。好像有什么不对劲，于是他顿了一下。他察觉的并非寝室中带有致命威胁的呢喃，而是某种或许更不容易引起注意，而且显然安全无数倍的东西。

他发现空气不再缓缓流动。平时空气总会不断更新，那简直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他试着轻松地吞咽口水，结果做不到。即使情况已经明确了，室内的气氛仍有种压迫感。通风系统早已停止运作，现在他真不高兴了，他甚至不能用影像电话报告这件事。

为了确定起见，他又试了一次。乳白色的方形光芒再次闪现，在床上映出一团朦胧的珍珠色光辉。它仍能接收，却已无法发送讯号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反正天亮前，根本不可能找人来修理。

他打了个呵欠，开始摸索他的拖鞋，又用掌根揉了揉眼睛。通风设备失灵，啊？这就能解释那种怪味道。他皱起眉头，使劲嗅了两三下。没有用，还是那种熟悉的味道，可是他无法找到来源。

他起身向浴室走去，自然而然伸手摸向电灯开关，虽然他只是要倒杯水，不一定真需要灯光。开关按下后，室内却黑暗依旧，他又气呼呼地试了几次。每样东西都坏了吗？他耸了耸肩，在黑暗中将水一饮而尽，立刻感觉舒服许多。走回寝室的时候，他又打了个呵欠，然后他试了试寝室的总开关，发现所有的电灯都不亮了。

拜伦坐在床沿，将一双大手放在肌肉结实的大腿上，开始思索这一切。通常，这种事值得跟管理人员好好理论一番。没人期望在大学宿舍受到酒店般的待遇，可是，太空啊，学生至少能要求一些最基本的效率。不过，现在这点也不怎么重要，毕业典礼在即，他的学业已经结束。三天后，他就要对这间宿舍说最后一声再见，同时，也要向地球大学与地球告别。

话说回来，他也许还是该报告一声，照实报告即可；他可以出去使用大楼的电话。他们可能会送来一盏自备电源的电灯，甚至可能临时装设一台电扇，让他可以安稳睡上一觉，不至于因心理作用产生窒息感。假如没人理睬，让他们都飘到太空去！反正只剩两个晚上了。

借着失灵的影像电话发出的光芒，他找到一条短裤，又套上一件短上衣。他认为这样穿就够了，并没有换掉拖鞋。这栋混凝土建筑有着厚实、几乎隔音的隔间，即使他穿上钉鞋在走廊用力踏步，也不会惊醒任何人，他并不觉得有换鞋子的必要。

他向门口大步走去，拉下了门杆，这个动作倒很顺利。他马上听到“咔嗒”一声，代表门锁已被开启。但实际上却不然，虽然他使尽力气，连二头肌都鼓了起来，大门仍旧丝毫不动。

他后退了几步。真是活见鬼，难道整栋大楼都停电了？不可能吧，电子钟仍在走，影像电话也还能正常收讯。

慢着！有可能是那些家伙——那些该下地狱的东西。这种事不时发生，当然是一种幼稚的行为，但他自己也参加过这种愚蠢的恶作剧。比方说，他的兄弟之一若要在白天溜进来，将这一切布置妥当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可是不对啊，当他准备就寝时，通风系统与电灯都还正常。

好吧，那就是晚上溜进来的。这栋大楼是一座古老、过时的建筑，要使电灯与通风系统的电路失灵，不一定需要机械天才方能做到，而将大门堵死同样不难。现在他们一定都在等待天明，看看冤大头拜伦发现出不了门时，究竟会有什么好戏。他们也许到中午才会放他出来，再好好嘲笑他一番。

“哈，哈。”拜伦绷着脸，默默自言自语。若是这样，那就没什么关系。不过他总得做点什么，好将局势多少扭转些。

他转过身来，脚趾踢到一样东西，它在地板上滑开，发出金属般的声音。借着影像电话昏暗的光芒，他勉强能看见那东西的掠影。于是他将手伸进床下，一面拍着地板，一面大幅度左右摸索。摸到后，他将那东西凑到荧幕光芒附近。（他们还不够聪明，应该让影像电话完全停摆，而非仅仅拉断送讯电路。）

他发现手上抓的是个小圆柱体，半球形的顶端有个小孔。他将小孔凑近鼻端，仔细闻了一下，至少室内的怪味真相大白了，那是催眠瓦斯的气味。当然，那些家伙在破坏电路时，得借着它令他自己昏睡不醒。

现在，拜伦已能将经过一步步描绘出来。用铁棍撬开大门是件简单的事，而且是整个过程中唯一危险的步骤，因为他可能在那时惊醒。也许为了这场恶作剧，他们白天就对大门动过手脚，因此门看起来好像关上了，实际上根本没有，而他昨晚也未曾检查。总之，一旦打开门，他们就能丢进一罐催眠瓦斯，再将大门关上。罐中的麻醉剂会慢慢渗出，只要达到万分之一的浓度，就能让他昏迷不醒。这时他们可再进来，当然是蒙着口鼻。太空啊！一块湿手帕就能阻挡催眠瓦斯十五分钟之久，这点时间绰绰有余了。

这也解释了通风系统为何故障。为预防催眠瓦斯弥散太快，他们必须让空气循环中止。事实上，这件事得优先处理。影像电话失灵使他无法求救；大门堵住使他无法逃走；切断电灯则有助于引起恐慌。好家伙！

拜伦哼了一声。对这种事不能太敏感，否则根本交不到朋友。玩笑总归是玩笑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现在，他很想把门打坏，让这个恶作剧半途夭折。想到这里，他上半身结实的肌肉开始绷紧。可是蛮力绝对无济于事，这种门是为了防御核弹攻击设计的。该死的传统！

但总该有办法出去，他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。首先，他需要一个光源，一个真正的光源，不是影像电话那种既不理想又无法移动的光芒。这不成问题，衣柜里面有个自备电源的手电筒。

当他摸到柜门控制钮的时候，一时之间，他甚至怀疑衣柜是否也被堵死了。不过柜门轻易就打开来，平稳地滑进壁槽。拜伦对自己点了点头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他们没有特殊理由堵死衣柜，而且根本没那么多时间。

他抓起手电筒，正准备转身，他的整个理论却在瞬间完全垮台。他吓得全身僵硬，腹部因紧张而肌肉突起，然后他屏住气息，开始用心倾听。

这是他醒来后首次听到寝室里的“呢喃”。那是一阵微弱且断断续续的“笑谈”，他立刻认出这声音代表了什么。

他不可能听不出来，那正是“地球死亡之音”，是一千年前所发明的一种声音。

说得明白些，那是放射计数器发出的声音。每当一个带电粒子或硬伽马波射入计数器，就会令它产生一次响应，电子的大量跃动便汇聚成低声的呢喃。它是计数器发出的声音，为它唯一能倒数的事——死亡——倒数！

拜伦缓缓地，蹑手蹑脚地向后退。退了六英尺后，他才让白色光束射进衣柜深处。计数器果然在那里，在远处一个角落，但它无法提供更多的讯息。

他还是大一新鲜人的时候，那个计数器就躺在那里了。大多数从“外世界”来的新鲜人，在他们来到地球的第一周，便会买一个这样的计数器。因为刚刚抵达地球时，他们都对地球的放射性非常敏感，感到需要采取一些保护措施。通常在第二年，他们就会将计数器卖给新生，但拜伦一直没那样做。如今，他万分感谢自己的决定。

他转身走向书桌，睡觉的时候，他都将腕表摆在那里，而它仍在原处。当他拿起腕表，凑近手电筒光束之际，他的手已在微微发抖。这种表的表带以柔韧的塑料编成，呈现近乎液状的洁白，而它现在颜色未曾改变。拜伦将它拿远一点，试着从不同角度观察，结果发现它纯白如昔。

这种表带也是新生必购之物。硬辐射会使它变成蓝色，而蓝色在地球上代表死亡。假如你迷了路，甚至只是不小心，大白天都很容易走到一块放射性土壤上。城外数英里就开始有这种区域，政府尽可能将那些地带隔离起来。当然没人会故意走向那种死域，不过表带总是一种保险设备。

假使表带变成淡蓝色，你就得上医院接受治疗，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表带的原料对放射性敏感的程度与你一样，而利用适当的光电装置，便能测量蓝色的强度，借此即可迅速确定伤害的严重程度。

紫蓝色则代表完蛋了。正如同这种颜色变不回来，你同样已经回天乏术，不会再有任何疗法、任何机会、任何希望。你所能做的，就是随便找个地方等上一天到一周；而医院能做的，就只有准备将你火化了。

但至少他的表带还是白的，拜伦心中的鼓噪总算平静了些。

所以说，现在还没有多少放射性。这会不会是玩笑的另一部分？拜伦思索了一番，最后判断没这个可能。没有任何人会对他人开这种玩笑，至少在地球上不会，因为根据地球的法律，非法使用放射性物质是一项死罪。在地球上，对放射性的处理非常谨慎，他们必须如此。因此，假如没有天大的特殊理由，不会有人做出这种事情。

他勇敢地面对问题，将整件事仔细地、清楚地默想一遍。比如说，是什么天大的特殊理由，使某人想要谋杀自己。可是为什么呢？根本没有动机。他今年二十三岁，这二十三年来，他从未树立什么死敌。没有“这么”大不了，严重到非置他于死地不可。

他紧抓着剪得短短的头发。这是一种荒谬的思路，可是他无法摆脱。他又小心翼翼地走回衣柜，那里必定有什么放射性物质，而四小时前还不在那里。结果，他几乎立即发现答案。

那是个小盒子，长、宽、高都不超过六英寸。拜伦认出它是什么东西，下唇不禁微微打颤。他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，可是很早以前就听说过。他提起那个计数器，将它拿到寝室中，那种低声的呢喃便减弱许多，几乎接近终止。当他将计数器上的薄层云母隔板对准那盒子时，声音又重新出现，放射线就是从隔板射入计数器的。现在他心中再无疑问，那正是一颗“放射线弹”。

目前的放射线本身不会致命，它们只能算引信。在那盒子的某个角落，装置了一个微型原子反应堆。寿命短暂的人造同位素放出的粒子会穿透它，将它慢慢加热。在达到热度与粒子密度的阈值后，反应堆就会启动。虽然反应的高热会将盒子熔成一团金属，通常并不会发生爆炸，但会爆发出巨量的致命放射线，使附近所有的生物无法幸免。它的有效半径视其大小而定，从六英尺到六英里不等。

没有任何办法看得出它何时会达到阈值，或许几小时后，也或许就在下一刻。拜伦仍无助地站在原地，发汗的双手紧握着手电筒。半小时前，影像电话将他叫醒，当时他还心平气和，现在却知道自己死期已近。

拜伦可不想死，但他被禁闭在自己房间内，根本就一筹莫展，也找不到任何可供躲藏的地方。

他知道这间宿舍的地理位置。它位于走廊的尽头，所以仅有一侧紧邻另一间宿舍。当然，楼上楼下也都有人住。他对楼上的宿舍毫无办法，同楼隔壁的宿舍紧贴他的浴室，也是以浴室与他的浴室相连，他不信自己的呼救能传得出去。

只剩楼下那间宿舍了。

房间中有几把折椅，是招待访客用的，他举起了其中一把。当折椅撞向地板时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，但声音实在不怎么大。于是他改用椅子的侧面敲击地板，发出的声音才变得较刺耳有力。

每敲一下，他都会稍微等一阵子，寻思这样做能不能吵醒楼下的人，能不能对他构成足够的骚扰，使他不得不向舍监告状。

突然间，他听到一阵微弱的嘈杂声，于是停止了动作，那把破椅子还举在头顶上。嘈杂声又传了来，像是微弱的叫喊，是从大门方向传来的。

他丢开折椅，也开始大喊大叫，再将耳朵紧贴门缝。可是大门与墙壁接得严丝合缝，即使门缝处声音一样模糊不清。

但他听得出来，有人正在叫自己的名字。

“法瑞尔！法瑞尔！”这样叫了几次后，对方又说了些别的，也许是“你在里面吗？”或者“你还好吗？”之类的话。

他吼道：“把门打开。”这样连吼了三四次。他急得满身大汗，因为即使是这一刻，放射线弹也随时有可能爆发。

他认为外面的人听到他了。至少，又有含糊的叫声传进来：“小心，……，……，手铳。”他知道他们的意思。他赶紧离开门边，向后退去。

接着便响起几下尖锐的爆裂声，他确实能感到室内的空气也在振动。然后是扯裂什么东西的巨响，大门应声向内倒下，走廊中的光线立刻洒进来。

拜伦伸开双臂冲到外面去。“别进去！”他吼道，“看在地球的份上，别进去，里面有颗放射线弹。”

他面前出现了两个人，其中之一是钟狄，另一位则是厄斯贝克。后者是他们的舍监，他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。

“一颗放射线弹？”他结结巴巴地问。

钟狄却说：“有多大？”即使三更半夜，钟狄的服饰与装扮还是讲究得过分，而他手中仍握着手铳，因此看起来很不相称。

拜伦只能用双手比一比。

“好的。”钟狄应了一声。当他转身面对舍监时，似乎显得相当冷静。“你最好将住在这区的学生全部疏散，如果校园内找得到防护铅板，赶快把它们搬到这里来，在走廊上一字排开。如果我是你，清晨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进来。”

他又转身面对拜伦：“有效半径也许有十二到十八英尺，它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拜伦用手背擦了擦额头，“要是你不介意，我得找个地方坐一下。”他向手腕瞥了一眼，才发觉腕表仍留在室内。他突然有一种疯狂的冲动，想要冲进去将腕表抢救出来。

疏散行动开始了，学生们被迅速驱离宿舍。

“跟我来吧，”钟狄说，“我也认为你最好坐一会儿。”

拜伦说：“什么风把你吹到我的门口？并非我不感激你，这点你该了解。”

“我打电话给你，结果没人接听，我又非见你不可。”

“见我？”他试图控制着不均匀的呼吸，每个字都说得很仔细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警告你，你的性命受到威胁。”

拜伦勉勉强强笑了几声。“我也发现了。”

“这只是个序幕，他们还会继续尝试。”

“‘他们’是谁？”

“别在这儿说，法瑞尔。”钟狄道，“我们需要私下谈谈这件事。你是个特定目标，而我现在这么做，或许已经让自己也身陷险境。”

# 第二章 天罗地网

学生交谊厅空空荡荡，而且伸手不见五指。清晨四点半的时候，几乎不可能有别的状况。但钟狄打开门后仍迟疑了一下，想要听听里面究竟有没有人。

“别开灯，”他轻声说，“我们谈话时不需要灯光。”

“今天晚上我受够了黑暗。”拜伦喃喃道。

“那我们留一道门缝吧。”

拜伦没力气与他争辩。他瘫在最近的一张椅子上，看着长方形光芒被渐渐掩起的大门压成一条细线。如今危险已经过去，他反倒开始感到心悸。

钟狄将门固定好，又把他的短指挥棒放在那道光线映在地板的位置。“注意看着，要是有人经过，或者大门被打开，它都能警告我们。”

拜伦说：“拜托，我没心情玩什么花招。如果你不介意，就请赶快把你想要告诉我的事告诉我吧。你刚才救了我一命，这点我明白，明天我会好好谢你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小喝几杯，然后大睡一觉。”

“我想象得到你的感受，”钟狄说，“可是现在你只能算暂时躲过一睡不醒的厄运，但我希望你能永远躲过。你可知道我认识令尊？”

这个问题来得很突兀，拜伦扬起眉毛，但这个动作在黑暗中等于白做。他说：“他从没说过认识你。”

“如果他那么说，我才会惊讶呢。我和他相交，用的并非我在此地用的名字。顺便问一句，你最近有没有令尊的消息？”

“你为什么要问？”

“因为他现在有很大的危险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借着昏暗的光线，钟狄摸到对方的手臂并紧紧抓住。“拜托！保持你原来的音量。”直到这时，拜伦才发觉他们一直在悄声交谈。

钟狄继续说：“让我说得更具体点。令尊已遭到扣留，你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吗？”

“不，我当然不了解。是谁扣留了他？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为什么要来骚扰我？”拜伦两侧的太阳穴起伏不已。刚才的催眠瓦斯与九死一生的经历，使他无法敷衍面前这位冷面的纨绔子弟。这人与拜伦坐得那么近，以致他的耳语跟喊叫声一样清晰。

“不用说，”他又悄声道，“你对令尊的工作应该略知一二吧？”

“假如你真认识家父，应该知道他是维迪莫斯牧主，那就是他的工作。”

钟狄说：“好吧，虽说我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搭救你，你并没有理由该信任我。你能告诉我的一切，我都已经一清二楚。譬如说，我知道令尊一直在暗中策划，准备反抗那些太暴人。”

“我郑重否认。”拜伦紧张地说，“即使你今晚救了我一命，你还是无权对家父做这种指控。”

“你的辩解实在拙劣之至，年轻人，而且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难道你还看不出来，这种情况不是言语能搪塞的？让我直说吧，令尊已遭太暴人扣留，现在或许已经遇害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的话。”拜伦准备要站起来。

“我的确有办法知道。”

“让我们到此为止，钟狄。我没心情玩推理游戏，我也厌恶你的企图……”

“嗯，什么企图？”钟狄的声音不再那么优雅，“我对你说这些，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好处？请允许我提醒你，我获得的情报，这个你不愿接受的情报，使我明白可能有人将试图谋害你。想想刚才发生什么事，法瑞尔。”

拜伦道：“再说一遍，别拐弯抹角，我愿意听。”

“很好。我猜，法瑞尔，你知道我是来自星云众王国的同胞，虽然我一直冒充织女星人。”

“根据你的口音，我判断有这个可能，这点似乎并不重要。”

“这点很重要，朋友。我所以来到此地，是因为我和令尊一样不喜欢太暴人。过去五十年来，他们一直在压迫我们这些人，五十年可不算短啊。”

“我可不是政客。”

钟狄的声音好像透出一丝怒意，他说：“哦，我可不是他们的间谍，不是故意来找你麻烦的。一年前他们将我逮捕，就像现在逮捕令尊一样。但我设法逃脱他们的掌握，来到了地球，在我做好返乡准备前，我认为待在这里还算安全。有关我自己的事，我需要对你说的都说完了。”

“这些已经比我想知道的还要多了，先生。”拜伦无法在声音中透出不友善的情绪，钟狄过分中规中矩的礼貌态度，已经对他造成影响。

“我知道这点，但我至少得告诉你那么多，因为正是这个缘故，我才有机会和令尊结识。他和我一起工作，或者应该说，我和他一起工作。而他与我相处时，用的不是天雾行星最有权势的贵族那种官方身份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”

拜伦点了点头，在黑暗中这根本是无意义的动作。然后他说：“了解。”

“我们没有必要扯那么远。即使在地球上，我的情报来源也一直没断。所以我知道他给关了起来，此事千真万确。即使它只是我的猜疑，你刚刚险遭暗算也成了充分的证据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如果太暴人抓到了老子，他们还会让儿子逍遥法外吗？”

“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，我房里的放射线弹是太暴人放置的？这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难道你不明白他们的处境吗？太暴人统治着五十个世界，他们与被统治者的人数比例悬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仅仅依靠武力是不够的。迂回间接的手段，例如阴谋、暗杀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他们在太空中织成的罗网又密又广，我确信这张网横跨了五百光年，一直延伸到地球来。”

拜伦尚未从刚才的噩梦中完全清醒。远处模糊地传来搬动铅板发出的声音，而在他自己的房间中，那个计数器一定还在继续呢喃。

他说：“这说不通。本周我就要回天雾星去，他们应该知道的，又何必在这里杀害我呢？如果他们再等几天，我就会自投罗网。”找到这个漏洞令他大大松一口气，他多么希望自己的逻辑正确。

钟狄凑近些，他呼出的浓烈气息吹动了拜伦的头发。“令尊很有人望，他的死——一旦遭到太暴人监禁，就很可能会被处决，你必须有心理准备——即使是被太暴人驯服得丝毫没有勇气的亡国奴，听到他的死讯也会愤慨不已。你继任维迪莫斯牧主后，就可以聚集这股怒火。若是将你一并处决，会使人民变得加倍危险，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制造烈士。但是，如果你在某个远方世界意外身亡，那对他们而言就方便多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。”这句话已成为拜伦唯一的挡箭牌。

钟狄站起来，调整了一下他那双薄手套。然后他说：“你太卖力演出了，法瑞尔。如果你装成并非完全不知情，你扮演的角色或许还更可信。令尊想必是为了保护你，而避免让你知晓实情，但我不信他的信仰完全没有影响你。他对太暴人的仇恨自然而然反映在你身上，使你不由自主想要挺身反抗他们。”

拜伦只是耸了耸肩。

钟狄又说：“他甚至会想到开始利用刚成年的你。你待在地球顺理成章，看起来不像一面求学，一面还在进行一项特定任务。不过，也许就是因为你并未达成任务，太暴人才准备杀害你。”

“这是愚蠢的危言耸听。”

“是吗？姑且算是吧。假使现在真理无法说服你，稍后的事实也会令你信服。不久将有另一个暗杀你的行动，而且这次会成功。从现在起，法瑞尔，你等于是个死人了。”

拜伦抬起头来：“慢着！这件事和你个人究竟有什么利害关系？”

“我是个爱国者，我希望看到众王国重获自由，都能拥有自己选择的政府。”

“不，我是说你个人的利害关系。我不能光是接受理想主义，因为我不相信你有。这样说要是冒犯了你，那我实在很抱歉。”拜伦一字一字地坚决说道。

钟狄再度坐下，他说：“我的土地全部遭到没收。在我流亡前，被迫接受那些侏儒的命令就让我很不舒服。离开自己的土地后，我开始渴望重建一个太暴人来临前的时代，让我能做个像我祖父那样的人，这种念头过去从未如此强烈。我想要发动一场革命，这个实际的理由够不够充分？令尊本来可以担任这场革命的领导者，你辜负了他！”

“我？我才二十三岁，对这些都一窍不通。你可以找到更适当的人选。”

“我肯定可以，可是除了你，别人都不是令尊的儿子。假使令尊遭到杀害，你就是新任的维迪莫斯牧主。只要你拥有这个身份，即使你才十二岁，而且还是个白痴，对我一样是无价之宝。我需要你的原因，和太暴人必须除掉你的原因完全相同。若是我的动机无法令你信服，他们的动机必定可以。你的房里有颗放射线弹，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取你性命。还有谁会想杀害你？”

钟狄耐心地等了一会儿，便听到对方悄声的回答。

“没有什么人，”拜伦说，“据我所知，没有人会想要杀我。那么有关家父的事竟是真的！”

“那是真的，将它视为战祸的一环吧。”

“你认为我这样想就会好过一点？也许有一天，他们会为他树一块纪念碑？还是具有辐射铭文的，你在一万英里外的太空都能看见？”他的声音渐渐变得有点刺耳，“这样就能使我高兴吗？”

钟狄等着听下面的话，拜伦却没再开口了。

于是钟狄说：“你准备怎么做？”

“我要回家去。”

“所以说，你仍不了解自己的处境。”

“我说了，我要回家去。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？如果他还健在，我要把他救出来。万一他遇害了，我要……我要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这位老大哥的声音变得冷酷而烦躁，“你像个孩子一样胡说八道。你绝不能到天雾星去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我面对的到底是个婴儿，还是个讲理的年轻人？”

拜伦喃喃道：“你有什么建议？”

“你认识洛第亚的执政者吗？”

“那个太暴人之友？我认识这个人，我知道他是谁。众王国的每个人都认识他，亨瑞克五世，洛第亚执政者。”

“你见过他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正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从未见过他，就不能算认识他。他是个蠢蛋，法瑞尔，我这么说不是比喻。可是，当维迪莫斯牧权被太暴人没收后——那是一定的事，就像我的土地一样——会被转赠给亨瑞克。托付给他，太暴人会感到安全无虞，而你就是必须去找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亨瑞克至少对太暴人有点影响力，即使只是个谄媚的傀儡所能发挥的影响，他也许能设法使你复位。”

“我不这么认为，他更有可能将我交到他们手里。”

“的确如此。但你会提高警觉防范，多少还是有机会躲过一劫。记住，你拥有的头衔既珍贵又重要，但它不是万能的。从事这种密谋活动，最重要的是要面对现实。民众基于感情因素，以及敬重你的家世，的确会聚在你身边，可是要长期留住他们，你就需要大量金钱。”

拜伦思索了一下：“我需要时间做决定。”

“你没有时间了。那颗放射线弹放到你房间后，你的时间就用完了。让我们采取行动吧，我可以给你一封介绍信，让你去见洛第亚的亨瑞克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跟他很熟喽？”

“你的疑心从来不肯松懈。对不对？我曾经代表林根的独裁者，率领使节团前往亨瑞克的宫廷。他低能的心智也许早已忘了我，但他不敢表现出来。我的信能为你引荐，然后你可以见机行事。早上我就会把信交给你，中午有艘太空船飞往洛第亚，船票我准备好了。我自己也会走，但我会循另一个途径。别再逗留，你在这里的学业全部结束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还有个学位授予仪式。”

“只不过是一片羊皮纸，对你有什么重要吗？”

“现在不了。”

“你有钱吗？”

“足够了。”

“很好，太多反倒会引起怀疑。”他突然尖声喊道：“法瑞尔！”

拜伦从几近恍惚的状态中惊醒过来。“什么事？”

“回到同学那里去，默默行动，别告诉任何人你要走了。”

拜伦默默点了点头。在他心灵深处某个角落，仍想到任务尚未完成，自己就这么一走了之，算是辜负命在旦夕的父亲。他承受着一种无奈的悲苦——父亲应该多告诉他一点，应该让他分担那些危险，不该让他如此盲目行动。

父亲在密谋中扮演的角色，他既然知道了真相，或者说至少知道得多了点，父亲叫他从地球文献中寻找的那份文件，也就越发重要了。可是他已经没有时间——没有时间取得那份文件，没有时间怀疑这一切，没有时间拯救父亲，或许也没有时间活下去。

他说：“我会照你的话去做，钟狄。”

桑得・钟狄在宿舍外的台阶上停下来，向大学校园瞥了一眼，眼光中显然没有赞许之意。

然后，他沿着砖铺的走道向前走去。自古以来，位于都市的校园都喜欢营造一种田园风貌，这条蜿蜒的走道便建在这种人工田园中。他能看到城中唯一一条大街的灯光在前方闪耀，而在更远的地方，则映着永不熄止的放射性蓝光。白天那种光芒被日光掩盖，现在则看得清清楚楚，可算是史前战争的无言证词。

钟狄抬头望向天空，暗自寻思了一会儿。在那遥远的星云深处，曾有二十几个互相争斗、不断扩张的独立政体。五十多年前，太暴人突然从天而降，一夕之间结束了这些政体。如今，在毫无预警且措手不及的情况下，死亡的宁静竟然即将降临。

当初的巨变有如晴天霹雳，至今他们尚未完全恢复。现在仅剩某种抽搐，偶尔会徒劳无功地刺激一两个世界。想要将这些抽搐组织起来，安排它们在适当时机同时发动，将是个很困难、很漫长的工作。好啦，他在地球的闲散日子过得够久了，如今已是该回去的时候。

此时，家乡的其他人也许正试图联络他，把讯息传送到他的房间。

于是他稍微加快步伐。

他走进自己房间后，果然收到远方传来的波束。那是一种私人波束，其安全性毋庸置疑，保密程度亦无丝毫漏洞。这种波束无需有形的接收器，也无需任何金属或电线捕捉周遭微弱飘忽的跃动电子——它们承载的细微电脉冲，是从五百光年外的另一个世界，经由超空间传送过来的。

屋内的空间已经极化，随时可以开始收讯。空间的随机性已被抚平，然而除了收讯，没有其他方法能侦知空间的极化。在这个特定的空间中，只有他自己的心灵可充当接收器，因为只有他的神经细胞结构才具有那种特殊的电性特征，得以与传送讯息的载波束产生共振。

讯息的保密性与他脑波特征的唯一性同样绝对。在整个宇宙的千兆人口中，想要找到另一个与他足够接近的人，能接收到他的私人波束，这种几率仅有亿兆分之一。

呼叫从无际、空虚且不可思议的超空间呼啸而来，钟狄的大脑感到了轻微的刺激。

“……呼叫……呼叫……呼叫……呼叫……”

发送讯号比接收讯号复杂得多，必须使用某种机械装置，产生一个极其特殊的载波，才能将讯息传送到彼端星云的接收器，这个装置就藏在他右肩的饰扣上。当他踏入极化空间后，发讯装置自动触发，接下来他需要做的，只剩下全神贯注地刻意驱动思想。

“我在这里！”根本不需要其他的识别讯号。

单调重复的呼叫讯号随即停止，他心灵中开始有话语形成：“我们问候您，阁下。维迪莫斯牧主已遭处决，当然，这个消息尚未公开。”

“我并不惊讶，有没有其他人受到牵连？”

“没有，阁下。牧主一直未做任何口供，他是个勇敢且忠诚的人。”

“没错。可是光有勇敢和忠诚还不够，否则他也不会被捕，轻度的胆怯或许更有用。没关系！我跟他儿子谈过，就是那个新牧主，他已经跟死神打过照面，我们将要利用他。”

“可以请问如何利用吗，阁下？”

“最好还是让事实回答你的问题。如今为时尚早，我当然还无法预见结果。明天，他将启程去见洛第亚的亨瑞克。”

“亨瑞克！那年轻人将有生命危险，他是否知晓……”

“我已尽我所能告诉他了。”钟狄以严厉的口吻答道，“在他尚未有所表现前，我们不能对他太过信赖。就目前情况而言，我们只能认为可送他去冒险，就像其他人一样。他牺牲掉无妨，相当不足惜。以后别再送讯到这里来，我马上要离开地球。”

做了个表示结束的手势后，钟狄便在心中切断通话。

然后，他平静地、慎重地回想并衡量着过去一整天发生的每一件事。他渐渐展露笑容，每件事都安排得完美无缺了，这场戏将自动演到落幕为止。

没有任何一环要靠运气。

# 第三章 机会与腕表

太空船脱离行星表面的第一个小时，是整个旅程中最平凡无趣的一程。升空前后总是一团混乱，几乎无异于远古时代，在某条太古河流中，人类第一艘独木舟下水时的情景。

你找到了舱房，将你的行李安置妥当，随即感到周遭有股陌生而莫名的紧张气氛。最后一刻的亲昵拥抱，总是伴随着高声的喧嚣，等到嘈杂声渐渐消失，便传来气闸关闭的沉闷铿锵声。当闸栓向内自动旋转时，空气中又响起一阵飒飒声，闸栓就像个巨大的钻头，将气闸紧紧密封起来。

接下来则是诡异的静寂，每间舱房的红色讯号灯随即闪起：“调整抗加速衣……调整抗加速衣……调整抗加速衣。”

服务人员在走廊上来回奔走，随手敲着每扇舱门，然后猛然将门拉开：“对不起，请穿上抗加速衣。”

于是你开始与抗加速衣奋战，它又冷又紧，穿在身上很不舒服。但它连接到一个液压系统上，可以吸收升空时引起的令人难受的压力。

远处传来核能发动机的隆隆声，由于尚未穿越大气层，发动机仅处于低功率状态。然后，抗加速衣中缓缓减压的油液传来一股力量，令你感到几乎要不断后退。等到加速度减小时，你又觉得慢慢向前移动。假如你在这段时间未曾感到恶心，可能整个旅程都不会再发生太空晕。

在最初三小时的飞行中，观景室不对旅客开放。等到将大气层远远抛在后面，观景室的双重门快打开的时候，门外早已排了长长一列队伍。通常“行星族”（换句话说，就是从未到过太空的人）出席率是百分之百，然而，不少经验老到的旅客也不愿放过这个机会。

毕竟，从太空中眺望地球，是旅客必看的奇景之一。

观景室是太空船“外皮”上长出的“水泡”，由两英尺厚的钢化透明塑料制成，形状还真像半个肥皂泡。现在，太空船不再受到大气与尘埃粒子的摩擦，因此铱钢制成的伸缩保护盖收了起来。室内的灯火尽数熄灭，看台上则挤满旅客。在“地球反照”的辉映下，每张望向栅栏外的脸孔都清晰无比。

这是由于地球就悬在下方，像个巨大而闪耀着橙、蓝、白三色光芒的气球。呈现眼前的半球几乎全是日照面，从云缝中可以看见大陆，以及点缀着稀疏绿色线条的橙色沙漠。海洋是蓝色的，以地平线与漆黑的太空接壤，看起来对比分外强烈。在黑暗的、一尘不染的太空中，则布满无数灿烂的星辰。

旅客们都耐心等待。

他们真正想看的并非昼半球。当太空船不知不觉地靠着微幅的侧向加速，离开黄道面后，光芒耀眼的极冠便逐渐出现眼前。夜面的阴影在慢慢吞噬整个星球，欧亚非大陆构成的庞大世界岛，正庄严地步上舞台，不过北方却在“下方”。

地球上病态的不毛土壤，在黑夜中发出珍珠般的光芒，暂时掩饰了它的恐怖。土壤中的放射线是泛着晕彩的蓝光之洋，在奇异的彩带中闪闪发光，仿佛指示着当年核弹投掷的地点。那时候，距离力场防护罩的发明还有整整一代，等到足以抵御核爆的防护罩发明后，就再也没有其他世界能以这种方式自我毁灭。

旅客们目不转睛地观看这些奇景，直到几小时后，地球才变成无际黑暗中半枚明亮的硬币。

拜伦・法瑞尔是观赏者之一。他独自坐在最前排，两臂搁在栏杆上，若有所思地出神凝望。他从未预料到会这样子离开地球——方式不对，太空船不对，就连目的地也不对。

他用晒黑的前臂摩搓着下巴的胡楂，对早上没刮胡子这件事感到内疚。待会儿回到舱房后，他要立刻弥补。此时他还不想离去。这里有很多人，回到舱房将只剩他一个。

但或许正因为如此，他才必须离开这里？

他不喜欢这种陌生的感觉，自己成了他人的猎物，身边却没有任何朋友。

他已经失去所有的友谊。不到二十四小时前，当他被那通电话吵醒的一瞬间，它就随之消失无踪了。

即使在学生宿舍里，他也成为令人头疼的人物。当他结束了与钟狄的谈话，从学生交谊厅回来的时候，老厄斯贝克马上向他冲来。厄斯贝克简直六神无主，他的声音听来刺耳得过分。

“法瑞尔先生，我一直在找你。这个意外真是太不幸了，我实在想不通是怎么回事，你能想到任何原因吗？”

“不，”他几乎吼了起来，“我想不到。我什么时候可以进我的房间，把我的东西取出来？”

“天亮以后就行，这点我确定。我们设法把装备搬来这里，检验了那个房间，已经没有任何超过正常本底值的放射性。你能逃过一劫实在非常幸运，一定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。”

“没错，没错。可是如果你不介意，现在我想休息一下。”

“请到我的房间来吧，早上我们会再帮你安排，让你最后几天住得舒舒服服。嗯，对啦，法瑞尔先生，希望你别介意，我还有件事想问你。”

他表现得过分客气又过度小心，令拜伦想到如履薄冰这句成语。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拜伦不耐烦地问。

“你知道什么人可能有兴趣——嗯——捉弄你吗？”

“像这样捉弄我？当然没有。”

“那么，你又有什么打算呢？当然啦，这个意外若是闹得人尽皆知，学校当局会非常不高兴。”

他怎么一口咬定这是“意外”！拜伦以冷淡的口吻说：“我了解你的意思，可是你别担心，我对调查或警察等一律没兴趣。我会尽快离开地球，以免我的原定计划受阻。我不会怪罪任何人，毕竟我还活得好好的。”

厄斯贝克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神情显得近乎粗鄙。他们想要的就是这句话，没什么不愉快，只不过是个意外，应该尽快将它忘得一干二净。

早上七点钟的时候，他又回到原来的宿舍。房间里很安静，衣柜里不再有任何呢喃。放射线弹和计数器都不见了。也许是厄斯贝克将它们拿走，然后丢进湖里去了。这样做可算是毁灭证据，不过这种事还是留给校方去操心吧。他将自己的东西装进手提箱，然后打电话给柜台，要求更换一间宿舍。他注意到电灯都已恢复正常，影像电话当然也通了。昨晚那场变故留下的唯一遗迹，就是那扇扭曲变形的门，门锁已经完全熔毁。

他们给了他另一个房间。这么一来，万一有什么人在窃听，就会以为他有意再留几天。然后，他又用大楼中的电话，召来一辆空中计程车，在他看来，整个过程没被任何人看见。至于自己突然失踪的原因，就让学校当局去猜吧，随便他们爱怎么想都行。

在太空航站里，他很快就看到了钟狄。两人只能算擦肩而过，钟狄一言不发，装作彼此不相识。但在他走开后，拜伦手中便多了一张去往洛第亚的太空船票，以及一个毫无特征的黑色小球，他知道那是个私人信囊。

他花了点时间研究这个信囊，发现它并未密封。来到舱房后，他将内容读了一遍。那是一封很简单的介绍信，字句少得不能再少。

拜伦在观景室中看着逐渐缩小的地球，思绪则停留在桑得・钟狄身上。他对此人的认识原本只是最浮面的，钟狄却突然闯入他的生命，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——先是救了他的命，再将他引向一个崭新而未知的方向。在此之前，拜伦只是知道他的名字，两人碰面时会点点头，偶尔也礼貌性地寒暄几句，不过仅止于此。他一直不怎么喜欢这个人，不喜欢他的冷淡、他过度的修饰与过度的礼貌，但那些跟现在的一切都没有关系。

拜伦焦虑不安地用手摸摸自己的平头，同时叹了一口气。他发觉自己的确渴望见到钟狄，至少此人主宰着目前的一切，他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，知道拜伦该做什么，还说服拜伦照着他的话去做。如今，拜伦却孤独一人，感觉自己非常稚嫩、非常无助、非常需要友谊，而且几乎被吓坏了。

从头到尾，他刻意避免想到自己的父亲。那样做一点用也没有。

“玛兰先生。”

这个名字重复了两三遍，拜伦才惊觉有人恭敬地搭着他的肩膀。他抬起头来，发现原来有个机器人站在他面前。

那机器人信差又唤了声：“玛兰先生。”拜伦茫然地足足瞪了它五秒钟，才想起那是他现在用的化名。钟狄交给他的船票，上面就用铅笔淡淡地写着那个名字，他的舱房也是用那个名字预订的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我就是玛兰。”

信差体内的磁带开始转动，将口信一字一句吐出来，同时伴随着十分微弱的“嘶嘶”声。“我奉命前来通知您，您的舱房已被更换，您的行李已被搬走。请您去找事务长，就能领到新的钥匙。我们相信，这样做不会为您带来任何不便。”

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拜伦从椅子上转过身来。有几位尚未离去的旅客，本来仍在欣赏太空景观，现在都抬起头来寻找这声暴喝的来源。“这样做是什么意思？”

当然，跟一台机器争辩根本毫无意义，它只是在执行设定的功能而已。此时信差垂下金属脑袋，对他恭敬地鞠了一躬，它脸上始终挂着模仿人类的迎合式微笑。一鞠躬后，它便径自离去。

拜伦随即大步踏出观景室，在门口叫住一个高级船员，用的力气比预期的大了些。

“听我说，我要见船长。”

高级船员并未现出惊讶的表情。“是很重要的事吗，先生？”

“太空在上，的确如此。未经我的同意，竟然更换我的房间，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”

即使在这个节骨眼，拜伦仍感到他的怒气是小题大做，不过，这是他心中的愤慨不断累积的结果。他几乎惨遭毒手；他像个逃犯一样被迫偷偷离开地球；他将前往一个未知的地点，去做一件他不知道的事。如今在太空船上，他们还要将他整得团团转，他实在受够了。

然而，直到目前为止，他始终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，那就是假如换成钟狄，他的反应将与自己不同，也许会更明智些。管他的，反正自己又不是钟狄。

那名高级船员说：“我帮您找事务长来。”

“我要见船长。”拜伦相当坚持。

“好的，您若希望的话。”他冲着挂在翻领上的小型通话器说了几句，又彬彬有礼地对拜伦说，“等一下会通知您，请您耐心等候。”

西姆・勾德耳船长是个短小精悍的人。拜伦走进来的时候，他客气地站起来，从办公桌后面俯身向前，伸出手与拜伦握了握。

“玛兰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很抱歉，我们不得不麻烦你。”

他有一张国字脸，头发是铁灰色的，上唇蓄着两撇善加保养的短须，颜色比头发略深一点，而他的笑容多少有点保留。

“我也有同感。”拜伦说，“我有权住在预订的舱房中，我以为即使是你，阁下，在未经我同意之前，也无权作任何更改。”

“说得对，玛兰先生。可是请你了解，这得算是紧急事故。有个最后一分钟才赶来的乘客，一位很重要的人物，坚持要搬到接近太空船重力中心的舱房。他的心脏有问题，我们必须尽可能让他处于重力最小的环境，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”

“好吧，可是为何偏偏选上我？”

“总得有人帮这个忙。你一个人单独旅行，而且又是年轻人，我们认为你不会在乎多承受点重力。”他双眼不自觉地上下打量拜伦六英尺二的身材，以及他一身结实的肌肉，“此外，你将发现新房间比原先的更精致，更换房间对你根本毫无损失。”

船长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。“我亲自带你去参观新舱房好吗？”

拜伦发觉怒气快要消失了。这一切似乎都很有道理，不过，也可以说是毫无道理。

当他们离开船长寝舱时，船长又说：“明天晚上，请你与我共进晚餐如何？我们预定那时进行首度跃迁。”

拜伦不知不觉顺口答道：“谢谢你，这是我的荣幸。”

但他认为这个邀请有点莫名其妙。即使船长只是为了安抚他，也实在不必用这么殷勤的办法。

船长餐桌相当长，占了大厅整整一幅墙。拜伦发现自己的座位接近正中，凌驾同桌其他人，这十分不合理。然而面前就摆着他的名牌，而且服务生相当肯定绝没弄错。

拜伦不是特别谦逊的人，身为维迪莫斯牧主之子，从来没有必要发展这种人格。但身为拜伦・玛兰，他却只是个相当普通的平民，而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普通平民身上。

此外，他的新舱房与船长说的完全相符，的确比原先那间精致许多。原来的舱房正如船票描述的：单身房、二等舱，现在则换成双人房、头等舱。寝室紧邻一间浴室，当然是私人的，里面还备有淋浴设备与风干机。

这间舱房邻近高级船员区，附近穿着制服的船员数也数不清。午餐盛放在银质餐具中，直接送到房间来。而晚餐前，又突然出现一名理发师。假如某人乘坐豪华太空客船，住的又是头等舱，这一切款待或许都在预料中，可是对拜伦・玛兰而言，却显得太过周到。

实在周到得过分了。傍晚理发师出现的时候，拜伦刚散步回来。他故意在各个走廊绕来绕去，但不论他转向哪里，一路上总有些船员在他身边——很客气，也很黏人。但他还是设法将他们全部摆脱，独自来到一四○号丁室，也就是他原先的舱房，他一夜也没睡过的那间。

他在门口停下脚步，点燃一根香烟，与此同时，附近唯一的旅客转进了另一道走廊。拜伦轻轻按了按讯号灯，却得不到任何回音。

哈，他们没跟他要回原来那把钥匙，这无疑是一项疏忽。他将这个又薄又长的金属片插进钥匙孔，铝鞘中铅质隔板的特殊图样便启动微型光电管，大门随即打开来，他马上跨出一步。

这是他唯一的目的。他立刻离去，大门又自动关上。他只看了一眼，立刻明白一件事：他原来的房间连个普通的住客都没有，更别说什么心脏衰弱的重要人物。床铺与家具太过整齐，看不见皮箱或盥洗用具，根本没有一点住人的迹象。

因此，他们对他提供的一切豪华款待，只是为了预防他坚持要搬回原来的房间；他们是在乞求他别再打扰那间舱房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究竟是在打舱房的主意，还是在打他的主意？

现在，他坐在船长餐桌上，满腹的疑问仍得不到解答。当船长走进大厅，一步步登上餐桌所在的高台，准备就座的时候，拜伦与其他人一起礼貌地站起来。

他们为何要让自己换房间呢？

轻柔的音乐传遍整艘太空船，分隔大厅与观景室的隔墙已缩进船体。光线有几分暗淡，还带着些微橘红的色彩。此时太空晕（可能由于最初的加速过程，或首次经验船内各处重力的轻微变化而产生）最坏的症状已经消失，因此大厅完全客满。

船长上身微微向前倾，对拜伦说：“晚安，玛兰先生。你对新舱房感到满意吗？”

他则以硬邦邦的口吻答道：“简直太满意了，阁下。对于像我这样的人，有点奢侈得过分。”他注意到，船长脸上似乎突然掠过一丝惊慌的神色。

在享用甜点的时候，观景室玻璃罩的外壳平缓地滑进船体，灯光则调到几乎熄灭的程度。在那个巨大、漆黑的屏幕上，并未映出太阳、地球或任何行星。他们现在面对的是银河，严格说来，是“银河透镜”狭长的正侧面。在清晰耀眼的群星间，它有如一条明亮的对角线。

谈话的声音自然而然逐渐消失。大家都将椅子转向，以面对舱外的星辰。进餐的旅客变成观众，大厅中鸦雀无声，只有轻微的音乐还在缓缓流泻。

在一片静寂中，几台扩音器传出清晰有力的声音。
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！我们马上要进行首度跃迁。我想，诸位大都知道跃迁是怎么回事，至少就理论而言。然而，有许多乘客——事实上，超过了半数——从来未曾真正经历过。下面我要说的话，就是特别针对这些乘客。

“跃迁是个名副其实的词汇。就时空结构的本质而言，任何物体都不可能以超光速运动。这是很早以前就被人类发现的自然法则，发现者或许就是爱因斯坦这个传奇人物，问题是，有太多成就都归功于他了。当然，即使以光速运动，也得花上静止坐标中好几年的时间，才能到达其他的恒星。

“因此，我们必须离开时空结构，进入超空间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。在超空间中，时间和距离不具有任何意义。就好像轮船穿过一道狭窄的地峡，便能达到另一个海洋，而若是一直在海上航行，则需绕过整个大陆，才能完成相同的航程。

“当然，想要进入这个所谓的‘空间中的空间’，需要极大的能量才办得到。为了确保重返普通时空之际，得以抵达正确的地点，又需要进行大量的精巧计算。耗费这些能量和脑力的结果，是让我们不花任何时间，便能穿越遥远的距离。直到跃迁发明后，星际旅行才终于有可能实现。

“我们即将进行的跃迁，将在十分钟后开始，诸位会事先得到警告，顶多只会有短暂的不适。因此，我希望诸位都能保持冷静，谢谢大家。”

此时太空船中灯光尽数熄灭，只剩下星光映照着大厅。

似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才突然传来简洁有力的宣告：“跃迁将在一分钟后准时进行。”

接着，同样的声音开始逐秒倒数：“五十……四十……三十……二十……十……五……三……二……一……”

每个人都觉得自身的存在仿佛中断了一刹那，同时体内产生了一下冲击，似乎发自人体骨骼深处。

在那无限分之一秒内，原本位于太阳系外缘的太空船已经跨越一百光年的距离，来到了星际太空深处。

拜伦身边有人以颤抖的声音说：“看那些星星！”

这句话立刻在大厅中引起回响，从一个餐桌传到另一个餐桌。“那些星星！看呀！”

在同样无限分之一秒内，星像有了急剧的变化。厚达三万光年的银河中心变得接近许多，星辰的密度也陡然上升。群星好像是细微的粉末，散布在有如纯黑天鹅绒的真空中，衬托出近处一颗颗明亮的星星。

拜伦不由自主想到一首诗的开头几句，那是他自己的即兴之作，当时他才十九岁，正是多愁善感的年龄。那首诗是在太空船上写成的，那是他首度的太空飞行，目的地正是这回的出发点——地球。他开始默默吟诵起来：

“繁星若尘，环绕着我

以栩栩如生的光雾；

无垠的太空，仿佛在我眼前

陡然乍现。”

此时大厅又变得灯火通明，来得急去得快，拜伦的思绪随即脱离了太空。他又回到太空客船的大厅内，现在晚餐已接近尾声，众人的交谈很快又达到普通的音量。

他向腕表瞥了一眼，随即又慢慢将腕表置于目光的焦点，凝视了足足一分钟。它正是那天晚上留在寝室中的腕表，致命的放射线并未令它受损。第二天早上，当他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便将这只腕表一块带走。从那时到现在，他究竟瞥见它几回？究竟看了它多少次，却始终只看到它指示的时间，从未注意它力图提供的另一项讯息？

因为那个塑质表带纯白依旧，没有变成蓝色，竟然还是白的！

当晚发生的一切渐渐真相大白了。真是奇怪，一件事实竟能驱散所有的迷雾。

他猛然站起来，咕哝了一句“失陪！”在船长尚未离座前先行离去，是一种相当失礼的行为，但现在对他而言，那根本算不了什么。

他赶紧向自己的舱房走去，快步沿着坡道前进，连无重力电梯也不愿等。进入舱房后，他立刻锁上大门，迅速检查了一遍浴室与壁柜。他并不指望能够逮到什么人，他们需要做的事情，一定在许多小时前便已完成。

然后，他又仔细翻查自己的行李。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彻底，几乎未曾留下有人来过的痕迹。但他们取走了他的身份证件，以及一叠父亲写给他的信，甚至连装在信囊中，写给洛第亚执政者亨瑞克的介绍信都不翼而飞。

这才是他们要他搬家的真正原因，并非在打哪间舱房的主意，搬迁过程才是唯一重要的事。一定有将近一小时的时间，他们有正当的理由——正当的，太空啊——接触他所有的行李，借此达到目的。

拜伦倒在双人床上拼命思索，可是一点也没用。这个陷阱实在太完美，他们计划的每一步都太完美了。若非那个意料之外的好运，使他当天晚上将腕表留在寝室，那么即使事到如今，他依然不了解太暴人的天罗地网有多么严密。

此时，响起叫门讯号的轻柔“嘟嘟”声。

“进来。”他说。

来人是一名服务生，他恭敬地说：“船长想知道是否有他能效劳的地方。当您离开餐桌时，似乎显得不大舒服。”

“我很好。”他答道。

他们盯得多紧啊！此时此刻，他明白自己已无路可逃。这艘太空船正温和却很坚决地带他走向死路。

# 第四章 自由？

桑得・钟狄以冰冷的目光凝视着对方，说道：“你是说，不见了？”

瑞尼特摸了摸自己红润的脸庞：“某样东西不见了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当然啦，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份文件。我们仅仅知道，根据地球的原始历法，它是十五到二十一世纪间的文物，而且它十分危险。”

“有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，让我们相信失踪的就是那份文件？”

“地球政府将它保管得很严密，我们只能作出间接的推断。”

“别理会这点。只要是和前银河时代有关的文件，地球人都会分外敬重，那是他们对传统的荒谬崇拜。”

“可是这份文件失窃，他们却从未对外宣布。他们为什么要守着一个空盒子？”

“我可以想象他们宁愿这么做，也不愿被迫承认一件圣物失窃。不过我无法相信，它居然落到小法瑞尔手里，我认为你一直在监视他。”

对方微微一笑：“他没有得手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钟狄的这位手下立刻引爆惊人的消息。“因为那份文件二十年前就不见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它已经失踪了二十年。”

“这么说，那就不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东西。牧主知晓它的存在，是不到六个月前的事。”

“那就是有人捷足先登，比他早十九年半得到这个情报。”

钟狄稍加思索之后说：“这没什么关系，不可能有关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在地球待了好几个月。我抵达此地之前，的确以为这颗行星可能藏有重要情报。可是现在不同了，当地球还是银河唯一的住人行星时，就军事而言，它只是个原始的世界。他们发明出的唯一值得一提的武器，就是粗劣低效的核反应炸弹，而当这种炸弹出现时，他们甚至来不及发展出有效的防御装置。”他动作利落地猛然伸出手臂，指着厚实的混凝土墙壁，墙外遥远的蓝色地平线之上，正闪烁着病态的放射性光芒。

他继续说：“我暂住此地的这段日子，对这一切做了番仔细的观察。你要是认为可能从一个军事科技水准这么低的社会学到任何事物，那就太荒唐了。人类一向喜欢设想有什么失落的艺术和科学，而且还不断有人创出原始主义的宗教，或是想出许多地球上有史前文明的荒谬理论。”

瑞尼特说：“但牧主是聪明人，他特地告诉我们，据他所知那是最危险的一种武器，你该记得他是怎么说的。我还背得出来，他说：‘它会导致太暴人的灭亡，以及我们全体的灭亡，可是对银河而言，它却代表终极的生命。’”

“就像所有的人类一样，牧主也有可能犯错。”

“想想看，阁下，我们对那份文件的本质毫无概念。举例而言，它可能是某人的实验记录，过去从来没有发表；它也可能跟某种武器有关，而地球人始终未曾认清，那是某种表面上看起来不像武器的……”

“荒唐，你自己也是军人，见识不该这么肤浅。若说有哪门科学，人类始终钻研不懈，而且获得相当的成就，就非军事科技莫属。过去一万年来，具有潜力的武器没一样遭到遗漏。我想，瑞尼特，我们该回林根去了。”

瑞尼特耸了耸肩，他并未被说服。

其实，钟狄自己同样未被说服，他的疑虑超过瑞尼特千倍。那份文件失窃了，这个事实意义重大——它竟然真值得偷！如今，它可能在银河中任何一人的手里。

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想到，它有可能落入太暴人手中。这件事牧主说得相当含糊，甚至钟狄本人也得不到他的充分信任。牧主曾说它会带来灭亡，注定将对敌我双方造成同样的伤害。想到这里，钟狄紧紧抿起嘴唇。那个傻瓜，他的暗示多么愚蠢，而他现在成了太暴人的阶下囚。

假如某个太暴人，例如阿拉特普，掌握了像这样的秘密，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阿拉特普！如今牧主不在了，那家伙则依然深不可测，他是太暴人中最危险的一个。

赛莫克・阿拉特普身材矮小，两腿有些外八字，天生一对眯眯眼。他像一般的太暴人一样，有着粗短结实的四肢。然而，面对藩属世界任何一位满身肌肉、魁梧异常的人物，他都能保持绝对的沉着镇定。他是个信心十足的太暴子孙，想当年，祖父辈离开了多风、不毛的母星，凭借昂扬的斗志，跨越虚无的太空，征服占领了星云区域众多富庶人稠的行星。

至于他的父亲，则率领了一支小型快速分遣舰队，采取打打逃逃的游击战术，将敌人巨大而笨重的战舰逐一化成废铁。

星云各世界用的都是老式战术，太暴人则学到了新式打法。当敌方舰队的巨型战舰寻求决战时，却苦于无法找到对手，徒然在太空中浪费能源。反之，太暴人舍弃巨大的动力，而特别强调速度与协调合作。因此，敌对的众王国一个接一个瓦解，其他的王国则抱持观望态度（对于邻邦的不幸，甚至还有几分幸灾乐祸），误以为躲在钢铁战舰的防线内，便能确保安全无虞，最终也难逃覆亡的命运。

不过那些战争都是五十年前的事。如今星云区域全部成为太暴人的势力范围，唯一需要做的只是占领与征税。过去还有其他世界有待征服——阿拉特普无精打采地想——现在却没什么好做的，除了偶尔镇压异己之外。

此时，他正望着面前这个年轻人。他实在不是普通的年轻人——身材高大，肩膀宽阔，脸上神情专注而认真，头发却短得可笑，无疑是大学生流行的模样。私底下，阿拉特普感到他很可怜，他显然给吓坏了。

拜伦则不认为自己感到“惊吓”，假如有人要他形容目前的情绪，他会将它描述为“紧张”。从出生到现在为止，在他心目中，太暴人一直是太上皇。他父亲虽然强壮有力，在自己的属地上拥有绝对权威，其他属地的人也都对他敬重万分，可是在太暴人面前，他却始终保持沉默，而且近乎低声下气。

太暴人偶尔会来到维迪莫斯，名义上是礼貌性访问。他们会问许多问题，都与他们称为税金的年贡有关。维迪莫斯牧主是天雾行星的代表，负责征收并运送这笔钱财，太暴人不时会翻翻他的账簿。

太暴人驾临时，牧主会亲自搀扶他们步下小型舰艇。用餐的时候，他们总是坐在最上位，每道菜一律先请他们享用。当他们开口时，其他的谈话都会立刻停止。

小时候，拜伦想不通为何需要如此小心侍候这些又矮又丑的人。渐渐长大后，他了解到一件事实，那就是这些人与父亲的关系，等于是父亲与牧牛人的关系。他自己也学会了用温和的语气对他们说话，并称呼他们“尊贵的阁下”。

他把学到的这些牢记在心，因此如今面对一位太上皇，一个太暴人，他便不知不觉紧张得打颤。

他视为监牢的那艘太空船，在登陆洛第亚那一天，终于成为一座正式的牢狱。他听到有人前来叫门，然后两名粗壮的船员走进来，一左一右站在他身边。随后而来的船长，则以断然的声音说：“拜伦・法瑞尔，我以船长的身份行使我的权力——现在我下令拘留你，等候大王的行政官前来问话。”

所谓的行政官，就是这时坐在拜伦面前这位矮小的太暴人，他看起来漫不经心又毫无兴味。而“大王”则是指太暴人的大汗，他仍住在太暴的母星，深居在传说中的石造宫殿内。

拜伦暗自打量四周，他的手脚未受任何束缚，却有四名警卫站在两侧，左右各两名。他们都穿着太暴驻外警察的青灰色制服，每个都全副武装。此外，还有一名佩戴少校徽章的军官，正坐在那位行政官的办公桌旁。

那位行政官终于开口对拜伦说：“也许你已经知晓，”他的声音又尖又细，“老维迪莫斯牧主，你的父亲，已经因叛乱罪遭到处决。”

他用一双老眼紧盯着拜伦的眼睛，除了和善，他眼中似乎再也没有别的。

拜伦维持着木然的状态，由于什么也不能做，使他感到万分沮丧。若能大骂或是痛打他们一顿，会令他感到舒服许多，但那样做也不能使父亲复生。他想，自己其实明白这个开场白的用意，那是为了令他崩溃，让他现出原形。哈，办不到。

他以平静的口吻说：“我是地球人拜伦・玛兰，如果你质疑我的身份，我希望跟地球领事取得联系。”

“是啊，不过现在纯粹是非正式阶段。你说，你是地球人拜伦・玛兰。然而，”阿拉特普指了指面前一叠文件，“这些信却是维迪莫斯牧主写给他儿子的。此外还有一张大学注册收据，以及发给拜伦・法瑞尔的毕业典礼入场券，这些都是从你的行李中找到的。”

拜伦感到了绝望，却没有形之于色：“我的行李遭到非法搜查，我不承认它们可以当做证据。”

“我们并非在法庭上，法瑞尔或玛兰先生。你对它们做何解释？”

“假如是在我的行李中找到的，那就是有人故意栽赃。”

行政官未继续追究，这令拜伦相当惊讶。他的理由太过薄弱，显然是极其愚蠢的谎言。但行政官不予置评，只是用食指轻敲着那个黑色信囊：“这封给洛第亚执政者的介绍信呢？也不是你的？”

“不，那是我的。”拜伦心中早有打算，因为介绍信并未提到他的名字。他说：“有个行刺执政者的阴谋……”

他突然打住，心中非常胆怯。当他终于说出这段精心设计的讲词后，才发觉它听来完全不可置信。不用说，行政官正在对自己冷笑吧？

不过阿拉特普没有那样做。他只是轻轻叹了一声，然后以迅速而熟练的动作，将一对隐形眼镜摘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放进桌上一杯生理食盐水中。原本藏在眼镜后的那双老眼，现在看来有点泪汪汪的。

他说：“而你知道这件事？虽然你身在地球，远在五百光年外？我们自己驻洛第亚的警察却未有耳闻。”

“警察都在这里，阴谋却是在地球策划的。”

“我懂了。所以说，你是他们派来的刺客？还是特地前来警告亨瑞克的？”

“当然是后者。”

“真的吗？你为何想要警告他呢？”

“希望获得一笔可观的赏金。”

阿拉特普微微一笑。“至少这点听来像是真话，你先前的陈述因此变得有几分可信。你说的那个阴谋，详细内容又如何呢？”

“那只能对执政者说。”

迟疑一下后，阿拉特普耸了耸肩。“很好，对于地方上的政治，太暴人根本毫无兴趣也毫不关心。我们会安排你跟执政者会面，好为他的安全尽我们一己之力。我的手下会一直盯着你，直到你的行李取来为止，那时你就可以自由离去——带他走吧。”

最后一句话是对武装警察说的，然后拜伦就被他们带走了。阿拉特普又戴上隐形眼镜，刚才摘掉眼镜所显出的几分无能神情，也就随之消失无踪。

他对留下来的少校说：“我想，我们得好好注意这个小法瑞尔。”

那名军官立时点了点头：“好！一时之间，我还以为你被骗倒了。在我听来，他的故事相当不着边际。”

“没错，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得以操纵他一阵子。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都很容易对付，他们心目中的星际阴谋都是从谍报影片学来的——他当然就是前牧主的儿子。”

此时少校却犹豫起来。“你确定吗？我们对他这样指控有点不够理直气壮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所有的证据都可能是捏造的？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他或许只是个诱饵，准备故意牺牲自己，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，真的拜伦・法瑞尔却在别的地方。”

“不，那太戏剧化，简直不可能。此外，我们手上还有个立方晶像。”

“什么？那孩子的？”

“牧主之子的，你有兴趣看看吗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

阿拉特普举起办公桌上的纸镇，它看起来只是个玻璃立方体，每边长三英寸，黑色且不透明。他说：“方才若有必要，我就准备让他见见这玩意。这玩意有个很逗人的变化，少校。它是最近由内世界发展出来的，我不知道你是否熟悉。外表上看来，它似乎是个普通的立方晶像，可是将它倒置，分子便会自动重排，使它变得完全不透明。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巧思。”

他让晶像正面朝上，不透明的结构开始松动，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澈，就像一团黑雾被风吹散一样。阿拉特普冷静地望着它，双手交叉置于胸前。

最后它变得如纯水般清澈，里面出现一张年轻的面孔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。那个影像栩栩如生，像是在呼吸间突然冻结成一座雕像。

“这样东西，”阿拉特普说，“是前牧主的私人物品。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就是那个年轻人，毫无疑问。”

“没错。”这位太暴高官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立方晶像，“你可知道，利用相同的原理，我认为六个影像应该可以放在同一方晶内。它总共有六面，将方晶轮流立于每一面上，就可能导致一连串新的分子取向。当你转动方晶时，六个相连的影像会一个个轮换。这样一来，静态就变成动态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画面和效果。少校，这将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。”由他的声音听来，他对这个想法越来越热衷。

沉默的少校却显得有些不以为然。阿拉特普很快摆脱了对艺术的执著，突然改变话题说：“那么你会监视法瑞尔喽？”

“一定会的。”

“也得监视亨瑞克。”

“亨瑞克？”

“当然啦，放掉那孩子为的就是这点，我要找出某些问题的答案。法瑞尔为何要找亨瑞克？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？死去的牧主孤掌难鸣，他们背后有——一定有——一个组织严密的阴谋，我们尚未了解这个阴谋的真面目。”

“但亨瑞克绝对不可能参与，他没那种智慧，即使他有这个胆量。”

“同意。但正由于他是半个白痴，或许成了他们的工具。果真如此的话，他就是我们整个计划中的一个弱点，这个可能性我们显然忽略不得。”

他心不在焉地挥了挥手，少校立刻向他敬礼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
阿拉特普叹了一口气，又若有所思地转动着手中的晶像，看着黑墨般的沉淀物重新出现。

他父亲那个时代，凡事都比较简单。在战争中将敌方行星一一击溃，是一项既残酷又光荣的任务；而小心翼翼地操纵一个不知世事的年轻人，却只能算残酷而已。

但他必须这样做。

# 第五章 坐立不安

与“智人”的故乡地球相较之下，洛第亚的执政制度不算古老；即使与位于半人马座或天狼星附近的世界相比，它也不能算历史悠久。举例而言，大角众行星出现移民后两百年，一批太空船才首度绕过马头星云，发现了其后数百颗富含氧气与水分的行星。这些挤成一团的行星堪称重大发现，因为太空中虽然行星充斥，拥有适合人类生存条件的却少之又少。

在整个银河系中，发光发热的恒星为数在一千亿至二千亿之间。而围绕这些恒星的行星，总数有五千亿上下。当然，许多行星表面重力超过地球的百分之一百二十，或低于地球的百分之六十，因此人类无法长期居住其上。此外，有些行星过于炎热，有些温度又过低，还有不少的大气层是有毒的。在现有记录中，某些行星的大气层主要或全部成分都是氖气、甲烷、氨气、氯气，甚至四氟化硅。有些行星缺乏碳元素，有些则缺乏水分，曾有人发现一颗行星，它的海洋几乎由纯亚硫酸构成。

这些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，只要任何一条成立就够了。因此平均在十万颗行星中，还找不到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。即使如此，据估计可住人世界仍有四百万之众。

真正有人居住的世界究竟有多少，确切数字始终众说纷纭。若根据《银河年鉴》，洛第亚是人类开拓的第一○九八号行星，不过年鉴上特别注明，这并非一项完全可靠的记录。

讽刺得很，后来终于征服洛第亚的太暴星，则在行星开拓榜上排名第一○九九。

不幸的是，泛星云区域的历史轨迹，与其他星域的发展扩张期极为相似。首先，行星共和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立，每个政府都局限于一个世界。随着扩张政策的开展，大家都开始殖民邻近的行星，并将殖民世界纳入母星社会。小型的“帝国”一个个建立起来，彼此间就难免产生冲突与摩擦。

这些政府在广大星空间一一建立霸权，霸权的消长则取决于战争的胜败，以及领导阶层的兴衰。

只有洛第亚是唯一的例外，在英明的亨芮亚德王朝统治下，它维持了难得的长治久安。或许再耐心等上一两个世纪，它就很可能建立一个泛星云帝国。不料半路却杀出太暴人，十年间就完成了这项功业。

最后统一星云的竟是太暴人，这也实在是一大讽刺。在太暴星七百年的历史中，始终只维持着岌岌可危的自治，这主要还得归功于它贫瘠的陆地——由于缺乏水分，大半地区是荒漠，因此从未引来外敌入侵。

但即使太暴人来后，洛第亚的执政制度仍得以保留，甚至更加发扬光大。亨芮亚德家族极受民众爱戴，他们的存在使洛第亚更容易统治。太暴人只要能收到税金，不在乎由谁接受民众的喝彩。

事实上，近来的执政者并非当年亨芮亚德的嫡系子孙。执政者一向由王室成员遴选产生，好让最能干的一位出头。因此，王室一直鼓励收养外姓子弟。

然而，太暴人为了其他理由，也开始左右遴选的过程。二十年前，亨瑞克（五世）当选执政者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对太暴人而言，这算是个极有助益的选择。

亨瑞克当选执政者的时候，是个相当英俊的美男子。如今，当他对洛第亚议院发表演说时，看起来依然气度非凡。他的头发逐渐灰白，但是说来奇怪，那两撇胡子仍跟他女儿的头发一样乌黑。

这时，他正面对自己的女儿，而她显得十分恼火。执政者的身高将近六英尺，而她的身高只比父亲矮两英寸。她是个外柔内刚的女孩，黑眼睛、黑头发，而她此时脸上布满沉重的阴霾。

她又重复了一句：“我不能！我不要！”

亨瑞克说：“可是，艾妲，艾妲，你这样实在不讲理。我要怎么办呢？我能怎么办呢？站在我的立场，我又有什么选择？”

“假使母亲还活着，她就能想出办法。”说完她使劲一跺脚。她的全名是艾妲密西娅，这是个专属王室的名字，亨芮亚德家族每一代的女性，至少会有一人取这个名字。

“是啊，是啊，毫无疑问。饶了我吧！你母亲可真有办法！我常常感觉你完全像她，半分也不像我。可是老实说，艾妲，你没有给他机会。你有没有观察到他的——呃——优点呢？”

“哪些优点？”

“比方说……”他做了个含糊的手势，仔细想了想，又不得不放弃。然后他走近她，想将手搭在她肩上，算是给她一点安慰，她却转身闪开，深红色的长袍被她带起来，在半空中微微发亮。

“我陪他待了半个晚上，”她用苦涩的语调说，“他竟然想要吻我，实在太恶心了！”

“可是大家都在接吻，亲爱的。现在已经不像你祖母的时代，那些可敬的岁月。接吻不算什么，根本不算什么。新血，艾妲，他还有新血！”

“新血，太可笑了。过去十五年来，这可怕的矮子唯一有新血的时候，就是他刚刚输完血后。他比我还要矮四英寸，父亲，我怎能和一个侏儒出现在大庭广众？”

“他是个重要人物，非常重要！”

“那不会使他增高一英寸。他有双弓形腿，他们全都一样，而且他的呼吸有股怪味。”

“他的呼吸有怪味？”

艾妲密西娅冲着父亲皱起鼻子：“没错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，我不喜欢，我也让他知道了。”

一时之间，亨瑞克张大嘴巴无言以对。然后他以嘶哑的声音、半耳语的音量说：“你让他知道了？你的意思是，一个太暴王宫中的重要官员，竟然有令人不快的生理特征？”

“他的确有！别忘了我有鼻子！所以当他靠得太近，我就捏起鼻子，然后用力一推。要说他有什么精彩的表现，也就只有那个时刻——他马上跌了个四脚朝天。”她用几根手指比划着，亨瑞克却没看到，他发出一声呻吟，拱起肩膀，用双手掩住了脸。

他从指缝间透出凄惨的目光：“现在怎么办？你怎么可以那样做？”

“那样做对我也没好处。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你可知道他怎么说吗？那使我再也无法忍受，实在是超过一个人忍耐的极限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决心不再委屈自己，即使他有十英尺高也一样。”

“可是——可是——他究竟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说——完全是影片中的台词，父亲。他说：‘哈！好个活泼的小姑娘！这令我更喜欢她了！’便在两个仆人的搀扶下颤巍巍地站起来，但他再也不敢对着我呼气。”

亨瑞克蜷曲在椅子里，上身向前倾，一本正经地凝视着艾妲密西娅：“你可以装模作样嫁给他，好不好？你根本不必认真。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，何不只要……”

“你说不必认真是什么意思，父亲？是不是要我用右手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的时候，将左手手指交叉成十字？”

亨瑞克看起来十分困惑：“不，当然不是。那样做有什么好处？交叉手指怎能改变婚约的效力？真是的，艾妲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如此愚蠢。”

艾妲密西娅叹了一口气：“那你又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什么什么意思？你看，你把事情弄得一团糟。和你争辩的时候，我就无法集中精神想正经事。我刚才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只要假装愿意结婚就行，诸如此类的事。记得吗？”

“哦，对啦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不必看得太认真，你懂了吧。”

“那么我想，我还能拥有情人。”

亨瑞克转趋强硬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艾妲！我尽力把你教养成一个娴淑、自重的女孩，你母亲也一样。你怎能说出这种话？实在是可耻。”

“难道这不是你的意思吗？”

“我可以说，我是男人，一个成熟的男人。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却不该重复这种话。”

“好吧，但我既然说了，便已无法收回。我不介意再有情人，假如我被迫为国而嫁，或许我真会找上几个，可是那样也会处处受限。”她双手撑住臀部，长袍的宽大袖子便从肩头滑落，露出黝黑的微凹肩胛，“我又能跟情人们怎么样？他仍是我的丈夫，想到这点我就无法忍受。”

“但他是个老头。亲爱的，他的寿命不会太长的。”

“还不够短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五分钟前，他还拥有一身新血，记得吗？”

亨瑞克双手一摊。“艾妲，他是个太暴人，而且有权有势，在大汗宫廷中，他可是非常吃香的。”

“大汗也许认为他很香，他可能会这么想，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很臭。”

亨瑞克吓得张大嘴巴。他自然而然朝身后瞧了瞧，再用嘶哑的声音说：“千万别再说像这样的话。”

“如果我想说，我还是会说。而且，那人已经有三个老婆。”她不让他插嘴，又抢着说：“不是大汗，是你要我嫁的那个人。”

“可是她们都死了。”亨瑞克一本正经地解释：“艾妲，她们都已不在人世，别再担心这一点。你想想看，我怎会让女儿嫁给一个三妻四妾的人？我们会让他提出证明。当初他娶她们的时候，也不是同时娶进门，而是一个一个来的，而且她们现在都死了，死得彻彻底底，一个也不剩。”

“这是可想而知的事。”

“哦，饶了我吧，我该怎么做呢？”他试图保持最后一点尊严，“艾妲，这是身为亨芮亚德家族的成员，以及身为执政者之女的代价。”

“我没有要求当亨芮亚德的一员，或是执政者的女儿。”

“这根本是两码事。只要纵观银河历史，艾妲，我们就能发现，为了国家的生存、行星的安全、人民的福祉，常常都需要，嗯——”

“某个可怜的女孩出卖自己的肉体。”

“哦，真是粗俗！等着吧，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当众说出这种粗话。”

“哼，事实正是这样，而我绝不会这么做。我宁可去死，我会采取任何手段，一定会。”

执政者起身向她张开双臂，他颤抖的嘴唇吐不出一个字。她突然痛哭失声，向他飞扑过去，猛力抓住他。“我不能，爸爸。我不能，别强迫我。”

他则笨拙地轻拍着她。“但你若是不肯，可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太暴人如果生气了，他们会赶我下台，把我关起来，甚至可能把我处……”他及时将那个字眼吞回去，“如今是个很不幸的时代，艾妲，非常不幸。维迪莫斯牧主上周被定罪，我相信他已被处决。你还记得他吧，艾妲？半年前他来过王宫。他的身材魁梧，有个圆圆的脑袋，以及一双深陷的眼睛，你刚见到他的时候十分害怕。”

“我记得。”

“唉，他或许已经死了。谁知道呢？我自己可能就是下一个，你这位可怜、温驯的老爹就是下一个。这是个很糟的时代。他到我们宫廷来过，这点就有蹊跷。”

她突然向后退了一臂之遥。“为什么有蹊跷呢？你跟他没有牵连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？绝对没有。但我们若拒绝跟大汗的宠臣联姻，就等于公开侮辱太暴的大汗，他们也许便会那么想。”

此时分机突然响起微弱的“嗡嗡”声。亨瑞克吓了一跳，原本紧绞着的双手也松开了。

“我去我的房间接，你休息一下。小睡片刻，你就会感觉好过些。我不骗你，真的，现在你只是情绪有点不稳定。”

望着他的背影，艾妲密西娅皱起眉头。她陷入沉思，前后有好几分钟的时间，只有胸部轻微的起伏证明她还活着。

门口突然传来跌跌撞撞的脚步声，于是她转过头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她的音调比预期的还要尖锐。

亨瑞克走了进来，他吓得脸色发青：“是安多斯少校打来的。”

“那个驻外警察。”

亨瑞克唯一能做的就是点点头。

艾妲密西娅叫道：“他该不会是……”她差点让那个可怕的想法脱口而出，但总算硬生生打住，等待父亲继续说下去。

“有个年轻人要求晋见，我不认识他。他为什么要来这里？他是从地球来的。”他上气不接下气，说得吞吞吐吐，仿佛他的心思被搁在转盘上，令他不得不跟着旋转。

女孩立刻跑到他身前，抓住他的手肘，高声道：“坐下来，父亲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”她紧紧抓住他，他脸上的惊慌神色才稍微褪去一些。

“我不知道详情。”他悄声道，“有个年轻人来到这里，声称知道一个取我性命的详细计划，我的性命！而他们告诉我，我应该听听他怎么说。”

他露出傻笑。“我受百姓的爱戴，没有人会想要杀我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”

他以求助的眼光望着女儿，直到她答道“当然没有人想杀你”，他才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然后他又紧张起来：“你认为会不会是他们？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他上身向前倾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太暴人。维迪莫斯牧主昨天来过这里，后来被他们杀掉了。”他的音调越来越高，“现在，他们又派人来杀我。”

艾妲密西娅大力抓住他的肩头，迫使他的心思转移到突如其来的疼痛上。

她道：“父亲！安静地坐下来！什么都别说了！注意听我说，没有人会杀你，你听到了吗？没有人会杀你。牧主来到这里，是六个月前的事，你记得吗？难道不是六个月前吗？想想看！”

“那么久了？”执政者细声道，“没错，没错，一定就是这样。”

“现在你待在这里休息，你紧张过度了。让我去见那个年轻人，如果安全的话，我再带他来见你。”

“你会去吗，艾妲？你会去吗？他不会伤害一名女子，他当然不会伤害一名女子。”

她突然弯下腰来亲吻他的脸颊。

“小心点。”他喃喃道，然后困倦地闭上眼睛。

# 第六章 王者之尊

拜伦・法瑞尔在王宫外围一栋建筑中不安地等待，这是他一生中，头一次体验到身为乡巴佬的无力感。

他自小在维迪莫斯堡长大，在他眼里，那座古堡始终美轮美奂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它的华丽只配称为粗野。那些弯曲的线条、金丝银线的装饰、奇形怪状的塔楼，以及精致的假窗。想到这些，他就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

然而此地则完全不同。

洛第亚王宫是亨芮亚德王朝极盛时期的石造宫殿，它并非一堆虚有其表的建筑，只有那些迷你君王才会将王宫建成那副德行；它也毫无衰亡中的世界所表现的天真。

每一栋建筑都稳健肃穆，一律采用直线构形，所有线条皆延伸至建筑物中心，却能避免尖塔所表现的柔弱气质。它们看起来并不突出，但外人不知不觉就会感到雄伟壮观。这样的建筑物，只能用含蓄、应有尽有和令人自豪来形容。

每座建筑都气势非凡，整体而言更是不同凡响，而巨大的中央正殿则是精华中的精华。洛第亚的阳刚格调本就不多，但仍由外而内逐次递减。在一座拥有人工照明与通风设备的建筑内，假窗这种极重要的装饰没有实际用处。因而此地完全舍弃，却未造成任何遗憾。

纯粹借着直线与平面，这些抽象的几何结构将人们的目光一路引到天空。

那名太暴少校从内间出来后，在他的身边站了一下。

“执政者现在要接见你。”他说。

拜伦点了点头。一会儿后，一个身穿深红与黄褐色制服的壮汉，在他的面前“啪”的一声立定。拜伦突然产生很深的感慨：真正有权力的人不需要炫耀外表，即使穿青灰色制服也足够了。而身为一位牧主，一生都要过着夸张且徒具形式的生活，一想到这种毫无意义的作风，他便不自觉地咬住嘴唇。

“拜伦・玛兰？”那名洛第亚卫士问道，拜伦便起身跟着他走了。

前面停着一节微微发亮的单轨车厢，它借着反磁性作用力，巧妙地悬浮在一条红色金属轴上方。拜伦从未见过这种交通工具，在进入车厢前，他先停下了脚步。

那节车厢并不大，顶多只能容纳五六个人。此时它正随风摇曳，好像一颗线条优美的水滴，在洛第亚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底下那条单轨十分细小，几乎跟一条电缆差不多，车厢从头到尾浮在上面。拜伦弯下腰来，还能从车厢底部的空隙看到蓝天。这时，突然有一阵风将车厢抬起来，车厢便飘在轨道上方一英寸之处，仿佛急着想飞走，拼命扯着拉住它的隐形力线。不久车厢又摇摇晃晃地下降，变得越来越接近轨道，但始终未曾与之接触。

“进去。”他身后的卫士不耐烦地说，拜伦便爬上两级阶梯，走进车厢中。

等到卫士也钻了进来，阶梯立即平稳无声地向上升起。在阶梯完全收起后，车厢光滑的外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

拜伦直到现在才发觉，原来车厢的不透明外壳是个假象。进入车厢后，他竟然像坐在一个透明泡泡中。在简易的操作下，车厢腾空而起，轻易地向上爬升，冲撞着呼啸而过的大气。在车厢达到轨道最高点的一瞬间，拜伦见到了整座王宫的全貌。

向下望去，建筑群变成一个华丽的整体结构（他们最初的构想，不就是为了一个壮观的鸟瞰图吗？）周围镶着许多闪亮的铜线，其中一两条上急驰着外形优雅的车厢。

他突然感到身体向前冲，车厢在一阵晃动中停下来，整个车程前后还不到两分钟。

大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他走进去后，随即又在他身后关上。那是个又小又空的房间，屋内没有任何人。现在没什么人在后面推他，但他仍感到很不自在。这不是他的妄想，从那个要命的夜晚开始，他的行动一直受到他人左右。

钟狄将他安置到太空船上，太暴行政官又将他送到此地。每一步行动，都使他的绝望更上一层楼。

那个太暴人没有上当，这点拜伦心知肚明，自己太过轻易就摆脱了他。那行政官至少该给地球领事打个电话，也可以用超波与地球联络，或者对照他的网膜图样。这些都是例行公事，他们不可能疏忽遗漏。

他还记得钟狄对整个情势的分析，其中有些应该仍旧成立。太暴人不会公然杀害他，否则只会制造另一名烈士。但亨瑞克是他们的傀儡，下达一个处决人犯的命令，他能做得跟他们一样毫不犹豫。这样一来，他就等于被自己人杀害，而太暴人只是清高的旁观者。

拜伦用力捏紧拳头，他高大强壮，可惜如今手无寸铁。那些要来抓他的人都会带着手铳与神经鞭。想着想着，他发现自己已退到墙边。

他一听见开门声，立刻向左方望去。进来的是个身着制服、手持武器的人，但他身边还站着一名少女。他稍微松了一口气，那只是个少女而已。换成另一个场合，他也许会好好打量这名女子，因为她实在值得欣赏，但在此时此刻，她只不过是个少女罢了。

两人向他走近，在大约六英尺远的地方站定。他的眼光始终停留在卫士的手铳上。

那少女对卫士说：“我先跟他谈谈，副队长。”

当她转身面对他时，她的眉心出现一道细细的纵纹。她说：“声称知晓行刺执政者阴谋的人，就是你吗？”

拜伦说：“我以为可以见到执政者。”

“那是不可能的，如果你有什么话要说，就对我说吧。倘若你的情报属实且有用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“我能否请问你是什么人？我又怎么知道你有权代表执政者发言？”

那少女似乎有点不高兴：“我是他的女儿，请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从另一个行星系来的？”

“我是从地球来的。”拜伦顿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，“郡主。”

后面那句尊称将她逗乐了：“那在哪里？”

“天狼星区的一个小型行星，郡主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拜伦・玛兰，郡主。”

她若有所思地瞪着他：“从地球来的？你会驾驶太空船吗？”

拜伦几乎笑了出来，知道她是在测验自己。她心里非常清楚，在太暴人控制的世界，太空航行是禁止研习的科学之一。

他说：“我会驾驶，郡主。”若是进行实地测验，他便能证明这点，只要他们能让他活到那个时候。在地球上，太空航行并非遭禁的科学，前后四年的时间，他可以学到很多了。

她说：“很好，你有什么情报？”

他突然拿定主意，假使只有卫士一人前来，他绝不敢那么做。但这位却是一名女子，而且她若没说谎——她真是执政者的女儿——她还有可能帮他讲话。

他说：“根本没有什么行刺的阴谋，郡主。”

少女吃了一惊，不耐烦地对卫士说：“你来接手好吗，副队长？叫他吐出实情来。”

拜伦向前走出一步，却撞上卫士戳过来的手铳。他急忙道：“慢着，郡主，听我说！这是唯一能见到执政者的办法，难道你不了解吗？”

他提高音量，冲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叫道：“能否至少请你转告殿下，说我是拜伦・法瑞尔，前来请求政治庇护？”

那是他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。封建时代的惯例已渐趋式微，甚至在太暴人来临前便已如此，它们算是一种过时的传统。可是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再也没有了。

她转过身来，双眉弯成两道钩。“现在你又自称属于贵族阶级？一会儿前你的姓氏还是玛兰。”

一个陌生的声音出其不意地响起：“正是如此，但后来那个姓才正确。你的确是拜伦・法瑞尔，老兄。你当然就是，你们父子长得一模一样，绝对错不了。”

门口站着一个面带微笑的矮小男子。他的双眼生得很开，目光炯炯有神，精明中带着几分玩世的意味，将拜伦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。他抬起狭窄的脸孔，以便与高大的拜伦面对面，又头也不回地对少女说：“你认不出他来吗，艾妲密西娅？”

艾妲密西娅连忙向他走去，以不安的口吻问道：“吉尔伯伯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来关心我自己的权益，艾妲密西娅。别忘了，如果真有行刺事件，在所有亨芮亚德家族成员中，要数我最有资格成为继位者。”吉尔布瑞特・欧思・亨芮亚德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睛，又说了一句：“哦，把副队长请走吧，不会有任何危险的。”

她不理会他的话，却对他说：“你又在窃听通话器了？”

“是啊，你要将我这点乐趣也剥夺吗？监听他们的谈话是很好玩的事。”

“给他们抓到就不好玩了。”

“危险正是游戏的一部分，亲爱的侄女，而且是最有趣的部分。毕竟，太暴人从不放弃窃听这座王宫，我们的一言一行，几乎没有他们不知道的。哈，这是以牙还牙，你懂吧。你不为我介绍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要。”她冷淡地说，“这里没你的事。”

“那么让我来为你介绍吧。我一听到他的名字，就再也听不下去，忍不住马上跑来。”他绕过艾妲密西娅，朝拜伦走过去，带着公式化的微笑打量着他，并说：“这位是拜伦・法瑞尔。”

拜伦道：“我自己已经说了。”他的注意力大半集中在副队长身上，后者仍举着手铳瞄准他。

“可是你没有说，你是维迪莫斯牧主之子。”

“要不是被你打断，我早就说出来了。无论如何，现在你们已经知道实情。情势很明显，我必须逃离太暴人的掌握，而且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真名。”说完拜伦便开始等待，他感到这是生死关头。假如下一步不是立即逮捕他，他就还有一线希望。

艾妲密西娅说：“我懂了，你是冲着执政者来的。所以说，你确定没有任何阴谋。”

“完全没有，郡主。”

“很好，吉尔伯伯，请你陪着法瑞尔先生好吗？副队长，你跟我来好吗？”

拜伦感到虚弱无力，很想要坐下来。吉尔布瑞特却没有做这种建议，他仍用近乎临床医生的态度，不断仔细打量着拜伦。

“牧主的儿子！真有趣！”

拜伦放松了警惕。他厌倦了小心谨慎的简短对答，改口说：“是的，是牧主的儿子，我生来就是如此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吗？”

吉尔布瑞特没有生气，他的笑容反而更加灿烂，一张瘦脸变得更皱了。他说：“你应该能满足我的好奇心，你真是来寻求庇护的？来这里？”

“我宁可跟执政者讨论这件事，阁下。”

“哦，别指望了，年轻人。你将会发现，跟执政者谈不出什么来。你知道刚才为什么得跟他女儿交涉？如果你仔细想想，还真有趣呢。”

“你觉得凡事都很有趣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对？就人生观而言，这是个很有趣的态度，它是唯一适用的形容词。好好观察这个宇宙，年轻人，假如你无法从中找出一点乐趣，还不如割断自己的喉管算了，因为宇宙真他妈的不怎么可爱。对啦，我还没自我介绍，我是执政者的堂兄。”

拜伦以冷淡的口气说：“可喜可贺！”

吉尔布瑞特耸了耸肩：“你说得对，这没什么了不起。而我很可能永远保持这种身份，因为，毕竟没有什么真正的暗杀行动。”

“除非你自己炮制一个。”

“亲爱的老兄，你可真幽默！你很快就会发现，根本没有人把我当一回事。我说的话，别人只当是愤世嫉俗的言语。你不会认为执政权如今还值什么钱吧？想当然，你无法相信亨瑞克始终像这样？他的脑袋一直不灵光，可是他一年比一年更没救。我忘啦！你还没见过他，不过马上就会见到了！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了。当他对你说话的时候，记住他统领着泛星云王国中最大的一个，那会是个很妙的想法。”

亨瑞克将王者之尊表现得相当熟练。拜伦吃力地向他行九十度鞠躬礼，他仅以适度的谦逊答礼。然后，他有点唐突地冒出一句：“你要跟我们交涉什么，先生？”

艾妲密西娅站在她父亲身边，拜伦现在才注意到她相当漂亮，这不禁令他有几分惊讶。他说：“殿下，我是为家父的名誉而来，您一定知道，他遭到的处决并不公正。”

亨瑞克将脸别向一旁：“我跟令尊的交情浅薄，他只来过洛第亚一两次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声音开始有点发颤。“你长得跟他很像，非常像。可是他曾受到审判，这你应该知道，至少在我想象中如此，而且是依法审判。真的，我不知道详情。”

“一点都没错，殿下。但我却想知道那些详情，我确信家父不是叛徒。”

亨瑞克连忙插嘴道：“身为他的儿子，你为令尊辩护当然情有可原。可是，如今想要讨论这种政治问题，真的有很大的困难。事实上，这极为不恰当。你为何不去找阿拉特普？”

“我不认识他，殿下。”

“阿拉特普！那个行政官！那个太暴行政官！”

“我已经见过他，而他把我送到这儿来。当然，您应该了解，我不敢让太暴人……”

亨瑞克却开始紧张，他的手移到唇边，仿佛想要制止嘴唇的颤抖，因此他的话变得含糊不清。“你是说，阿拉特普送你到这里来？”

“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……”

“别重复你告诉他的话。我只知道，”亨瑞克说，“我无法帮你任何忙，牧主——哦——法瑞尔先生。这超出我的司法管辖权，行政会议——别再拉我，艾妲，你这样子会分我的神，我怎能集中注意力——必须咨询行政会议的意见。吉尔布瑞特！你负责招呼法瑞尔先生好吗？我会看看能做点什么。是的，我会去咨询行政会议。这是法律形式，你该知道。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”

他转身就走，一面走还一面咕哝。

艾妲密西娅又逗留了一会儿。她碰了碰拜伦的袖子，对他说：“问你一句话，你声称自己会驾驶太空船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”拜伦向她微微一笑，而她迟疑一下之后，回报了一个现出酒窝的笑容。

“吉尔布瑞特，”她道，“待会儿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说完她迅速离去，拜伦一直望着她的背影，直到吉尔布瑞特用力拉扯他的衣袖，他才终于回过神来。

“我想你大概饿了，或许也感到口渴，想不想洗个澡？”吉尔布瑞特问道，“我想，生活中普通的享受不该放弃吧？”

“谢谢你，没错。”拜伦紧绷的神经几乎全部放松。片刻之间，他完全松懈下来，感到人生十分美妙。她很漂亮，漂亮极了。

但亨瑞克则未松懈，在自己的寝宫中，他的思绪如脱缰野马般奔腾。不论他怎样努力，也无法挣脱一个必然的结论。这是个陷阱！阿拉特普是故意送他来陷害自己的！

他将头埋在双手中，想要减轻内心受到的重击。然后，他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。

# 第七章 心灵乐师

在所有可住人行星上，夜晚迟早都会降临。不过，昼夜的间隔也许并非十分理想，因为根据记录，各行星的自转周期差异极大，从十五小时到五十二小时不等。这使得在各行星间旅行的人，需要以最大的毅力来做心理调适。

在许多行星上，居民一律主动调适，也就是调整作息周期来配合自然周期。在更多的行星上，由于几乎全面使用大气调节机制，以及人工照明设备，因而日夜问题变得次要，只不过农业面貌也会因此改变。在少数行星上（那些走极端的世界），则根本无视白昼与黑夜的明显事实，而任意划分日夜的间隔。

但不论社会规约如何制定，夜晚的降临一向伴随着心理上的深刻意义，这可回溯到树栖猿人的生活习性。夜晚总是会令人恐惧不安，而夕阳总是带着人心向下沉。

在中央正殿里，没有任何能让人感知夜晚降临的机制。然而，拜伦借着深藏于大脑内未知角落的无名直觉，却能感到白昼已经结束。因此他知道，在户外漆黑的夜空中，仅有微弱的星光点缀其间。他还知道，每年到了特殊的日子，那个锯齿状的“太空洞口”，也就是所谓的“马头星云”（泛星云众王国的人对它都十分熟悉），会将原本清晰可见的星辰遮掩一半。

他又开始觉得沮丧。

与执政者做过简短的晤谈后，他再也没有见到艾妲密西娅，而他发觉自己很不喜欢那种滋味。他本来期望在晚餐时，也许能再跟她说几句话。结果，他却被安排单独用餐，只有两名怀着敌意的卫士在门外走来走去。就连吉尔布瑞特也走掉了，想必也是去进餐，但既然在亨芮亚德的宫廷中，他进餐时总会有人在旁作陪。

因此，当吉尔布瑞特重新出现，说了一句“艾妲密西娅和我一直在讨论你”，拜伦立刻表现出兴奋的反应。

吉尔布瑞特承认自己很高兴，接着又说：“首先，我要带你参观我的实验室。”他挥了挥手，两名卫士便离开了。

“什么样的实验室？”拜伦的兴致立马消失无踪。

“我自己做些小玩意。”他答得很含糊。

乍看之下，这不像一间实验室。它其实更接近一间图书馆，角落处摆着一张华丽的书桌。

拜伦缓缓打量着这个房间：“你就在这里做些小玩意？什么样的小玩意？”

“这个嘛，一些特殊的窃听设备，以崭新的方法刺探太暴人的间谍波束，他们根本查不出来。因此阿拉特普的第一句话传来后，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。此外我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小东西，比如说我的声光仪。你喜欢音乐吗？”

“还算喜欢。”

“很好，我发明了一种仪器，只是我不知道称为音乐是否恰当。”他随手一碰，一个放置影视书的架子便向一旁滑开，“这不是多么适合藏东西的地方，不过没人把我当一回事，他们不会搜查的。真有趣，你不这样想吗？不过我忘记了，你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。”

那是个粗制的箱形物体，表面根本没有打磨，也没有任何光泽，一眼便能看出是手工制品，其中一面镶着些微微发亮的键钮。他将它放下来，让有键钮的一面朝上。

“它不怎么美观，”吉尔布瑞特说，“可是时空之中谁在乎呢？把电灯关掉，不，不！不必靠开关或按键，只要心中希望电灯熄灭，尽力这样想！决心让它们熄灭。”

电灯果然暗下来，只剩下屋顶上微弱的珍珠色光辉，在黑暗中将他们照成两张鬼脸。拜伦忍不住惊呼一声，立刻换来吉尔布瑞特一阵轻笑。

“这只是声光仪的功能之一，它能像私人信囊一样跟心灵契合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懂，如果你想听坦白的答案。”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你这样想好了。你的大脑细胞所产生的电场，会在这个仪器中感应出另一个电场。就数学理论而言，这是个相当普通的现象，可是据我所知，从未有人将所有电路塞进这么小的箱子。通常，这需要一栋五层楼高的发电厂才行。它也能逆向操作，我可以控制这里的电路，将它的电场直接映到你的大脑。这样一来，你不必借着眼耳做媒介，便能产生视觉和听觉。注意看！”

起先什么都看不见，不久，在拜伦的眼角处，似乎有什么模糊的东西开始闪动。接下来，它变成飘浮在半空中的一个淡蓝紫色球体。当他转头时，那球体也跟着他旋转，甚至当他闭上眼睛，它也依然徘徊不去。此外，还有个清晰的音调伴着它，或者说是它的一部分，或者说那个音调就是它。

那球体渐渐胀大，渐渐扩张，拜伦发觉它竟然在自己脑中生根，心中感到有些不安。它并非一团真正的色彩，而是有颜色的悦耳声音；它代表着一种触感，但不是真正的生理感觉。

当音调逐渐升高时，它开始不停地旋转，同时散发出一团晕彩，就这样一路来到他的头顶，像是一股飘散的丝线。然后，它突然间爆裂，五彩团块立刻飞溅到他身上，所有的色彩瞬间燃烧起来，却没有引起任何痛觉。

接着，许多翠绿色泡泡开始上升，伴随着一声沉静、柔和的低鸣。拜伦慌慌张张伸手去抓，却发觉看不到自己的双手，而且感觉不到手臂的动作。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知觉，只有那些小泡泡占满他的心灵。

他发出无声的巨吼，那些幻觉立即无影无踪。室内重新大放光明，吉尔布瑞特又出现在他面前，正对着他哈哈大笑。拜伦感到极度晕眩，他抬起发颤的手，擦了擦冰冷潮湿的额头，又猛地坐下来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他以尽可能强硬的口气质问。

吉尔布瑞特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卷入其中。你难道不了解吗？这是你的大脑从未有过的经验，它直接捕捉这个感觉，却无法诠释如此的现象。因此，当你集中注意力在这种感觉上，你的脑子只好强迫将它引导至熟悉的方向，也就是说，试图将它同时分别诠释为视觉、听觉和触觉。对啦，你有没有察觉到什么气味？有时我好像会闻到些什么。假如用狗来做实验，我猜想感觉几乎全会被转成嗅觉，改天我真想拿动物试试。

“反之，如果你不理会它，不主动攫取它，它就会逐渐消失。当我想要观察他人的反应时，我就会那么做，其实没有什么困难。”

他将浮着青筋的手掌放在那台仪器上，随手拨弄上面的键钮：“有时我会想，如果有人好好研究这玩意，就能谱出一种新媒体上的交响乐，达到单纯声光得不到的效果。不过，只怕我自己没这个能力。”

拜伦突然说：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
“请便。”

“你为何不将科学天分用在有价值的方面，反而……”

“浪费在无用的玩具上？我也不知道。或许它并非毫无价值，其实这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吧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个声光仪，我的监听装置也一样。要是给太暴人知道了，我就等于是被判了死罪。”

“你一定是在开玩笑。”

“绝对不是。你显然是在牧地长大的，我看得出来，年轻人都不记得过去那段日子了。”他忽然别过头去，双眼眯成两道细缝，又问道：“你反对太暴的统治吗？尽管说。坦白告诉你，我自己就不接受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令尊当初也一样。”

拜伦以平静的口吻说：“是的，我反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是陌生人，是异邦人，他们有什么权利统治天雾星和洛第亚？”

“你一直那样想吗？”

拜伦没有回答。

吉尔布瑞特哼了一声：“换句话说，直到他们将令尊处决，你才认定他们是陌生人和异邦人。然而，毕竟他们有权那样做。哦，听我说，别发火，理智地想一想。相信我，我站在你这边。可是想想看！令尊是牧主，他手下的牧人又有什么权利？如果有人偷了一头牛，不管是自己吃掉或卖给别人，他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会被当做窃贼关起来。倘若他图谋杀害令尊，不论原因为何，也许在他看来理由充分，他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毫无疑问会被处决。令尊究竟有什么权利制定法律，将惩罚施加于他的同类？对他们而言，他就是他们的太暴人。

“在令尊自己心目中，以及我的心目中，他都是个标准的爱国者，但这又有什么意义？对太暴人而言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，因此他们除掉了他。你能无视自卫的必要性吗？在亨芮亚德家族掌权的时代，同样也是一片腥风血雨。好好读一读历史，年轻人。不论什么样的政府，杀人都是一件自然的事。

“所以说，找个更好的理由来恨太暴人吧。别以为只要换上另一批统治者，这种小小的改变就能带来自由。”

拜伦做了一个以拳击掌的动作。“这些客观的哲理听来都不错，对于事不关己的人很有安抚作用。但假使是令尊遭到谋杀，你又会作何感想？”

“哼，难道不是吗？家父是前任执政者，他的确是被害死的。哦，并非公然的行动，而是巧妙的阴谋。他们令他精神崩溃，就像他们现在刺激亨瑞克一样。家父过世后，他们不让我继任执政者，因为我有点难以捉摸。亨瑞克既高大又英俊，而最重要的是顺从。但他显然还不够顺从。他们不断迫害他，将他折磨成一个可怜的傀儡，确定他在没得到许可前，连搔痒的胆量都没有。你见过他，应该看得出来。现在他的情况逐月恶化，他的持续恐惧状态是种可悲的精神病。可是这一点——我刚才说的一切——都不是我想推翻太暴人统治的真正理由。”

“不是？”拜伦说，“你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理由？”

“应该说是个很古老的理由，太暴人摧毁了两百亿人参与人类发展的权利。你受过教育，应该学过什么是经济周期。在一颗行星开拓之初，”他开始扳着手指计数，“首要的问题是自给自足，因此必定是个农业和畜牧世界。然后，它开始挖掘地底的矿藏，外销未经提炼的矿石，并将过剩的粮食卖到别处，以换取奢侈品和机械设备，这是第二阶段。接下来，当人口逐渐增长，外资慢慢累积后，工业文明便开始萌芽，这就是第三阶段。最后它会变成一个机械化世界，粮食一律依靠进口，对外则输出机械装置，并投资后进世界的发展等，这是第四阶段。

“机械化世界一向人口最稠密、权势最大、军事力量也最强，因为战争完全仰赖机械。而它们周围，通常会围绕着一些独立的农业世界。

“可是我们的情形又如何？我们本来处于第三阶段，拥有正在成长的工业。而现在呢？这个成长被迫中止、冻结，甚至倒退，否则，它会妨碍太暴人对我们工业必需品的控制。对他们而言，这只是一项短期投资，因为我们终将被榨干，那时就会变得无利可图。但在此之前，他们将一直榨取最高的利润。

“此外，我们若进行工业化，就可能会制造战争武器。因此工业化必须停止，科学研究也因此遭禁。久而久之，人民终于变得习以为常，甚至根本不觉得失去什么。所以当我告诉你，我可能因制造声光仪而被处死，你才会感到那么惊讶。

“当然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击败太暴人，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。他们不能永远统治下去，没有任何人办得到。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软弱，越来越懒惰；他们会跟其他人通婚，失去许多独有的传统；他们还会变得腐败堕落。可是这需要好几世纪的时间，因为历史的发展一向从容不迫。而在那许多世纪后，我们仍将是农业世界，休想能有什么工业或科学遗产。而我们四面八方的邻居，那些未曾被太暴人统治的世界，将变得富强及高度都会化。我们这些王国永远会是次殖民地，永远无法赶上别人。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舞台上，我们将始终是一群旁观者。”

拜伦说：“你说的有些也是老生常谈。”

“自然如此，因为你是在地球受的教育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，地球占了一个很特殊的地位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想想看！自星际旅行发明后，整个银河始终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。我们一向是个成长中的社会，因此是个尚未成熟的社会。显然，人类社会仅有一次、一处臻于成熟，那就是在地球上，在它遭逢大难之前。那个社会暂时失去任何地理扩张的可能，因此开始面对诸如人口过剩、资源匮乏等等问题。而这些问题，银河其他各处则从未出现过。

“因此，他们不得不尽力研究社会科学。但我们已经几乎遗失这些文化遗产，这实在太可惜了。不过有件很有趣的事，当亨瑞克年轻的时候，他是个狂热的原始主义者。他拥有一间图书馆，里面收藏的地球资料独步银河。而他成为执政者后，就将原先的一切都抛弃了。不过就某种程度而言，我继承了那间图书馆。它所收藏的文献，那些断简残篇，实在太迷人了。地球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内省风格，我们外向的银河文化中完全见不到，这是最有趣的一点。”

拜伦道：“这样我就放心了。你刚才严肃得太久，使我不禁开始怀疑，你是不是丧失了幽默感。”

吉尔布瑞特耸了耸肩：“我现在也觉得轻松多了，这种感觉真好。我想，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一次。你知道逢场作戏是什么滋味吗？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都故意将你的人格一分为二？甚至在朋友面前？甚至独处的时候，这样才不会无意间忘了做戏？做个半调子的人？做个永远有趣的人？做个无足轻重的人？显得既无能又可笑，让认识你的人都深信你毫无价值？这样你的性命才有保障，只不过这种日子几乎不值得活下去。可是，即使如此，我还是偶尔会跟他们对抗。”

他抬起头来：“你会驾驶太空船，我却不会，这是不是很奇怪？你提到我具有科学天分，但我连单人太空小艇都不会驾驶。可是你会啊，所以说，你必须离开洛第亚。”他的声音听来很认真，几乎像是在恳求对方。

这些话无疑是在求他，拜伦却冷冷地皱起眉头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吉尔布瑞特迅速说下去：“我刚才说过，艾妲密西娅和我一直在讨论你，我们全都安排好了。你离开这里后，直接前往她的房间，她正在那里等你。我已经帮你画了一张简图，所以你在穿过迂回的走廊时，完全不必停下来问路。”他将一张带有金属光泽的小纸片塞进拜伦手中，“假如你被任何人拦住，就说执政者要召见你，然后继续前进。只要你不显得迟疑不定，就不会有任何麻烦……”

“慢着！”拜伦不愿类似事件再度重演。钟狄将他赶到洛第亚，又害他被带到太暴人面前；然后，在他还来不及溜进王宫时，那个太暴行政官便将他赶到中央正殿，让他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，面对一个精神恍惚的傀儡，听了一大串疯言疯语。可是到此为止了！他今后的行动或许将有重重限制，然而，他对时空起誓，一切行动都要出于自愿，他认为没什么好商量的。

他说：“我来到这里，是为了一件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事。阁下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”

“什么啊！别做个小傻瓜。”一时之间，原来那个老吉尔布瑞特又回来了。“你以为你在这里能办成什么事吗？你以为等到明天太阳升起时，你还能活着离开王宫吗？哈，二十四小时内，亨瑞克一定会召来太暴人，而你就会成为阶下囚。他之所以会等一阵子，是因为他不论做任何事，都要花那么久的时间才能下定决心。他是我的堂弟，我非常了解他。”

拜伦说：“真要是这样，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为何这么关心我？”他绝不要再被人驱赶，再也不要做四处逃窜的木偶。

吉尔布瑞特却站起来，双眼直视着他。“我要你带我一起走，我关心的其实是我自己，我再也无法忍受太暴人统治下的生活。要不是艾妲密西娅和我都不会驾驶太空船，我们早就逃之夭夭。我们的性命也危在旦夕。”

拜伦感到决心有些动摇。“执政者的女儿？她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相信在我们三人当中，要数她的情况最绝望。对女性而言，还有另一重特殊的地狱。执政者的女儿年轻、貌美又未婚，她除了变成一个年轻、貌美的已婚妇人，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？而这个年头，谁会是那个喜气洋洋的新郎呢？哈，一个又老又色的太暴宫廷高官，他前后已经埋葬三个老婆，如今还指望在少女的臂弯中，重新寻回青春的火花。”

“执政者当然不会答允这种事！”

“执政者会答允任何事，没人需要等他点头。”

拜伦想起上回见到艾妲密西娅的情景。她的长发由前额往后梳，直直地披在背后，在肩头附近微微向内卷曲。她有着洁白、细腻的皮肤，黑色的大眼睛，红色的樱唇！身材高挑、年轻、一脸笑容！然而整个银河中，这种模样的少女也许超过一亿，他要是因此决心动摇，那就实在太可笑了。

但他却说：“太空船准备好了吗？”

吉尔布瑞特突然绽放出笑容，将一张老脸挤得满是皱纹。但他还来不及开口，大门就响起重击声。那并非光电能束截断后的一下轻响，而是武装人员凶猛的敲门声。

敲门声再度响起时，吉尔布瑞特说：“你最好把门打开。”

拜伦依言照做，两名卫士立刻冲进来。前面那人先利落地向吉尔布瑞特敬礼，再转身面对拜伦说：“拜伦・法瑞尔，奉太暴常驻行政官与洛第亚执政者之命，我现在将你逮捕归案。”

“什么罪名？”拜伦质问。

“叛乱罪。”

在这一刹那，吉尔布瑞特脸上掠过无限绝望的神情，他连忙将头摆向一侧：“亨瑞克这次动作真快，比我预料中快得多。想想可真有趣！”

他又变回老吉尔布瑞特，漠不关心地微笑着。他微微扬起两道眉毛，仿佛在以稍带悔恨的心情，检视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。

“请跟我来。”那卫士说，此时，拜伦才注意到对方手中紧握着神经鞭。

# 第八章 石榴裙

拜伦感到口干舌燥。在公平的情况下，他能击败其中任何一名卫士。他很有把握，也很希望有这种机会。他甚至可能大展神威，同时打倒两个人。问题是他们都带着神经鞭，他只要举起一只手，他们便会让他知道厉害。他在心里已经投降了，因为简直就无计可施。

吉尔布瑞特却说：“让他先去拿披风，两位。”

拜伦吃了一惊，迅速望了小老头一眼，便立刻打消投降的念头。因为，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披风。

那名掏出武器的卫士并拢脚跟行个礼，表示尊重吉尔布瑞特的吩咐。然后他用神经鞭指着拜伦，说道：“你听见侯爷的话了，去把你的披风拿来！”

拜伦尽量放大胆子慢慢后退。退到书架旁边后，他便蹲下来，在一张椅子后面作势摸索。他一面抓着空气中一件不存在的披风，一面紧张地等待吉尔布瑞特发难。

对两名卫士而言，声光仪只是个长满键钮的怪东西，当吉尔布瑞特轻巧地拨弄那些键钮时，他们根本不当一回事。拜伦则全神贯注地盯着神经鞭发射口，让它占据整个心灵。当然，他（自以为）看到或听到的任何其他事物，都绝不能让它们钻进脑海。

可是要等多久呢？

那手持武器的卫士说：“你的披风在那张椅子后面吗？站起来！”他不耐烦地向前走去，却突然间停下脚步。他似乎万分讶异地眯起双眼，猛然向左方望去。

机会来啦！拜伦马上站起来，迅速向前冲，在那卫士面前弯下腰来，紧紧抱住他的双膝，然后用力一拉。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那卫士已倒地不起，拜伦伸出大手，从他手中抢过神经鞭。

此时，另一名卫士已将武器握在手中，不过现在毫无用处，他另一只手正在眼前疯狂挥舞。

吉尔布瑞特发出高亢的笑声：“你还好吗，法瑞尔？”

“什么都没看到，”他咕哝道，然后又说，“除了这柄已经到手的神经鞭。”

“好的，那就赶紧走吧。他们绝对无法阻止你，他们心中充满不存在的影像和声音。”吉尔布瑞特躲开两个扭打在一块的躯体。

拜伦的手臂挣脱对方的纠缠，高高举起来，然后猛力击向对方的肋骨。那卫士的脸孔因痛苦而扭曲，身子立时缩成一团，还不停抽搐着。拜伦随即起身，手中紧握着神经鞭。

“小心。”吉尔布瑞特叫道。

不过拜伦还是慢了一步，当他转身的时候，另一名卫士已向他撞来，将他再度压倒。那其实是个盲目的攻击，卫士究竟以为自己抓到什么，别人根本不可能知道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此时他眼中完全没有拜伦。他的粗重呼吸声在拜伦耳边响起，喉咙中还不时发出奇怪的声音。

拜伦用力挣扎，想要动用抢到手的武器。但是对方空洞的眼神显然意味着什么可怕的幻象，令他自己也心生恐惧。

拜伦吃力地起身，左右来回移动重心，试图将那卫士挣脱，但几乎没什么作用。前后总共三次，他感到对方的神经鞭撞向自己的臀部，每次都吓得他胆战心惊。

卫士发出的咯咯声突然转成言语，他吼道：“一个都跑不掉！”说完，他便发射了神经鞭。在能束经过的路径上，游离的空气冒出暗淡、几乎不可见的闪光。那道光芒扫过一大片区域，拜伦一只脚正挡在能束路径上。

那种感觉就像踩进一锅沸腾的铅汁，又仿佛被一块花岗岩砸个正着，也好像他的脚给鲨鱼一口咬掉。事实上，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有形的变化，只是主司痛觉的神经末梢受到全面而彻底的刺激，踏进煮沸的铅汁也不过如此。

拜伦的惨叫几乎将喉咙扯破。他瘫在地上，甚至没想到打斗已经结束。除了越来越剧烈的痛楚，现在其他事都不再重要了。

然而，拜伦虽未察觉，那卫士却的确已经松手。几分钟后，当拜伦勉强能睁开眼睛，并将眼泪挤出来的时候，他发现那卫士靠着墙壁，一双虚弱的手正推着一样不存在的物体，还发出吃吃的傻笑声。前一名卫士仍躺在地上，四肢大剌剌地摊开，他仍有知觉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他的眼光循着一条怪异的轨迹移动，身体则微微颤抖，嘴唇上还沾着白沫。

拜伦硬着头皮站起来，拖着跛得厉害的步伐走到墙边，用神经鞭的握柄猛力一击，靠墙的卫士立即倒下。接着拜伦又来收拾前一个卫士，那人也未做任何抵抗，在他失去知觉的前一瞬间，眼光还继续悄悄地移动。

拜伦重新坐下，准备照料一下伤处。他将那只脚的鞋袜脱掉，吃惊地瞪着完好如初的皮肤。他一面搓揉，一面发出哼声，那种感觉就像火烧一样。他抬起头来时，看到吉尔布瑞特已放下声光仪，正用手背摩挲着瘦削的面颊。

“谢谢你，”拜伦说，“多亏你的仪器帮忙。”

吉尔布瑞特耸了耸肩，说道：“很快会有更多的卫士赶来，到艾妲密西娅的房间去吧。拜托！快点！”

拜伦明白这话很有道理，他的脚伤已稍微好转，变成阵阵的抽痛，可是他觉得又肿又胀。他将袜子重新穿上，将那只鞋挟在腋下。他原来已握着一柄神经鞭，现在将另一柄也夺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插进皮带里。

他转身向大门走去，又带着恶心和反感问道：“你让他们看见了什么，阁下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无法控制这点。我只是尽量将功率调到最大，其他的便取决于他们心中的情结。请别净顾着讲话，我那张地图还在你身上吧？”

拜伦点了点头，便沿着走廊向前走去，一路上没见到任何人。他试着走快一点，步伐却变得蹒跚了，只好放慢脚步。

他看了看腕表，才想起一直没空将它调为洛第亚当地的计时系统。腕表上显示的仍是星际标准时间，也就是太空客船上使用的系统，其中每小时有一百分钟，一千分钟等于一天。如今冰冷的金属表面，闪耀着粉红色的“876”三个数字，根本一点意义也没有。

然而无论如何，现在一定已是深夜，或者说，早就是这颗行星的睡眠期（假若两者不尽相同）。否则，这些大厅不会如此空荡，墙上的浅浮雕也不会孤寂地发出磷光。当他经过那些浮雕时，随手摸了摸其中一件，那是一个加冕典礼的场景，结果发现它只是个二维结构。可是不管怎么看，它都给人一种突出墙壁的立体感。

他竟然暂停下来研究这种奇特的效果，这对他而言太不寻常了。一想起目前的状况，他赶紧继续前进。

空荡的走廊是洛第亚衰微的另一个象征，他突然有这样的感慨。既然成了叛逆分子，他对这些没落的象征变得分外敏感。王宫是一个独立王国的权力中心，夜间也该一直有人站岗，而且每道门都该有人看守。

他看了看吉尔布瑞特画的粗略地图，决定先向右转，再爬上一个宽大、蜿蜒的坡道。过去这里或许举行过游行，现在却什么也没有留下。

走到目的地后，他俯身靠着那扇门，按下光电讯号钮。大门先开了一道缝，随即全部打开。

“进来，年轻人。”

应门的正是艾妲密西娅。拜伦赶紧溜进去，大门迅疾无声地重新关上。他望着这个女子，什么话也没说。他意识到他的衬衫肩部撕破了，因此一边的袖子松垮垮地垂下，而且全身脏兮兮的，脸也被打肿了，这使他感到狼狈万分。他又想起腋下还挟着一只鞋，赶紧将它丢到地上，让那只脚笨拙地钻进去。

然后他才说：“不介意我坐下吧？”随即走向一张椅子。

她走到了他的面前，显得有点心慌意乱。“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的脚怎么了？”

“受伤了。”他冷淡地答道，“你准备离开了吗？”

她立刻高兴起来：“这么说，你会带我们走？”

拜伦却没心情对她好言好语，那只受伤的脚仍感到刺痛，于是他又搓揉一番。然后他说：“听好，带我到那艘太空船去。我要离开这颗该死的行星，如果你要一道走，那我也不反对。”

她皱起眉头：“你应该和气一点。刚才跟人打架了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，跟令尊的卫士打了一架。他们要以叛乱罪名逮捕我，这就是我得到的庇护。”

“哦！我很遗憾。”

“我也很遗憾。怪不得少数太暴人能统领五十个世界，我们都在帮助他们。令尊那种人为了保有权势，可以做出任何事，他们忘了一个君子的基本责任——哦，算啦！”

“我说过我很遗憾，牧主大人。”她以高傲的口气称呼他的头衔，“请别板起脸孔审判家父，你不清楚其中的内情。”

“我没兴趣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，否则令尊那些了不起的卫士都会赶来。好吧，我不是故意要让你难过，别放在心上。”拜伦的暴戾之气与歉意刚好抵消。可是，他妈的，他以前从没挨过神经鞭，这可一点都不好玩。而且，太空啊，他们的确有义务给他政治庇护，至少该做到这一点。

艾妲密西娅很不高兴，当然不是生她父亲的气，而是气这个愚蠢的年轻人。他实在很年轻，依她看根本还是个大孩子。即使他比自己大，也大不了多少。

此时通话器突然响起，她赶紧说：“请等一下，然后我们就走。”

那是吉尔布瑞特的声音，听来相当微弱：“艾妲？你那里还好吗？”

“他在这里。”她悄声答道。

“很好，什么都别说，光听着就好。别离开你的房间，把他留在那里，他们将要大肆搜索王宫，没人能阻止这个行动。我会试着想想办法，可是此时此刻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”他并未等待回答，便径自切断通话。

“现在可好。”拜伦也听到了他们的通话，“我到底是该留下来，把你也拖下水，还是该走出去投降？我想，我不能指望在洛第亚找到任何庇护了。”

她气冲冲地面对着他，压低声音吼道：“哦，闭嘴，你这个笨蛋丑八怪。”

两人互相怒目而视，拜伦感到十分伤心。换个角度来说，他也是在试图帮助她，她没有理由这样侮辱人。

结果她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就将头别过去。

“没关系，”他冷冷地答道，根本口是心非，“你有权表示自己的意见。”

“你实在不该那样批评家父，你不知道身为执政者的难处。他一直在为百姓做事，不论你心里怎么想。”

“哦，当然啦。为了他的百姓，他必须将我出卖给太暴人，这非常合理。”

“就某方面而言，的确如此，他得向他们表现自己的忠诚。否则，他们可能会罢黜他，直接接管洛第亚。那样难道会更理想吗？”

“如果连一名贵族都得不到庇护……”

“哦，你净顾着自己，这是你的一大缺点。”

“我不认为不想死是个特别自私的想法，至少不该平白无故送死。在我走前，我还得跟他们斗一斗，家父就和他们奋战过。”他知道自己越说越夸张，但这都是受到她的影响。

她说：“令尊那样做又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我想什么都没有，他遇害了。”

艾妲密西娅感到相当同情：“我一直在说我很遗憾，这次我是真心诚意的，我实在心乱如麻。”然后，她又为自己辩解，“但我自己也有麻烦，你该知道。”

拜伦想起了她的难处。“我知道。好吧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”他设法露出微笑，至少他的脚觉得好多了。

她试着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说：“其实你并不丑。”

拜伦感到不知所措：“哦，这个——”

他陡然打住，艾妲密西娅则举起手掩住嘴巴。然后，两人突然不约而同转头望向门口。

外面走廊忽然响起轻微的脚步声，那是许多规律的步伐，踩在富于弹性的塑胶拼花地板上。大多数人都走了过去，可是在大门外，却传来一下细弱而训练有素的立定声。接着，夜间叫门讯号便呜呜作响。

吉尔布瑞特必须迅速行动。首先，他得将他的声光仪藏起来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，希望能有个较隐秘的收藏地点。亨瑞克真该死，这次那么快便下定决心，竟然未等到天亮。他必须逃走，这种机会也许再也没有了。

然后，他又通知了卫队长。两名卫士昏迷不醒，还有一名重犯脱逃，不论他如何装疯卖傻，也无法对这种事不闻不问。

卫队长看到这种状况，脸色变得阴沉无比。等到不省人事的卫士被抬走后，他便面对着吉尔布瑞特。

“侯爷，根据您的叙述，我还是不大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他说。

“就是你看到的这些。”吉尔布瑞特说，“他们前来逮捕人犯，那年轻人却不肯投降。结果给他逃走了，太空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。”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侯爷。”队长说，“今晚王宫有贵客莅临，因此不论什么时候，都一律有严密的警戒。他绝对逃不出去，我们会将搜索网慢慢收紧。但他到底是怎么逃走的？我的手下都有武装，而他却手无寸铁。”

“他像猛虎一样拳打脚踢，我躲在那张椅子后面……”

“我很遗憾，侯爷，您竟然没意愿帮助我的手下，共同对抗一个叛乱分子。”

吉尔布瑞特现出轻蔑的表情：“多有趣的想法啊，队长。你的手下以二敌一，手中还握有武器，竟然需要我帮忙，我看你征募新人的时候到啦。”

“很好！我们会搜索整个王宫，把他找出来，看看他能否再重施故技。”

“我跟你一起去，队长。”

这回轮到队长扬起眉毛。他说：“我以为这样不妥，侯爷，难免会有些危险。”

对亨芮亚德家族任何一分子，队长都不该这样说。这点吉尔布瑞特心知肚明，但他只是微微一笑，让皱纹布满瘦削的老脸。“我知道，”他说，“可是有时我发现连危险都挺有趣。”

集合一伙卫士总共花了五分钟。在这段时间中，吉尔布瑞特单独留在房里，与艾妲密西娅通了一次话。

听到轻微的“呜呜”讯号声，拜伦与艾妲密西娅都愣住了。在讯号声响了两次之后，又传来一下谨慎的敲门声，接着就听见了吉尔布瑞特的声音。

“拜托让我来试试吧，队长。”然后传来更大的一声，“艾妲密西娅！”

拜伦松了一口气，微微咧嘴一笑，向前走出一步。可是那女孩突然伸手按住他的嘴，喊道：“等一下，吉尔伯伯。”同时她向墙壁猛指。

拜伦只得傻傻望着那道墙，那里什么也没有。艾妲密西娅向他做个鬼脸，迅速绕过他，径自向墙边走去。她伸出手按向墙壁，一片墙便无声无息向一侧滑开，里面出现一间更衣室。她做了个“快进去！”的嘴型，同时双手开始摸索她右肩的饰针。拔下饰针，她衣裳内的微小力场随之消失，整件衣服的隐形接缝自动裂开，她便赶紧从衣服中钻出来。

拜伦踏进那间更衣室，立刻转头向外望去。墙壁虽然很快恢复原状，他还是看到了她套上一件白毛皮睡衣的动作，那件深红色服装则在椅子上皱成一团。

他打量着四周的环境，心中一直在嘀咕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搜查艾妲密西娅的房间。若是进行搜查，那他就插翅难飞了。除了他刚才进来的那道密门，更衣室没有任何别的出口，里面也没什么更幽密的地方可供躲藏。

他看到一列睡袍挂在墙边，前方的空气发出非常暗淡的闪光。他的手可以轻易穿透那道光芒，只有手腕被照到的部分产生轻微的刺痛。不过这种装置的目的并非防盗，而是为了逐退灰尘，让后面的空间保持无菌的清洁状态。

他或许能躲在裙子后面。其实他也正在这么做。在吉尔布瑞特的帮助下，他对付了两名卫士，才得以来到这里。可是接下来，他却拿石榴裙当挡箭牌，事实上，还真是躲在她的裙子后面。

他突然开始胡思乱想，竟然希望在墙壁合拢前，自己能早些转过头来。她有一副相当迷人的胴体，刚进门的时候，他的激烈态度实在太幼稚、太可笑了。无论如何，也不该为她父亲的过错而责怪她。

现在他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一面瞪着空洞的墙壁，一面耐着性子等待。等待房间中传来脚步声；等待墙壁重新拉开；等待数柄武器再度指着自己，这回却没有声光仪相助。

他屏息等待，双手各握着一柄神经鞭。

# 第九章 太上皇的裤子

“怎么回事？”艾妲密西娅的不安根本不用假装。这句话她是对吉尔布瑞特说的，他跟卫队长一同站在门口，此外还有六名武装卫士在门外谨慎地逡巡。然后，她又迅速问道：“父亲没什么事吧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”吉尔布瑞特安慰她说，“没发生任何需要你操心的事。你睡着了吗？”

“正要睡，”她答道，“几小时前，我的女仆就各忙各的去了。除了我自己，没人能来应门，你们几乎把我吓死了。”

她突然转向队长，以强硬的态度说：“到底要我怎么样，队长？快点，拜托，现在并非适宜晋见的时间吧。”

队长刚张开嘴巴，吉尔布瑞特便抢着说：“这是件再有趣不过的事，艾妲。那个年轻人，他叫什么来着——你知道的——他匆匆逃跑，途中还打伤两名卫士。如今，我们以势均力敌的兵力追捕他，一队官兵对付一名逃犯。我自己也亲自上阵，加入搜索的行列，以我的热情和勇气鼓舞我们的好队长。”

艾妲密西娅装出一副完全茫然的表情。

队长嘴里咕哝出一个脏字，嘴唇几乎没有动作。然后他说：“对不起，侯爷，您没说清楚，我们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。郡主，那个自称前维迪莫斯牧主之子的人，原本已经因叛乱罪被捕，但他设法逃脱，现在正逍遥法外。我们必须搜索整座王宫，每个房间都不放过。”

艾妲密西娅退了一步，皱起了眉头：“包括我的房间在内？”

“假如郡主允许。”

“啊，但我就是不允许。若有陌生人藏在我的房间，我不会不知道。你无论如何不该暗示我竟然在这么晚的时候还跟这种人，或是任何陌生人有瓜葛。请给予我的地位适当的尊重，队长。”

这番话的确很有效，队长只好欠着身说：“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郡主。请原谅我们这么晚还来打扰您，只要您说未曾见到那名逃犯，当然就足够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必须确定您安然无事，他是个危险人物。”

“他再怎么危险，你和你这批手下也不可能对付不了。”

吉尔布瑞特高亢的声音再度插入：“队长，好啦——好啦。你和我的侄女客客气气交换观感的时候，我们的目标已有时间抢军火库了。我建议你在艾妲密西娅郡主的门口留下一名卫士，这样她下半夜的睡眠就不会再受干扰。除非，亲爱的侄女，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对艾妲密西娅摆动手指，“你也想加入我们的行列。”

“我只想锁上房门，”艾妲密西娅冷冷地说，“然后就寝，谢谢你的好意。”

“挑一个大块头，”吉尔布瑞特大声说，“就要那位吧。我们的卫士都穿着帅气的制服，艾妲密西娅。你只要看到这身制服，就能认出他是我们的卫士。”

“侯爷，”队长不耐烦地说，“没有时间了，您是在延误时机。”

他做了个手势，一名卫士便从队伍出列。那卫士先向正在掩门的艾妲密西娅敬礼，然后又向队长敬礼。接着，规律的脚步声便沿着两个方向逐渐消失。

艾妲密西娅稍等片刻，再悄悄将大门推开一两英寸。那名卫士站在外面，双腿分开，脊背挺直，右手握着武器，左手放在警铃按钮上。他正是吉尔布瑞特建议的那名卫士，一个高头大马的家伙。他跟维迪莫斯的拜伦差不多高，却没有拜伦那么宽阔的肩膀。

此时她突然想到，拜伦虽然很年轻，因此某些观点相当不讲理，但他至少身材魁梧，又有一身结实的肌肉，这点十分有用，自己那样骂他实在很傻。而且，他长得也相当好看。

她重新关上大门，朝更衣室的方向走去。

当更衣室的门再度滑开时，拜伦全身神经紧绷。他屏住呼吸，抓着武器的十指也变得僵硬。

艾妲密西娅瞪着那两柄神经鞭：“小心点！”

他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将两柄武器分别塞进两个口袋。那样实在很不舒服，但他没有合适的皮套。他说：“只是防备进来的是要抓我的人。”

“出来吧，说话要压低声音。”

她仍穿着那件睡袍，它由光滑的纤维织成，拜伦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布料。睡袍装饰着几簇银色的毛皮，借着本身微弱的静电力附着人体，不需任何扣子、钩子、扣环或缝合力场，艾妲密西娅美妙的曲线也因而若隐若现。

拜伦感到自己面红耳赤，但他非常喜欢这种感觉。

艾妲密西娅顿了一下，然后用食指做了个转圈的小动作，并且说：“你不介意吧？”

拜伦抬起头来望着她：“什么？哦，对不起。”

他立刻转过身来背对着她，却一直忍不住注意到她更换外衣带起的声音。他并未想要探究她为何不用更衣室，或为何不干脆换好衣服再开门。女性的心理简直是个无底洞，没有经验的人根本无从分析。

他再转过来的时候，她已经换了一身黑色。那是两件式的衣裙，膝盖以下没有任何遮掩。这套服装看起来不像舞会的礼服，似乎仅适合户外活动穿着。

拜伦不自觉地说：“那么，我们现在要走了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：“你自己也得打点一番。你需要换一套衣服。躲到大门旁边去，我把卫士叫进来。”

“什么卫士？”

她浅浅一笑：“应吉尔伯伯的建议，他们在门口留下一名卫士。”

通向走廊的大门平稳地沿着滑轨拉开一两英寸，那名卫士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

“卫士，”她悄声道，“进来一下，快点。”

对于执政者之女的吩咐，一名普通士兵毫无迟疑的理由。他走进渐渐打开的大门，恭敬地说：“听候您的差遣，郡……”突然有一股力量压向他的肩膀，令他的膝盖弯曲，同时有一只臂膀猛然勒住他的喉头，将那句话硬生生切断，令他甚至来不及发出挣扎的声音。

艾妲密西娅赶紧关上大门，看到这种缠斗的场面，令她几乎想要作呕。亨芮亚德王宫中的生活平静得几近颓废，身在其中的她从未见过这种场面——一个人的脸涨成紫红色，张大嘴巴，由于窒息而拼命吐气。她赶紧将头别过去。

拜伦龇牙咧嘴，用手臂紧紧缠住那人的喉头，同时不断收紧肌肉。前后有一分钟左右，卫士双手试图拉扯拜伦的手臂，可是力气越来越小，根本起不了作用，他的两条腿则乱踢一通。拜伦丝毫未曾放松，将他的身子举到了半空中。

卫士的双手终于垂下，双腿变得松垮，胸部的痉挛性起伏也开始消退。拜伦将他轻轻放到地板上，他的四肢松软地摊开，仿佛是个被掏空的袋子。

“他死了吗？”艾妲密西娅以恐惧不已的细声问道。

“我存疑。”拜伦说，“用这种方法杀人，需要四五分钟的时间，但他会有一阵子不省人事。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捆绑他吗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，一时之间，她感到相当无助。

拜伦说：“你一定有些纤维丝袜，用它们就行了。”他已取走那卫士的武器，并脱下他的制服，“我想洗个澡，不，我非洗不可。”

踏进艾妲密西娅的浴室，置身洁身雾中，令他感到无比舒畅。他也许会沾上过重的香气，但他希望出去后那香气就会在空气中散开。至少他现在一身洁净——暖和的蒸气强有力地喷在他身上，他只要迅速穿过这团细微的悬浮液滴，便能将全身污垢即刻除尽。这样洗澡不需要干燥室，当他走出那团雾气时，全身已经没有丝毫水汽。不论是在维迪莫斯或地球上，都没有这么方便的设备。

那卫士的制服有点紧，而不甚美观的锥形军帽盖在拜伦的头上，令他实在有点不敢领教。他很不以为然地照着镜子，问道：“我看起来怎么样？”

“挺像个军人。”

他又说：“你得带着一柄神经鞭，我一个人无法用三柄。”

她用两根指头夹起那件武器，丢进随身袋中。那个袋子借着微力场贴在她的宽皮带上，好让她的双手腾出来。

“我们最好现在就走。假如我们碰到任何人，你一个字都别说，由我负责开口。你的口音不对，而且在我面前，除非有人直接跟你说话，乱开口是不礼貌的举动。记住！你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。”

躺在地板上的卫士开始缓缓扭动，眼睛也在四处张望。他的手腕与脚踝被扯到腰际，用丝袜紧紧绑成一团，那种丝袜的抗拉强度超过等量的钢铁。由于嘴巴塞了东西，他的舌头怎么动也发不出声音。

他已被推到一旁，这样他们就不必跨过他的身体去开门。

“走这边。”艾妲密西娅低声道。

在第一个转弯处，他们身后传来脚步声，然后一只手轻轻按向拜伦的肩头。

拜伦迅速闪到一旁，转过身来，一只手抓向那人的手臂，另一只手赶紧去取神经鞭。

他却听到吉尔布瑞特的声音：“别紧张，老弟！”

拜伦立刻松开手。

吉尔布瑞特一面搓着自己的手臂，一面说：“我一直在等你们，但没有理由拆我的骨头。让我好好欣赏你一番，法瑞尔。这套制服穿在你身上似乎缩了水，但还是不错，相当不错。有了这身行头，没人会看你第二眼。这就是制服的好处，大家都理所当然地以为，穿着军服的人一定就是军人，绝不会有任何例外。”

“吉尔伯伯，”艾妲密西娅焦急地悄声道，“别说那么多了，其他卫士呢？”

“谁都不让我多说几句。”他不悦地说，“其他的卫士都上塔楼去了。他们判定我们这位朋友不会在较低的楼层，所以只留下一些人守在主要出口和坡道旁，并将警报系统开启。我们可以轻易过关。”

“他们不会想念你吗？”拜伦问。

“我？哈，队长看到我走，高兴还来不及，虽然他表面上很舍不得。他们不会找我的，我向你保证。”

他们原本一直压低声音讲话，现在却完全无声无息了。前方一个坡道的起点站着一名士兵，此外还有另外两名卫士，守在两扇高大的、直接通向户外的雕花大门旁。

吉尔布瑞特叫道：“有没有那逃犯的消息，战士们？”

“没有，侯爷。”最近的那名卫士一面回答，一面并拢脚跟，向他行礼。

“好吧，把眼睛放亮点。”说完三人便向前走去，当他们穿过那道门的时候，守门卫士之一暂时关上那段警报系统。

外面果然是黑夜，天空晴朗而繁星密布，参差不齐的“暗星云”将地平线附近的星光尽数遮蔽。中央正殿成了他们身后的一团黑雾，广场则在前方不到半英里之处。

他们沿着幽静的小径走了五分钟，吉尔布瑞特忽然变得惴惴不安起来。

“有个地方不对劲。”他说。

艾妲密西娅问道：“吉尔伯伯，你没忘记把太空船准备好吧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”他虽仍压低声音，却以尽可能严厉的口气说，“可是广场塔台为何会有灯光？它应该一片黑暗。”

他伸手指向树丛，透过浓密的树叶，塔台看起来像个白光构成的蜂窝。在通常的情况下，那代表广场在正常作业——有船舰升空或着陆。

吉尔布瑞特喃喃道：“今晚没有任何预定的行程，这点绝对可以肯定。”

等到他们再走近些，便发现了事情的真相，至少吉尔布瑞特明白了。他突然停下脚步，伸出双臂将另外两人挡了回去。

“完啦，”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傻笑，“这回亨瑞克做得真好，这个白痴把事情全搞砸了。他们在这里！那些太暴人！你们难道不了解吗？那是阿拉特普的私人武装巡弋舰。”

拜伦也看见了，它在灯光下闪着暗淡的光芒。挤在其他毫无特色的船舰之间，这艘巡弋舰分外显眼，比那些洛第亚的航具更流线、更纤细、更阴狠。

吉尔布瑞特说：“那队长说今天要招待‘贵客’，我当时没留意。现在什么办法都没啦，我们总不能跟太暴人斗。”

拜伦忍不住爆发了。“为什么？”他忿忿地说，“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他们斗？他们没有理由提高警觉，而且我们还有武器。我们去抢行政官的船舰，我们去把他的裤子偷走吧。”

他继续向前走去，走出相当幽暗的树丛，来到毫无遮掩的地方，其他两人也跟了出来。他们没有理由躲藏——他们是两名王室成员与一名护驾的卫士。

但他们现在的敌人却是太暴人。

多年前，当太暴人赛莫克・阿拉特普第一次见到洛第亚王宫时，心中兴起一种叹为观止的激情。但他随即发现那只是个空壳子，里面只剩一些发霉的陈迹。两代以前，洛第亚立法厅便在这里集会，大多数行政机构也设立于此。当时，那座中央正殿是十几个世界的心脏。

然而，如今立法厅（它依旧存在，因为大汗从不干预地方政治）每年仅集会一次，以追认过去十二个月的行政法令，那几乎只是一种形式。行政会议名义上还是常年召开，但它仅有的十几个成员，十周有九周待在自己的属地上。各级行政机关一直有人办公，因为这些单位若不存在，不论是执政者或大汗，都无法独力统治一个世界。不过这些行政机关已分散行星各处，对执政者的依存度早已减低，对新主子太暴人的关注则显著升高。

王宫依然是一座富丽堂皇的金石建筑，却也仅止于此。那里面住着执政者一家人，以及几乎不敷使用的一群仆佣，还有兵力绝对不足的一队本地卫士。

阿拉特普在这个空壳子里感到很不自在，也很不开心。现在时候已经不早，他累了，双眼好像火烧一般疼痛，他很想摘下隐形眼镜。更糟的是，他感到失望透顶。

根本找不出一个规律！他不时望着身边的副官，那位少校却呆然地听着执政者说话。至于阿拉特普自己，则几乎没听进几个字。

“维迪莫斯牧主的儿子！真的？”他只是心不在焉地说道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了一句：“因此你逮捕了他？相当正确！”

但这对他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这些事并未经过详细筹划。阿拉特普有个井然有序的心灵，无法忍受各种独立事件散成一团、欠缺丝毫优雅的秩序。

维迪莫斯牧主是个叛徒，他儿子则企图会见洛第亚执政者。他首先秘密进行，计划失败后，他狗急跳墙，竟试图利用行刺阴谋的荒谬情报，公然要求晋见执政者，那当然是规律开始出现了。

现在它又乱成一团，亨瑞克慌慌张张地放弃了这个孩子，看来，他甚至不敢等到天亮。这点实在说不通，也可能是阿拉特普尚未知晓全部事实。

他又将注意力集中在执政者身上。亨瑞克开始反复说着同样的话，阿拉特普觉得同情心油然而生。此人被改造成这样一个胆小鬼，甚至令太暴人都感到不耐烦。但这是唯一的法门，唯有恐惧才能确保绝对忠诚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

维迪莫斯牧主始终未曾恐惧，虽然他自身的利益与太暴人的统治息息相关，他仍选择了造反。亨瑞克却一直心存畏惧，因此结果会变得完全不同。

由于亨瑞克畏惧不已，现在他坐在那里，不知不觉变得语无伦次，拼命想要得到一点认可。少校当然不会有所回应，阿拉特普很清楚，那家伙没什么想象力。他叹了一声，希望自己也完全没有。唉，谁叫政治是一种丑恶的勾当呢。

因此，他带着几分鼓励说：“相当正确，我对你的迅速决定，以及你对大汗的服务热诚表示嘉许。你放心，他一定会知道这件事的。”

亨瑞克显得兴高采烈，而且显然松了一口气。

阿拉特普又说：“那么，把他带进来吧，让我们听听这个问题青年有什么话说。”他强忍住一个呵欠，那个“问题青年”究竟有什么话说，他其实一点兴趣也没有。

亨瑞克正准备按下按钮召唤卫队长，却发现根本没这个必要，那名队长未经通报便已来到门口。

“殿下。”他喊道，然后不等执政者许可，便径自向内走来。

亨瑞克睁大眼睛，瞪着那只距离讯号钮还有几英寸的手，仿佛怀疑自己的意念化成了足够的力量，足以取代按下讯号钮的实际行动。

他一头雾水地说：“什么事，队长？”

队长答道：“殿下，人犯逃跑了。”

阿拉特普感到困倦顿时消失几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“详情禀上，队长！”他命令道，同时在座椅中正襟危坐起来。

队长向他们做了极精简的报告，他的结论是：“殿下，请您准许我发布全面警戒令，他们还没逃得太远。”

“对，当然要，”亨瑞克结结巴巴地说，“当然要。全面警戒，的确需要。就这么办，快点！快点！行政官，我无法了解怎会发生这种事。队长，动员你手下每一个人。我们会好好调查一番，行政官。有必要的话，当班的卫士一律免职，免职！免职！”

他近乎歇斯底里地重复这两个字，队长却仍站在原处，显然还有什么话要说。

阿拉特普问道：“你还在等什么？”

“我能否向殿下私下禀报？”队长突然说。

亨瑞克以惊恐的目光，迅速望向和蔼可亲、泰然自若的行政官。他有点愤慨地说：“在大汗的将士面前，根本没有任何秘密，他们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……”

“你要说什么就说吧，队长。”阿拉特普轻声插嘴道。

队长立定站好，开口道：“既然殿下有令，我就照实说了。殿下，我以遗憾的心情向您禀报，艾妲密西娅郡主和吉尔布瑞特侯爷两人，跟那名人犯一同逃走了。”

“他竟敢绑架他们？”亨瑞克站了起来，“你们这些卫士却袖手旁观？”

“他们不是被绑架的，殿下，他们是自愿跟他走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阿拉特普精神一振，也完全清醒过来。毕竟，现在规律开始成形了，还是比他预料中更好的规律。

“我们有好多人证，包括一名被他们击倒的弟兄，以及数名因不知情而放走他们的卫士。”队长犹豫了一下，又绷着脸补充道，“当我在郡主寝宫门口，晋见艾妲密西娅郡主时，她告诉我她正准备睡觉。直到后来我才想到，当她那么说的时候，脸上还化着浓妆。我转身回去查看，却已经太迟了。这件事是我处置不当，我愿接受任何责罚。今晚过后，我将请求殿下批准我的辞呈。但现在我先要确定，您是否仍准许我发出全面警戒令？没有您的授权，我不能惊扰王室成员的安宁。”

但亨瑞克连站也站不稳，只能茫然瞪着他。

阿拉特普说：“队长，你最好先照料一下执政者的身子，我建议你把他的医生召来。”

“全面警戒！”队长重复了一次。

“不会有什么全面警戒，”阿拉特普说，“你听不懂我的话吗？没有全面警戒！别再追捕逃犯！这个意外事件已经结束！叫你的人回到寝室或正常岗位，赶快照顾你的执政者。走吧，少校。”

他们离开中央正殿后，那名太暴少校立刻紧张兮兮地说：“阿拉特普，我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基于这个猜测，我才一直没开口。”

“谢谢你，少校。”阿拉特普很喜欢满是绿色植物的行星入夜后的气氛，太暴星本身虽更加美丽，却是岩石与山脉构成的可怕美感。它太干燥了！

他继续说：“你不懂如何掌控亨瑞克，安多斯少校。要是落在你手中，他就会萎缩和崩溃。他很有用，但想让他维持这种状态，却需要以温和的方式对待。”

少校不再理会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指的不是那个。为何不发布全面警戒令？你不想抓到他们吗？”

“你想吗？”阿拉特普停下脚步，“让我们在这儿坐一下，安多斯，坐在一块草坪旁边的长椅上。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美丽，而且更能避免间谍波束？你为什么想抓那个年轻人，少校？”

“我为什么想抓每一个叛徒和阴谋分子？”

“是啊，为什么呢，如果你只能抓到一些工具，而无法找出真正的祸源？你会抓到什么人呢？一个愣小子，一个傻丫头，再加一个老白痴？”

附近有座人工瀑布，不时溅出少许水花。那个瀑布很小，纯粹是种装饰，却是阿拉特普心中一个真正的疑惑。想想那些喷出来的水，不停地冲激岩石，又沿着地面流走，就这样白白糟蹋掉。他从未学会心平气和看待这种事，总是难免感到几分义愤填膺。

“这样的话，”少校说，“我们就毫无斩获。”

“我们掌握了一个规律。那个年轻人刚抵达时，我们认为他跟亨瑞克有牵连，所以我们困惑不已，因为亨瑞克是——就是那个样子，但那是我们所能做的最佳猜测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其实根本不是亨瑞克，我们被误导了。他的目标是亨瑞克的女儿和堂兄，这样也更有道理。”

“他为什么不早点叫我们来呢？竟然一直等到三更半夜。”

“因为无论是谁先利用他，他都会变成那人的工具。我确定这是吉尔布瑞特的建议，说在半夜召开紧急会议，可以显示他极大的热诚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是被故意叫来的？来见证他们的逃亡？”

“不，不是为那个缘故。问问你自己，那些人想要逃到哪里去？”

少校耸了耸肩。“洛第亚很大。”

“若只考虑小法瑞尔的话，没错。可是在洛第亚，两名王室成员走到哪里不会被人认出来？尤其是那个女孩。”

“所以说，他们会离开这颗行星？好吧，我同意。”

“又要从哪里出发呢？他们只要走上十五分钟，就可以到达广场。现在你明白我们被叫来的目的了吗？”

少校说：“我们的舰艇？”

“当然，太暴舰艇似乎是理想的交通工具。否则，他们就得在太空货船中选一艘。法瑞尔曾在地球接受教育，我确定他会驾驶巡弋舰。”

“这就是个问题，我们为何准许那些贵族将他们的儿子送到四面八方？这些子民的太空旅行知识，只要足以进行局部贸易就够了，为什么需要懂得更多？我们是在培养与我们为敌的战士。”

“然而，”阿拉特普巧妙地避过对方的问题，“此时此刻，法瑞尔已经受过外界的教育。让我们客观地将这点纳入考量，不要因此火冒三丈。无论如何，我确定他们已夺取了我们的巡弋舰。”

“我无法相信。”

“你带了腕上呼叫器，试试能否跟舰艇联络。”

少校试了一下，结果毫无回音。

阿拉特普说：“试试广场塔台。”

少校依言而行，微型接收器中便传出细微的声音，带着些许不安说道：“可是，尊贵的阁下，我不了解——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您们的驾驶员十分钟前便升空了。”

阿拉特普露出微笑。“你看对不对？一旦找出规律，每个细节都会变得理所当然。现在，你看出结果了吗？”

少校的确看出来了，他拍了拍大腿，又大笑了几声。“当然！”他说道。

“好，”阿拉特普说，“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，可是他们将走上绝路。假使他们肯将就一下，即使选择广场上最粗制滥造的洛第亚太空货船，他们也一定逃脱得了，那样的话——该怎么比方呢？今晚我将措手不及，连裤子都来不及穿。如今，我的裤子紧紧系在腰际，他们是绝对没救了。等到大好时机来临，而我把他们拉回来之后，”他得意地加强了语气，“这个阴谋的其他部分也会在我掌握之中。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，发觉自己又困极欲眠。“好啦，我们运气很好，现在还不必着急。呼叫中心基地，叫他们派另一艘舰艇来接我们。”

# 第十章 或许！

拜伦・法瑞尔在地球上接受的太空航行训练，大多数只是纸上谈兵。大学中有关太空工程各方面的课程，虽有半学期花在超原子发动机理论上，可是等到学生登上太空船，在太空中实地操作时，那些理论却派不上什么用场。最优秀、最有经验的驾驶员，他们的技艺并非来自课堂，而是在太空中磨练出来的。

他勉强让那艘巡弋舰升空，没有真正发生意外，不过这主要是出于运气，并非他的技术精良。“无情号”对操纵系统的回应，比拜伦预料中迅速许多倍。在地球的时候，他曾驾驶几艘太空船飞向太空，然后再重返地面，但那些都是老旧而稳重的太空船，仅供学生实习之用。它们的动作柔和，而且非常、非常不利落，起飞时需要花费很大力气，还得在大气层中缓缓向上盘旋，最后才能到达太空。

反之，“无情号”毫不费力便腾空而起，然后垂直上升，呼啸着穿越大气。拜伦从座椅中跌了出来，肩膀差点脱臼。艾妲密西娅与吉尔布瑞特由于毫无经验，因此反而更加谨慎，将自己紧紧绑在安全带中，却被附有衬垫的安全带勒得到处红肿。那个被俘的太暴人则紧靠舱壁躺着，他猛力拉扯身上的绳索，口中咒骂不停。

拜伦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将那个太暴人踢得沉默不语，再以双手轮流抓着舱壁的栏杆，克服了加速度产生的力量，一步步走回自己的座位。他打开逆向喷射口，巡弋舰立刻开始颤动，加速度随即遽减，终于达到人体堪能忍受的程度。

此时，他们来到洛第亚大气层的外围，天空呈现一片深紫色。舰身由于空气摩擦而产生高热，连舱内都感觉得到。

又过了好几小时，巡弋舰才进入一条环绕洛第亚的轨道。拜伦不懂如何计算克服洛第亚重力的必要速度，只好以尝试错误的方式摸索，让舰艇轮流向前后喷气以改变速度，同时紧盯着质量计的数据。质量计是借着测量重力场强度，指示舰艇与行星表面距离的仪器。他的运气不错，那个质量计已根据洛第亚的质量与半径校准。否则，除非经过无数次实验，拜伦根本无法自行调整这个装置。

最后，质量计的数据终于稳定下来，在两小时内，几乎未曾显现任何变化。这时拜伦才稍微放松，另外两名乘客则从安全带中爬出来。

艾妲密西娅说：“你的动作可不怎么温柔，牧主大人。”

“我让它飞起来了，郡主。”拜伦没好气地答道，“如果你能做得更好，欢迎你来试试，但我自己要先下去。”

“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”吉尔布瑞特说，“我们不能在这么窄的舰艇里赌气。还有一点，既然我们将挤在这个飞奔的牢笼中朝夕相处，我建议我们省略许多‘大人’‘郡主’之类的头衔，否则我们的交谈会啰唆得无法忍受。我是吉尔布瑞特，你是拜伦，她是艾妲密西娅，我建议我们记住这些称呼，或用其他喜欢的简称也行。至于驾驶这艘舰艇嘛，何不请我们这位太暴朋友帮忙？”

那太暴人狠狠瞪着他们，拜伦则说：“不，我们绝对无法信任他。等我摸熟了这艘舰艇后，我自己的驾驶技术就会进步。我没有害你们丧命，对不对？”

由于刚才那一下撞击，他的肩膀到现在还在痛，而疼痛照例使他心浮气躁。

“好吧，”吉尔布瑞特说，“我们该拿他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想做冷酷无情的刽子手，”拜伦说，“而且那样对我们没有帮助。那样做只会加倍刺激太暴人，杀害统治阶级成员是不可饶恕的罪行。”

“但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”

“我们把他放下去。”

“好吧，可是放到哪里？”

“放到洛第亚上。”

“什么啊！”

“那是他们唯一不会搜寻我们的地方。而且无论如何，我们也得尽快降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听我说，这是行政官的舰艇，他用它在这颗行星表面飞来飞去，它不是为星际旅行准备的。我们在前往任何地点前，必须先准备好各种补给品，至少要确定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和清水。”

艾妲密西娅猛点着头：“没错，很好！我自己不会想到这点，你实在很聪明，拜伦。”

拜伦做了个“没这回事”的手势，心中却感到又温暖又高兴。这是她第一次叫他的名字，只要她愿意尝试，她会相当讨人喜欢。

吉尔布瑞特说：“但他会立刻以无线电报告我们的行踪。”

“我不这么认为，”拜伦说，“首先，我猜想，洛第亚有些荒凉的地区。我们不必将他丢到某个城市的商业区，或是太暴驻军的军区中心。此外，他也许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，会那么急着联络他的长官……喂，阿兵哥，如果一名战士，让大汗麾下行政官的私人巡弋舰遭窃，他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”

那名俘虏没有回答，但他的嘴唇变得煞白。

拜伦心知这位战士的处境不妙。其实，他根本不该受到责罚。他所做的，仅是对洛第亚王室成员客客气气，没有理由疑心会惹祸上身。当初他严格奉行太暴军令，由于没有指挥官的许可，他拒绝让他们登上这艘舰艇。他曾坚称，即使执政者自己要求登舰，他一样会严加拒绝。可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已经贴近他，当他发现自己奉行军令还不够彻底，应该早将武器掏出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太迟了，一柄神经鞭已抵在他的胸口。

甚至在那种情况下，他也没有轻易就范。直到胸部挨了一记鞭击，他才终于停止抵抗。虽然如此，他唯一的下场仍是面对军法审判，而且一定会被定罪。没人怀疑这一点，尤其是这位战士本人。

两天后，他们在南方市外缘降落。这是他们刻意选择的地点，因为它远离洛第亚的主要人口中心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先将那名太暴士兵绑在反弹装置上，让他随风飘落地面，落在距离最近的城镇约五十英里处。

舰艇在一个空旷的海滨着陆，没有产生太大的冲击。拜伦是三人中最不容易被认出来的，因此负责必要的采买。吉尔布瑞特百忙中仍未忘记携带的洛第亚货币，勉强可以买到基本的必需品，因为拜伦将许多钱花在一辆双轮小拖车上，这样才能把补给品一件件运回来。

“你应该可以买到更多东西，”艾妲密西娅说，“如果你没浪费那么多钱，买那些太暴浆糊的话。”

“我认为没有别的食物可以取代，”拜伦激动地说，“你也许认为它是太暴浆糊，但它是营养均衡的食物，比我能找到的其他食物更符合我们的需要。”

他十分恼怒。将那些货品从城中运出来，再搬到舰艇上，根本就是装卸工人的工作。他是在太暴人经营的一家军需店买的，这就代表那是件很危险的工作，他本来希望能获得赞赏。

而且，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由于太暴人使用小型舰艇，太暴军方为了配合这点，发展出一整套特殊的补给科技。他们不能像别的舰队那样，拥有巨大的贮物空间，可以容纳许多动物的全尸，将它们整整齐齐挂在一起。他们必须发展出一种标准的浓缩食品，内含必需的热量与养分，却无法顾及食物的色香味。与天然肉类比较之下，这种浓缩食品占的空间只有前者的二十分之一，而且能存放在低温贮藏室中，像砖块一样堆起来。

“哼，它难吃极了。”艾妲密西娅说。

“哼，你会慢慢习惯的。”拜伦回嘴道，还故意模仿她嗔怒的口气。她气得满脸通红，怒冲冲地别过头去。

拜伦心中很清楚，真正令她心烦的是空间不足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不便。除了必须忍受单调无味的食物以换取最大的热量供应之外，没有隔离的睡房也是个问题。这艘舰艇有数间轮机室与一间驾驶舱，这就占了大部分空间。（拜伦心想，这毕竟是一艘战舰，而不是休闲用的太空游艇。）此外，还有一间贮藏室，以及一间小寝舱。小寝舱两侧各有三个双层卧铺，厕所则是紧邻寝舱的一个小空间。

这就表示十分拥挤；表示毫无隐私可言；表示艾妲密西娅必须自我调适，以适应这种没有换洗的女装、没有镜子、没有盥洗设备的环境。

嗯，她一定得学着适应。拜伦觉得自己为她做得够多了，已经大大超出他的原则。她为什么还不高兴，不肯偶尔微笑一下？她拥有美丽的笑容，他必须承认，她实在不赖，只有她的脾气例外。可是，哦，那种脾气！

好啦，何必浪费时间思量她呢？

缺水的问题是最糟的一环。首要的原因是，太暴星是一颗沙漠行星，水是异常珍贵的资源，大家都知道应当珍惜，因此舰艇上完全没有洗涤用水。每当登陆某颗行星后，官兵才有机会洗澡，以及清洗个人的衣物、用品。在太空的时候，一点点尘垢、汗水没什么关系。即使是饮用水，在长途旅程中也仅仅勉强够用。毕竟，水既不能浓缩又无法“脱水”，必须原封不动地装载。由于浓缩食品中的水分相当少，缺水的问题因而更加严重。

舰艇上备有蒸馏装置，可回收人体流失的水分。但拜伦在了解它的作用后，感到十分恶心，决定将排泄物直接处理掉，不愿回收其中的水分。就化学观点而言，循环是个合理的程序，但一个人必须经过长久的学习，才能接受那种事情。

比较之下，第二次起飞可算平稳的典范。升空后，拜伦花了不少时间研究操纵装置。这艘舰艇的控制面板极为特殊，袖珍化的程度相当惊人，与他在地球上接触过的仅有些微类似。每当拜伦判断出某个开关的作用，或是某个仪表的功能，便将简单的说明写在纸上，然后贴在面板的适当位置。

此时，吉尔布瑞特走进驾驶舱。

拜伦回过头来说：“我猜，艾妲密西娅在寝舱中吧？”

“只要她还在这艘舰艇内，就不可能待在别的地方。”

拜伦说：“你碰到她的时候，告诉她我会在驾驶舱搭个卧铺，我建议你也这样做，好让她独享那间寝舱。”然后，他又喃喃道，“真是个幼稚任性的女孩。”

“你自己有时候也一样，拜伦。”吉尔布瑞特说，“别忘了她一向过的是什么生活。”

“好吧，我的确记得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一向过的又是什么生活？你也知道，我并非生在某个小行星带的矿区中，我是在天雾星最大的牧地长大的。可是一旦身陷困境，你就必须尽量适应。他妈的，只恨我无法将舰身拉长，它只能装这么多食物和饮水。对于缺乏淋浴设备这个事实，我也根本没什么办法。她却一直找我的碴，好像这艘舰艇是我亲自建造的。”对吉尔布瑞特大吼一顿是一种发泄——其实对谁大吼一顿都行。

舱门突然再度打开，艾妲密西娅站在门口，以冰冷的口气说：“如果我是你，法瑞尔先生，我会尽量避免大吼大叫。在舰艇每个角落，你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这一点，”拜伦说，“倒不会令我困扰。你如果对这艘舰艇不满，别忘了一件事实：若非令尊想把我给杀掉、把你给嫁掉，我们两个谁也不会待在这里。”

“别将我父亲扯进来。”

“我高兴将谁扯进来，就将谁扯进来。”

吉尔布瑞特捂住双耳。“拜托！”

这场争辩因此暂时休兵，吉尔布瑞特趁机说：“我们现在是否应该讨论一下目的地？照这种情形看来，我们若能早些抵达某个地方，尽快走出这艘舰艇，大家就能少受点罪。”

“我同意这句话，吉尔。”拜伦说，“我们随便到哪里都行，只要我不必再听她唠叨就好。太空船上最难伺候的就是女人！”

艾妲密西娅根本不理他，完全对着吉尔布瑞特说：“我们何不干脆离开星云区域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怎么打算，”拜伦立刻说，“但我必须回到我的牧地，为家父的冤死尽点心力，我要留在众王国内。”

“我的意思又不是永远不回来，”艾妲密西娅说，“只要等到密集搜索结束就行了。反正，我看不出你想为你的牧地做些什么。除非太暴帝国土崩瓦解，否则你根本不能回到那里，但我却看不出你在做任何努力。”

“你别管我打算做什么，那是我自己的事。”

“我可否提个建议？”吉尔布瑞特委婉地问。

没有人答腔，于是他将沉默解释为同意，继续说：“那就让我来告诉你，我们应该到哪里去，以及我们究竟该怎么做，才能促使太暴帝国土崩瓦解，如同艾妲说的那样。”

“哦？你有什么样的计划？”拜伦问道。

吉尔布瑞特微微一笑：“亲爱的孩子，你现在采取的态度非常有趣。你不信任我吗？你这样望着我，仿佛认为我醉心的任何谋略，都注定是愚蠢的想法。无论如何，我将你救出了王宫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万分愿意听你说说。”

“那就好好听着。我等待一个逃出他们掌握的机会，已经等了二十多年。假使我是个普通平民，我老早就成功了，可惜我投错了胎，令我一直离不开公众的耳目。可是，若非生为亨芮亚德家族的一员，我也不会去参加当今太暴大汗的加冕大典。要不是那个机会，我也不可能撞见一个秘密——总有一天会毁掉那个大汗的秘密。”

“继续说。”拜伦催促道。

“由洛第亚到太暴星的行程，当然由太暴战舰负责，回程也一样。那艘战舰跟这艘类似，不过大了许多。去程一路平静无事；待在太暴星的时候，的确有些有趣的经历，但跟我们现在的话题无关，所以也等于平静无事。然而，在回程中，却有一颗流星撞上我们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吉尔布瑞特举起一只手：“我很清楚这是极不可能的意外。太空中出现流星的几率实在太小，尤其是恒星际太空，流星跟船舰相撞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。不过你也知道，这种事故仍会发生，而在那次航行中，就真被我们遇上了。当然啦，一旦流星真的撞上船舰，即使它只有针头般大小（其实大多数流星都是这么大），那么除非是拥有最厚重装甲的战舰，否则一律会被流星贯穿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拜伦说，“那是由于它的动量很大，而动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。虽然质量很小，它的高速足以弥补过来。”他神情严肃地背诵公式，像是在学校上课一样，却发觉自己还在偷偷望着艾妲密西娅。

她坐在一旁聆听吉尔布瑞特的叙述，跟拜伦的距离很近，两人的身体几乎挨在一起。拜伦突然注意到，即使头发变得有点脏，坐着的她依然有着美丽的轮廓。她没穿那件小外套，而即使已过了四十八小时，她身上那件雪白、蓬松的外衣仍毫无皱褶，他很想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。

他相信，只要她学得乖巧些，这趟旅程会很有意思。然而，从来没有人好好管教她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她的父亲当然没有，才使她变得如此任性。假如生在普通人家，她会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。

他正要滑进一场小小的白日梦中，梦见自己将她管教得服服帖帖，让她对自己既尊重又感激。此时她突然转过头来，与他的目光默默相交。拜伦赶紧别过头去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吉尔布瑞特身上，结果发现自己漏掉几句话。

“战舰的荧幕为何失灵，我连一点概念也没有。天底下有许多像这样的事，没有人找得出答案，反正它就是失灵了。总之，那颗流星向战舰拦腰撞来。它只有小鹅卵石那么大，当它穿透舰身后，速度变慢了些，刚好使它无法再从另一侧钻出去。假使它钻了出去，损伤会很轻微，因为舰身立刻可以暂时补上。

“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它冲进驾驶舱，又从舱壁反弹回来，然后在两侧舱壁间撞来撞去，直到完全停下为止。整个过程不会超过几分之一秒，但它原来的速度大约是每分钟一百英里，一定已在舱中穿梭不下百次。两个舰员的身体被打得稀烂，而我还能活着，只因为我当时在寝舱中。

“流星刚钻进舰身的时候，我听见一个微弱的叮当声，接着是它撞来撞去的一阵噼里啪啦，还有两名舰员发出的短暂而可怕的惨叫。当我冲进驾驶舱时，只见一片血肉模糊。后来发生的事，我只有模糊的记忆，可是许多年来，我不断在噩梦中重温那些恐怖的经历。

“空气外泄的细微声响，将我引到那个破洞去。我拿了一个金属盘，将它贴上去，舱内气压马上将破洞封牢。我在地上找到那颗撞烂的太空鹅卵石，它摸起来还热乎乎的，但我用扳手将它敲成两半后，暴露出来的部分立刻结上一层霜。换句话说，它仍维持着太空中的低温。

“我在两具尸体的手腕各套一条缆绳，又在两条缆绳上各绑了一块拖曳磁石。准备好后，我把两具尸体由气闸丢出去，随即听到铿锵一声，代表磁石已经吸住，我就知道不论战舰航向何方，那两具冻僵的尸体也会跟来。懂了吧，我知道一旦回到洛第亚，我必须拿他们的尸体当证据，证明他们是被流星打死的，而不是我杀害的。

“可是我要怎么回去？我感到相当无助。我根本不会驾驶那艘战舰，而陷在星际太空深处的我也不敢随便乱试。我甚至不懂如何使用次以太通讯系统，所以无法发出求救讯号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让战舰循着既定的航线前进。”

“但你不可能仅仅那样做，对不对？”拜伦怀疑这些都是吉尔布瑞特虚构的，若非出于单纯的浪漫幻想，便是为了某种极为实际的目的，“超空间跃迁又是怎么进行的？你一定设法做到了，否则你不会在这里。”

“太暴人的船舰，”吉尔布瑞特说，“一旦操纵系统设定妥当，就能自动进行无限多次跃迁。”

拜伦露出不敢置信的目光，难道吉尔布瑞特把自己当成傻瓜？“这都是你胡诌的。”他说。

“我没有胡诌，那是他们先进的军事科技之一，我们就是败在那些该死的科技上。不论人口或资源，五十个行星系都超出太暴星数百倍，他们并非靠儿戏征服这些世界，你该知道。他们当然是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，并巧妙利用内奸，但他们也绝对占有军事优势。人人都知道他们的战术优于我们，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自动跃迁技术。这代表他们的船舰机动性大增，可以研拟出极精致的战斗计划，我们根本望尘莫及。

“我敢说那是他们的最高机密之一，我是说那种科技。本来我并不知道，直到我单独困在‘吸血鬼号’中——太暴船舰都用难听的字眼命名，这是最讨人厌的一种习惯，不过我想它也是很好的心理战。总之，直到那时我才有机会看到它在无人操纵的情况下，完全自动进行跃迁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这艘舰艇也能这样做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即使可以我也不会惊讶。”

拜伦转向控制面板，上面还有好几十个开关，他尚未推敲出用途为何。没关系，以后再说！

他又转身面对吉尔布瑞特。“结果那艘战舰把你带回家了？”

“不，没有。当那颗流星在驾驶舱中来回穿梭时，控制面板也没有幸免于难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才是最不可思议的事。仪表都被打碎了，外壳也被打得破破烂烂、凹凸不平。我无法判断设定好的操纵系统怎样改变，但它一定有了变动，因为它始终没将我带回洛第亚。

“当然啦，后来它终于开始减速，我就知道，理论上这趟旅程即将结束。我无法看出身在何处，但我设法启动了显像板，因此看到附近有颗行星，在舰上的望远镜中，它已经是一个圆盘。那实在是天大的好运，因为那圆盘渐渐变大，战舰正朝那颗行星飞去。

“哦，当然并非不偏不倚，谁要是那样希望，就太不切实际了。假使我让战舰一直漂移，它和那颗行星的差距至少会有一百万英里。但在那种距离下，已能使用普通的以太电波通讯，而我知道如何使用。在这个事件告一段落后，我才开始自修电子学。我下定决心，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发生，我绝不要再那么无助，那可不是什么有趣的经验。”

“所以你使用了通讯设备。”拜伦连忙把话头拉回来。

吉尔布瑞特继续说：“正是这样，结果他们便出动了，将我拦截下来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那颗行星上的人，那是一颗住人行星。”

“好啊，好运接二连三。那究竟是哪颗行星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是说他们没告诉你？”

“很有趣，是不是？他们没说，但它一定在星云众王国之间。”

“这点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因为他们知道我乘坐的是太暴战舰。他们光凭目视就认得出来，还差点把它轰掉，幸好我及时说服他们，让他们相信我是舰上唯一的生还者。”

拜伦将一双大手放在膝盖上，一面揉搓一面说：“等一下，退回去一点，我还没搞懂。如果他们知道那是一艘太暴战舰，而且准备轰掉它，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据，证明那个世界不属于星云众王国？不论它在哪里，反正不会在那里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，我向银河发誓。”吉尔布瑞特双眼闪着光芒，声音变得越来越兴奋，“它的确在众王国之间。他们将我带到地面，那个世界简直难以想象！我从他们的口音便能判断，那里有来自各王国的人马，而他们都不怕太暴人。那地方是个军火库，你无法从太空中看出来。表面上它像个荒废的农业世界，但该行星的活动全在地底。它位于众王国之间某处，孩子，那颗行星如今还在那里。它不怕太暴人，而且准备摧毁太暴帝国，就像假使当时两名舰员还活着，他们必定会摧毁我那艘战舰一样。”

拜伦感到心脏怦怦乱跳，一时之间，他几乎要相信了。

毕竟，或许，或许是真的！

# 第十一章 或许不！

然而，也或许不是那么回事！

拜伦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它是个军火库？你在那里待了多久？你看到些什么？”

吉尔布瑞特有点不耐烦：“其实我并未真正看到些什么，他们没有带我做任何参观之类的活动。”他强迫自己不再那么激动，“好吧，注意听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他们将我从战舰上弄出来的时候，我的情况有些不妙。由于惊恐过度，我在舰上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——被放逐在太空中是很可怕的事。而我看起来，一定比实际状况更糟。

“我多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他们就将我带到地底。当然，那艘战舰也一起下去了。我想他们对战舰一定比对我更有兴趣，他们可以借这个机会，仔细研究一下太暴人的太空工程技术。他们带我去的地方，我想一定是一间医院。”

“可是你究竟看到了什么，伯伯？”艾妲密西娅问。

拜伦突然打岔道：“他以前从来没有告诉你这件事？”

艾妲密西娅说：“没有。”

吉尔布瑞特补充道：“在此之前，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。我被带到医院去，正如我刚才所说。在医院里，我经过一些研究实验室，它们一定比我们洛第亚的实验室先进许多。在前往医院的途中，我还经过许多工厂，里面正在进行某种金属加工。而那些拦截我的船舰，它们的式样绝对是我前所未闻的。

“到了那个时候，我终于恍然大悟。而许多年来，我从未怀疑自己的猜测。我在心中将它称为‘叛军世界’，我知道总有一天，会有大批战舰从那里蜂拥而出，前去攻打太暴人。而各个藩属世界将群起响应，团结在叛军领袖的旗帜下。年复一年，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。每当新的一年来临，我就在心中对自己说：也许就是今年。可是每一次，我又有点希望别那么快发生，因为我渴望能先逃走，加入他们的阵营，亲自参与这场圣战。我不希望自己在这场攻击行动中缺席。”

他发出了颤抖的笑声：“我想，如果将我心中的打算公诸于世，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十分有趣。我心中的打算！没人把我当一回事，你也知道。”

拜伦说：“这些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为何他们至今尚未发动攻击？没有他们存在的任何迹象？没有不明船舰的报告？也没有任何意外事故？而你仍认为……”

吉尔布瑞特激动地答道：“是的，我的确还这么认为。想要组织一场武装起义，打倒一个统治五十个行星系的世界，二十年的时间不算长。我到那里的时候，他们的准备工作才刚起步，这点我也知道。从那时开始，他们一定在地底积极备战，将那颗行星内部挖成蜂巢，发展新式的战舰和武器，训练更多的军队，为攻击做最充分的准备。

“只有在惊悚片中，战士才会一声令下立即进攻；哪天需要什么新武器，第二天就会发明出来，第三天就能大量生产，第四天便用在战场上。这些事都需要时间，拜伦，而叛军世界的那些人，一定知道必须做好万全准备，才能展开攻击行动，他们没有发动第二次攻击的机会。

“而你所谓的‘意外事故’是什么意思？的确曾有太暴船舰无故失踪，再也没有找回来。太空可以说是广阔无边，他们也许只是迷航了，然而，万一他们被叛军抓去了呢？两年前，就发生了‘无倦号’的失踪事件。它曾报告有个不明物体逐渐接近，已经触发舰上的质量计，后来就再也没有音讯。我猜那可能是颗流星，不过真是吗？

“搜索进行了几个月，却一直没找到它，我想八成是落到了叛军手中。无倦号是一艘新式战舰，是个实验型，那正是他们需要的。”

拜伦说：“当时你既然已经着陆，何不干脆留下来？”

“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我是没有机会。他们以为我昏迷不醒时，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又多知道了些事。那时他们刚开始筹划，那里便是根据地，当时他们绝不能被发现。他们知道我是吉尔布瑞特・欧思・亨芮亚德，舰上有不少身份证件，即使我不说也一样，何况我已自动表明身份。他们知道我要是不回到洛第亚，就会引发一场全面性的搜索，而且不知道会持续多久。

“他们不能冒这种险，因此必须确保我能回到洛第亚，而他们真把我送了回去。”

“什么！”拜伦吼道，“但是那样做，一定得冒更大的危险。他们是怎样做到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吉尔布瑞特用细瘦的手指梳过泛灰的头发，他的双眼似乎正在窥探遥远的记忆，却显然毫无所获，“我想，他们是将我麻醉了。从此我就不省人事，那部分的记忆完全空白。我只记得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又回到‘吸血鬼号’，又在太空中飘荡，而且已经在洛第亚附近。”

“那两个死去的舰员，仍系在两块磁石上吗？他们在叛军世界也没被搬下来？”拜伦问道。

“他们仍在那里。”

“究竟有没有任何证据，显示你曾经到过叛军世界？”

“没有，除了我的记忆之外。”

“你又怎么晓得到了洛第亚附近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战舰靠近某颗行星，是质量计告诉我的。我又利用无线电呼叫，这回出现的是洛第亚的船舰。我把经过对当年的太暴行政官讲了一遍，当然做了适度的修改，没有提到叛军世界。我还说，是在最后一次跃迁刚完成后，才遭到流星的撞击。虽然我知道太暴船舰能自动跃迁，但我不想让他们猜到这件事。”

“你认为叛军世界是否发现了这点？你有没有告诉他们？”

“我没告诉他们，因为没有机会。我在那里的时间不长，我是指清醒的时候。但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，还有他们发现了什么。”

拜伦紧盯着显像板。若根据荧幕呈现的僵凝画面判断，这艘舰艇简直就像钉死在太空中。“无情号”正以每小时一万英里的速率航行，但对广袤的太空而言，这种速率又算什么？群星看起来清晰、明亮且完全静止，仿佛带有一种催眠的力量。

他说：“那我们要去哪里？我想直到如今，你仍不知道叛军世界位于何处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猜得出谁会知道，我几乎可以肯定。”吉尔布瑞特热切地说。

“谁？”

“林根的独裁者。”

“林根？”拜伦皱起眉头。他以前好像听过这个地名，却忘记是在何时何处听来的，“为什么是他？”

“林根是最后一个被太暴人掳获的王国，或许应该说，它不像其他王国那般顺服。这样推论难道不合理吗？”

“目前为止还好，但你还能推出些什么？”

“假如你想要另一个理由，那令尊也跟这件事有关。”

“家父？”一时之间，拜伦忘记父亲已经去世，他心中看见父亲站在面前，高大的身形强健如昔。但他立刻想起来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锥心的悲痛。“家父怎么会和这件事有关？”

“六个月前，他来到我们的宫廷。至于他的目的，我也获悉了一点概念，因为他和我堂弟亨瑞克的谈话，被我偷听到一部分。”

“哦，伯伯。”艾妲密西娅不耐烦地说。

“亲爱的侄女？”

“你无权窃听父亲私下的谈话。”

吉尔布瑞特耸了耸肩。“当然没有，但那样做很有趣，而且也很有用。”

拜伦插嘴道：“等等，慢着。你说六个月前，家父到过洛第亚？”他感到越来越激动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告诉我，他在那里的时候，有没有见到执政者收藏的原始时期文物？你曾经跟我说，执政者搜集了大量有关地球的资料。”

“我想应该有，那座图书馆相当有名气，通常都会欢迎重要访客参观，只要他们有兴趣。不过很少有人感兴趣，而令尊却是例外。没错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他在那里几乎待了一整天。”

那就对了，父亲第一次要他帮忙，正是半年以前。拜伦说：“我猜，你自己对那座图书馆也很了解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里面有没有任何资料，提到地球上有一份文件，具有重大的军事价值？”

吉尔布瑞特一脸茫然，显然内心也同样茫然。

拜伦说：“在地球史前时代最后几世纪间，一定曾有一份那样的文件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家父认为它是银河中最有价值的东西，而且也是最具威力的。我本来应该帮他找到，但我过早离开地球，而且无论如何，”他的声音开始颤抖，“他也死得太早了。”

吉尔布瑞特却仍显得一片茫然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”

“你不了解，六个月前，家父首次对我提起这件事，他一定是在洛第亚的图书馆发现的。如果当时你一直在场，难道你就不能告诉我，他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吗？”

吉尔布瑞特却只是猛摇着头。

拜伦说：“好吧，继续说你的故事。”

于是吉尔布瑞特说：“令尊和我的堂弟针对林根的独裁者做过讨论。虽然令尊措辞十分谨慎，拜伦，但我还是听得出来，独裁者显然就是这个密谋的发起人和领导者。

“后来，”他显得有些犹豫，“有个林根使节团来访，由独裁者亲自率领。我……我将叛军世界的事对他说了。”

“你刚才明明说，你从未告诉过任何人。”拜伦道。

“只有对独裁者例外，我必须弄清楚真相。”

“他对你说了什么？”

“几乎什么也没说，可是当时他也得谨慎行事。他能信任我吗？我可能在为太暴人工作，他又怎么知道呢？但他并未全然回避，那是我们唯一的线索。”

“是吗？”拜伦说，“那就让我们到林根去。我想，反正去哪里都一样。”

由于提到了父亲，使他感到意志消沉。现在似乎什么都不重要了，要去林根就去吧。

要去林根就去吧！这话说来容易，可是，如何让舰艇瞄准三十五光年外的一个小光点呢？那等于两百兆英里的距离，是二的后面加上十四个零。以每小时一万英里的速率航行（“无情号”目前的巡航速率），两百万年后都还无法抵达。

拜伦翻阅着《标准银河星历表》，心中泛起近乎绝望的情绪。《星历表》中列有数万颗恒星的详细资料，每颗恒星的位置以三个数字标示，用希腊字母ρ、θ、φ作代号，这些数字总共占了好几百页。

其中ρ代表恒星与银河中心的距离，以秒差距为单位；θ代表在银河透镜形成的平面上，恒星与标准银河基线（银河中心与地球之阳的连线）的角度差；φ则代表在垂直于银河透镜的平面上，恒星与基线的角度差，这两个角度皆以弧度为单位。只要知道这一组三个数字，就能在广大无边的太空中，找到任何一颗恒星的准确位置。

前提是，必须明确指定日期。由于所有数据都根据某个“标准日”计算，因此除了恒星在该标准日的位置，还需要知道恒星自行的速率与方向。比较之下，恒星自行仅仅是微小的修正，不过仍有必要。与星际距离相比，一百万英里简直不算什么，但对一艘船舰而言，那却是一段极长的航程。

此外，当然还要定出舰艇本身的位置。要做到这点，拜伦可根据质量计的读数，计算舰艇与洛第亚的距离——更准确地说，是与洛第亚之阳的距离。因为在太空深处，那个太阳的重力场已将每颗行星的重力场完全掩盖。而较难判断的一点，是他们的行进方向相对银河基线的角度。除了洛第亚之阳，拜伦必须再找出两颗已知恒星，根据两者的视位置，以及本身与洛第亚之阳的已知距离，他才能画出目前的准确位置。

虽然只是大略的估算，但他确信已足够准确。在求出本身的位置，以及林根之阳的位置后，他唯一需要做的，便是调整操纵系统，设定正确的方向与超原子推力的强度。

拜伦感到孤单和紧张，但并非害怕！他拒绝接受这个字眼。不过，紧张是无法否认的。他所计算的跃迁参数，时间故意设在六小时后。他希望有充裕的时间，用来检查他的计算结果，或许还能有机会小睡片刻。他早已从寝舱拖出一套寝具，在驾驶舱中打地铺。

另外两位想必正在寝舱安睡。他对自己说，这是个好现象，因为他不想有任何人在旁打扰。然而，当听见外面传来轻软的脚步声，他仍带着几分殷切抬起头来。

“嗨，”他说，“你怎么还不睡觉？”

艾妲密西娅出现在门口，显得有点迟疑。她小声说：“我进来你介不介意？会不会打扰你？”

“那要看你做些什么。”

“我会尽量规矩。”

她似乎太过低声下气了，拜伦心中难免猜疑，但他立刻知道了原因。

“我害怕极了，”她说，“你不会吗？”

他想要说“不，完全没有”，可是并未说出口。他露出羞怯的笑容，答道：“有一点。”

真是奇怪，这句话竟然安慰了她。她在他身旁跪下，看着他面前数本厚厚的书册，以及旁边的一叠计算纸。

“这些书原来就在这儿？”

“你在开玩笑，没有这些资料，他们就无法驾驶这艘舰艇。”

“这些你都看得懂吗？”

“我倒希望如此，事实则不然。但愿我懂得够多，我们必须跃迁到林根去，你也知道。”

“那很困难吗？”

“不，只要你知道这些数值，又掌握着操纵系统，并且拥有丰富的经验，那就不困难。前两者不成问题，可是我毫无经验。比方说，本来应该分成几次跃迁，我却要试着一次完成，虽然意味着会浪费许多能量，但比较不容易有麻烦。”

他其实不该告诉她，告诉她这些根本没意义。拿这些话吓她是卑劣的行为，而且她若是真被吓倒，吓成神经质，将是很难应付的状况。他不停对自己这样说，可是一点也没有用。他想要找个人分忧解愁，想要将心中的重担卸下一部分。

他又说：“有些影响跃迁航程的因素，我应该知道却不知道，例如从这里到林根的质量密度，因为控制宇宙这一带曲率的正是它。《星历表》，就是这本大书，提到在一些标准跃迁中必须进行的曲率修正，根据这些数据，我应该能计算出这次跃迁的修正值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如果在十光年的范围内，刚好有颗超巨星，那就注定要倒霉。我甚至不敢肯定，我使用电脑的方法是否正确。”

“可是如果你算错了，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”

“当我们重返普通空间时，会过于接近林根的太阳。”

她将这句话咀嚼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你不会知道，我现在的心情好了多少。”

“在我说了这些话之后？”

“当然啦，刚才我无助地躺在卧铺上，只感到四面八方是一片空虚。现在我知道我们有个目的地，而所有的空虚都在我们算计之中。”

拜伦感到很高兴，她的态度转变了那么多。“我不晓得它已在我们的控制下。”

她不让他再讲下去，抢着说：“的确如此，我知道你能驾驭这艘舰艇。”

拜伦因此信心大增，认为自己或许真能做到。

艾妲密西娅弯起一双裸露的长腿，与他面对面坐下来。她只套了一件薄如蝉翼的内衣，自己却似乎浑然不觉，不过拜伦可没有忽略。

她说：“你可知道，我睡在卧铺上，有一种极其古怪的感觉，几乎就像整个人飘浮在空中，这就是令我害怕的原因之一。每当我翻身的时候，就会莫名其妙向上蹦几英寸，然后慢慢落下来，仿佛空气中有许多弹簧，将我的背拉住一样。”

“你该不是睡在上铺吧？”

“正是这样，下铺会使我产生幽闭恐惧症，头顶上方六英寸还有另一个床垫。”

拜伦哈哈大笑。“这就解释了一切。这艘舰艇的重力指向底部，离底部越远重力越小。你待在上铺的时候，体重要比在地板上少个二十到三十磅。你有没有搭过太空客船？真正的大型客船？”

“有一次，去年父亲和我访问太暴星那次。”

“好的，在太空客船上，各处的重力都指向船壳，因此不论你身在何处，中央长轴永远都是‘上方’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，那些大家伙的发动机一律沿长轴安装，排在一个圆柱体内——因为那里没有重力。”

“要维持这样的人工重力，一定需要耗费非常多的能量。”

“足以供应一个小城镇所有的动力。”

“我们不会有燃料短缺的危险吧？”

“别担心这一点，船舰的能源来自质能的完全转换。我们最不缺的就是燃料，在燃料用尽前，舰身早就磨烂了。”

她仍面对着他。他注意到她脸上的妆容已经清掉，想不通她是如何做到的。也许是用一条手帕，再牺牲一点她自己的饮用水。卸妆后的她毫不逊色，白皙的皮肤在黑头发、黑眼珠的衬托下，看起来更加完美无瑕。拜伦感到她的眼神非常温暖。

沉默持续得稍微久了些，他连忙说：“你不常旅行，对不对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只搭过一次太空客船？”

她点了点头：“一次就够了。我们要是没去太暴星，我也不会让那个猥琐的侍臣看到，那么——我不想讨论这件事。”

拜伦不再追问，他改口说：“那是正常的情形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不常外出旅行。”

“只怕就是这样。父亲总是飞来飞去，到各地进行正式访问，或是为农产展览会主持开幕式，为建筑物主持落成典礼。他通常会发表一场演说，都是阿拉特普为他拟的稿子。我们这些王室成员却不然，我们待在宫中的时间越多，太暴人就越高兴。可怜的吉尔布瑞特！他唯一一次离开洛第亚，就是代表父亲去参加大汗的加冕大典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再也不让他上任何船舰。”

她垂下目光，又抓起拜伦腕边的衣袖，心不在焉地捏搓着。“拜伦。”

“什么事……艾妲？”他有点结巴，但还是把话吐了出来。

“你认为吉尔伯伯的故事是真的吗？那会不会是他的幻想？这些年来，他一直梦想打倒太暴人，可是，他当然不能有什么作为，除了装设间谍波束之外。那样做只是幼稚的行为，他心里也明白。他或许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白日梦，经过了许多年，他却渐渐信以为真。我了解他，你懂吧。”

“有可能，不过让我们暂且相信他，反正我们有办法飞到林根去。”

两人渐渐越靠越近，他已能伸出手来碰触她，将她拥在怀中亲吻。

他也真这么做了。

那是极其突兀的变化，拜伦并未感到任何前兆。前一刻他们还在讨论跃迁、重力与吉尔布瑞特，下一刻，她却成了他怀中与唇边的温香软玉。

他第一个冲动是要说“对不起”，要傻傻地向她正式道歉。但是当他稍微后退，准备开口的时候，她并未企图逃脱，仍将头枕在他左臂的臂弯上，眼睛也始终没有睁开。

因此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再一次亲吻她，慢慢地，毫无保留地。此时此刻，他完全了解，这是他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。

她终于开了口，有点像在梦呓。她说：“你饿了吗？让我帮你拿些浓缩食品来，再把它热一热。你吃饱后，如果想睡一觉，我可以帮你照看这些机件。还有……还有我最好多穿点衣服。”

她走到门口，又转过头来说：“吃惯了后，我觉得浓缩食品也非常可口，谢谢你费心采买。”

与其说是刚才那一吻，不如说这句话才是他们之间的和约。

几小时后，当吉尔布瑞特走进驾驶舱时，发现拜伦与艾妲密西娅陶醉在毫无意义的闲话中，但他并未显得惊讶。至于拜伦的手臂搂着他侄女的腰际，他也完全不予置评。

他只是说：“我们什么时候进行跃迁，拜伦？”

“半小时后。”拜伦说。

半小时过去了，操纵系统已设定完成，谈话声也逐渐消失。

倒数至零之际，拜伦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便将一根杠杆猛力一拉，从左到右画出一个完整的弧线。

这次的感觉与太空客船跃迁时不同，“无情号”是一艘小型舰艇，因此跃迁的过程没那么平稳。拜伦的身体摇摇晃晃，而在某一瞬间，甚至所有的物体都摇曳不定。

然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平稳与清晰。

显像板中的星像已全部改变了。拜伦令舰身开始旋转，使星像场不断上升，在画面上，每颗恒星都沿着弧线庄严地运动。一颗与众不同的恒星终于出现，它闪耀着明亮的白色光芒，看起来不只是一个光点，而是一个微小的球体、一颗燃烧的砂粒。拜伦发现它后，赶紧稳住舰艇，不让它再逸出画面。接着，他将望远镜对准那颗恒星，并插进光谱分析设备。

他又翻开《星历表》，查阅“光谱特征”那一行。然后他从驾驶座站起来，说道：“还是太远了，我得向它推近些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林根就在我们正前方。”

这是他生平操作的第一次跃迁，而他成功了。

# 第十二章 独裁者登场

林根的独裁者正陷入沉思，在思绪的冲击下，他冷静而训练有素的面容却几乎未曾挤出皱纹。

“你竟等了四十八小时才告诉我。”他道。

瑞尼特壮着胆子说：“没有理由过早通知你，我们若将大大小小所有事件都向你报告，你一定会感到不胜其扰。我们现在告诉你，是因为至今仍毫无头绪。这实在非常奇怪，就我们目前的处境而言，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可疑的事。”

“把这件事再说一遍，让我再听一次。”

独裁者将一条腿抬到华丽无比的窗台上，若有所思地向外望去。这种窗户本身的结构，也许就是林根建筑最大的特色。它的大小适中，镶在一个五英尺深、呈喇叭状的凹槽尽头。窗玻璃极厚、极透明，而且曲度精准，与其说是玻璃，还不如说是一面透镜。它能汇聚四面八方的光线，因此由室内望出去，可以看到一个具体而微的全景。

独裁者官邸每扇窗户都有极佳的视野，放眼望去能从天底一直看到天顶。越接近窗玻璃的边缘，映出的景物缩得越小，扭曲得也越厉害，不过这倒平添几许特殊风味：城市中来往的人车被压扁缩小；新月形的平流层飞机刚从机场起飞，循着密密麻麻的弧形轨道飞行。一旦习惯这种画面，如果将窗玻璃取下，让平淡无奇的真实景观映入眼底，反倒令人觉得不自然。当太阳到达某些特殊位置，透镜状的窗玻璃会自动变成不透明，以免阳光聚焦产生过度的光和热。这是借着改变玻璃的偏光特性做到的，因此窗玻璃永远不必打开。

有一种理论认为，一颗行星上的建筑能反映它在银河中的地位，而林根与它特殊的窗玻璃，正是这个理论的最佳佐证。

就像这些窗户一样，林根虽小，却能俯视星际社会的全景。它是个“行星邦”，而如今的银河早已度过这种政经发展阶段，大多政治单位都由好几个恒星系组成。但林根现存的状态——一个单一的住人世界——却维持了好几世纪。这种情形并未阻碍它的富庶繁荣，事实上，几乎难以想象林根会有其他的面貌。

一个处于这种地位的世界，很难预料是否会有许多跃迁路线以它为中途枢纽，甚至为了经济考量而不得不经过它，这主要取决于该星域的发展模式。若是追根究底，这又牵涉到天然可住人行星的分布、这些行星殖民与发展的顺序，以及它们拥有的经济体系等等。

林根很早就发现了自身的价值，那是它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。既然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，有能力认识与开发这个地位，便成了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林根迈出的第一步，是占据附近的一些小行星。这些小行星既没有资源，也缺乏自给自足的住人环境，选择它们纯粹是因为有助于维持林根的贸易垄断。他们在那些“岩石”上建了许多服务站，举凡船舰所需的一切，从超原子发动机的替换零件，到新的影视书一应俱全。后来，这些服务站发展成大型贸易据点，从各星云王国涌来了大量的毛皮、矿物、谷类、牛肉、木材等原材料；而来自内王国的机械设备、电器用品、医药等各种成品，则形成一股反方向的洪流。

因此，就像那些玻璃窗一样，小小的林根可以放眼整个银河。虽然只是一颗行星，它的成就却不可小觑。

独裁者终于重新开口，但视线未从窗外收回。他说：“从那艘太空邮船讲起，瑞尼特。它最初是在哪里遇见这艘巡弋舰的？”

“距离林根不到十万英里，准确的坐标并不重要。然后他们就一直受到监视。问题是，早在那个时候，那艘太暴巡弋舰便已在本行星的轨道上。”

“它似乎没有登陆的意图，却像是在等待什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没办法知道他们当时已等了多久吗？”

“只怕不可能。没其他人目击到他们，我们做过彻底的调查。”

“很好，”独裁者说，“我们暂时不追究这点。他们拦下那艘太空邮船，当然妨碍到我们的邮务，也就违反了我们和太暴人的联合条款。”

“我怀疑他们不是太暴人。他们的行动举棋不定，看起来更像亡命之徒，或是在逃的囚犯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那些在太暴巡弋舰上的人？当然，他们也许故意要我们这么想。无论如何，他们唯一公然的行动，就是要求直接送一封信给我。”

“直接送达独裁者，没错。”

“没有其他的事？”

“没有其他的事。”

“他们始终没登上邮船？”

“所有的通讯都通过显像板进行。邮囊是相隔两英里从太空射过来，由我们的邮船张网捕捉的。”

“是影像通讯，还是只有声音？”

“全程影像，这就是重点所在。根据好几个人的描述，对方的发言者是个年轻人，他‘具有贵族气质’，姑且不论那是什么意思。”

独裁者的拳头渐渐捏紧：“真的吗？没将他的面容录摄下来？那是个错误。”

“很可惜，邮船船长没料到值得那么做。假如真有那么重要！这些对你而言有何意义吗，阁下？”

独裁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：“而这就是那封信？”

“正是。真是一封不得了的信，里面只有一个名字，本来我们应该直接交给你，但我们当然不会那样做。比方说，它有可能是个裂变囊，以前就有不少人这样被炸死。”

“是的，还包括不少独裁者。”独裁者说，“就只有‘吉尔布瑞特’这个名字，就只有‘吉尔布瑞特’一个名字。”

独裁者保持着毫不在意的冷静，却渐渐失去几分信心，而他很不喜欢这种感受。任何使他意识到能力有限的事，他一概厌恶无比。独裁者应该毫无限制，而在林根的土地上，除了自然律以外，他的确完全不受规范。

早期的林根由商业王侯所建的王朝所统治，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独裁者。最先建立“次行星服务站”的家族，也就成了这个国家的贵族。他们没有丰富的地产，因而无法与邻近世界的牧主或农主平起平坐。但他们拥有丰富的现金，能收买操纵那些牧主与农主，而借着丰厚的财力，这种收买不时发生。

一颗行星以这种方式统治（或乱治），通常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林根同样难逃这种宿命。政治权力不断摆荡，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。不同政治团体轮流遭到放逐，阴谋造反与宫廷革命成了常态。因此，若说洛第亚的执政制度，是该星区稳定与秩序的最佳典范，林根则是动荡与脱序的标准范例。“如林根般无常”是当时的一句俗话。

后来的演变是必然的结果，任何人在事后都能做出这个结论。当邻近的行星邦国相继结合成联邦，势力变得越来越强时，林根内部的斗争却越演越烈，进而危及行星本身的生存。最后，一般民众甘愿放弃一切，只求能够换取太平岁月。因此他们扬弃了财阀政治，迎接独裁政治的来临，所花的代价仅是失去少许自由。于是本来数人共享的权力，顿时集中于一人之手。而这个人常常会故意对民众示好，借着人民的力量对抗那些永不妥协的富商巨贾。

在独裁政体下，林根逐渐变得国富民强。就连太暴人在三十年前国势如日中天之际，攻打林根的结果也只得陷入僵局。他们虽然没有战败，却也并未得逞。即使如此，它造成的震撼也是永久性的。在攻打林根未果后，这许多年来，太暴人再也未曾征服过任何行星。

星云众王国其他各颗行星，如今都是太暴人的真正附庸。然而，林根却是个“联合势力”，理论上而言，等于是太暴人的“盟邦”，它的权利受到联合条款的周密保护。

独裁者没被这种情况唬到。这颗行星上的狂热爱国分子，也许敢于相信自己完全自由，但独裁者知道，在过去一代的岁月里，太暴的威胁始终近在眼前，一点都不夸张。

现在，他们可能要采取迅速行动，完成拖延许久的最后攻击。当然，他自己帮他们制造了机会。他建立的那个组织，虽然没什么大用，但无论太暴人想要采取何种形式的惩罚行动，它都足以成为最好的借口。就法理而言，林根其实是理亏的一方。

而这艘巡弋舰，就是最后攻击的先遣部队吗？

独裁者说：“有没有派人盯着那艘舰艇？”

“我说过他们受到严密监视。我们有两艘太空货轮，”他扯出一个歪斜的笑容，“保持在质量计的有效范围内。”

“好吧，你推敲出什么结论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在我听过的吉尔布瑞特里面，唯一有头有脸的是洛第亚的吉尔布瑞特・欧思・亨芮亚德。你跟他打过交道吗？”

独裁者说：“上次我访问洛第亚时见过他。”

“你当然什么都没告诉他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瑞尼特眯起双眼。“我想你也许无意中说溜了嘴，这个吉尔布瑞特同样犯了无心之失——如今的亨芮亚德家族，都是有名的软弱无能之辈——而太暴人就成了受惠者。现在这个事件，很可能是个设计好的圈套，引诱你暴露真正的身份。”

“我不大相信。它来得太巧了，我是说这件事。我离开林根一年有余，上周才回到这里，过几天我又有远行。而这样一封信，却刚好在能送到我手上的时候送过来。”

“你不会认为这是巧合吧？”

“我可不相信什么巧合。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，这一切才不会是巧合。我要造访那艘舰艇，一个人去。”

“不可能，阁下。”瑞尼特大吃一惊。他右侧太阳穴有个突出的小疤，那疤痕突然间涨红了。

“你不准我去？”独裁者以讽刺的口吻说。

他毕竟是独裁者，瑞尼特随即垂头丧气地说：“你爱怎么做都行，阁下。”

在“无情号”上，等待变成一件越来越无趣的事。两天以来，他们丝毫未曾离开这个轨道。

吉尔布瑞特极严肃认真地望着操纵装置：“你不认为他们在移动吗？”他的声音带点火气。

拜伦很快抬了一下头。他正在刮胡子，用的是太暴人的腐蚀性喷雾，因此十二万分地谨慎小心。

“不，”他说，“他们并没有移动，想想有这个必要吗？他们正在监视我们，而且会一直监视下去。”

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上唇不易处理的部分，一不小心喷雾沾到舌头，他立刻感到一股淡淡的酸味，于是不耐烦地皱起眉头。太暴男子能十分文雅地使用这种喷雾，那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。在所有刮脸修面的方法中，这无疑是最迅速、最彻底的一种，前提是得由专家操作。它本质上是一种极细微的研磨剂喷雾，可将任何毛发磨除，而不会伤及皮肤组织。在使用过程中，皮肤当然不会有什么特殊感觉，顶多只觉得有一阵类似气流的轻微压力。

然而，拜伦感到有些不安。有一则著名的传说（或故事，或事实，不过这不重要），认为太暴人面部生癌的几率比其他族群高，就是太暴人使用刮胡喷雾的缘故。拜伦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，不知道将脸部毛囊完全根除会不会更好。当然，银河某些部分的人的确这么做。但他立即打消这个念头，毛囊根除是永久性手术，将来随时可能会流行八字胡，或者将两颊的胡须留长。

拜伦对着镜子打量自己的面容，想到自己若将腮边须留到下颚，不知会是什么模样。此时艾妲密西娅突然来到门口，对他说：“我以为你在睡觉。”

“没错，”他说，“后来醒了。”他抬起头来，对她微微一笑。

她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，又用手指温柔地抚过。“很光滑，看起来只有十八岁。”

他将她的手拉到唇边，说道：“别让它把你给唬到了。”

她又问：“他们还在监视我们？”

“还在监视我们。这些浪费时间、令你坐立不安的无聊插曲，是不是很烦人？”

“我不觉得这是个无聊的插曲。”

“你是站在别的角度讲的，艾妲。”

她说：“我们何不摆脱他们，直接降落林根呢？”

“我们想到过，但我认为还没必要冒那种险。我们可以再多等一下，直到清水贮量再少一点的时候。”

吉尔布瑞特高声道：“我告诉你他们正在移动。”

拜伦绕到控制台前，研究了一下质量计的读数。然后，他望着吉尔布瑞特说：“你也许说对了。”

他伸出手来，按了一会儿计算器，再仔细盯着显示器上的结果。

“不对，那两艘太空船和我们并无相对运动，吉尔布瑞特。使质量计改变的因素，是有另一艘船舰加入它们的行列。根据我所能做的最佳估计，它和我们的距离是五千英里；以我们和行星的连线做基准，它的θ角大约是四十六度，φ角大约是一百九十二度——只要我没猜错顺时针、反时针的规约。否则，那两个角度就是三一四和一六八度。”

他突然打住，看了看另一个读数。“我想他们正在接近，那是一艘小型船舰。你认为你有办法和他们联络上吗，吉尔布瑞特？”

“我可以试试。”吉尔布瑞特答道。

“好的。别送出影像，保持声音联络就好，等我们对来者是谁有点概念再说。”

看着吉尔布瑞特操纵控制台上的以太电波装置，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，他显然有这方面的天分。毕竟，使用紧密电波束与太空中某个孤立点联络时，控制台所能提供的资讯并没有多大帮助。他只知道那艘船舰大概的距离，误差可能有正负一百英里；他掌握了两个角度，但两者很可能都有加减五六度的偏差。

这样一来，那艘船舰可能的位置，就落在大约一千万立方英里的空间中。剩下的工作都得由通讯员负责，而他唯一的探测工具就是电波束，可是在有效范围内，波束横截面最宽的地方，其直径也不会超过半英里。据说一个熟练的通讯员，可以光凭控制键钮传来的感觉，便能判断波束与目标的差距。就科学观点而言，这种理论当然是无稽之谈，可是常常有些例子，似乎找不到其他的解释。

还不到十分钟，电波活动计的指针便开始跳动，“无情号”已在进行双向通讯。

又过了十分钟，拜伦便已完成通讯。他靠在椅背上说：“他们要送一个人过来。”

“我们该答应吗？”艾妲密西娅问。

“有何不可？一个人？我们有武器啊。”

“如果他们的船舰太接近我们呢？”

“我们这艘是太暴的巡弋舰，艾妲。即使他们那艘是林根最好的战舰，我们的动力也是他们的三至五倍。根据他们宝贵的联合条款，他们不能建造太大的船舰。此外，我们还有五尊大口径霹雳炮。”

艾妲密西娅说：“你知道怎样使用太暴人的霹雳炮吗？我不知道你会用。”

拜伦很不愿意拒绝这个赞美，不过他还是说：“很可惜，我并不会，至少目前还不会。话说回来，林根的船舰料不到这点，你等着瞧吧。”

半小时后，显像板上出现一艘船舰。那是一艘粗短的小型飞船，两侧各有四片尾翼，似乎常被当成平流层飞机使用。

它才出现在望远镜中，吉尔布瑞特就兴奋地叫道：“那是独裁者的太空游艇，”他咧嘴一笑，挤出满脸皱纹，“那是他的私人游艇，我可以肯定。我就说嘛，想要引起他的注意，打出我的名号是最稳当的做法。”

那艘林根船舰开始减速，并调整航行速度，直到它在显像板中变得静止不动。

一个细小的声音从收话器传出来，说道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！”拜伦干脆地答道，“只能来一个人。”

“只有一个人。”对方回答。

一条包覆着金属网的绳索像长蛇出洞般，从那艘船舰向外伸展，再像鱼叉那样射过来。在显像板中，绳索变得越来越粗，尾端的磁性圆柱慢慢接近，体积也在逐渐变大。当圆柱体接近到某个程度，便开始偏向锥形视野的边缘，然后迅速消失无踪。

当绳索与舰身接触时，引发一阵空洞的回响。磁性圆柱虽已紧紧吸附舰身，但在刚接触的一瞬间，绳索并未凹成因重力而下垂的曲线，仍旧保有原先的绳结与绳圈，在惯性的作用下，它们继续向前缓缓运动。

林根的船舰开始向一侧移动，动作谨慎而熟练。太空索很快被拉直拉紧，成了挂在太空中的一条细线。它一直延伸到远方，越远处越细小，尾端几乎无法看见，在林根之阳的光芒辉映下，它闪耀着不可思议的美感。

拜伦装上望远镜附件，视野中的船舰立刻膨胀无数倍。现在，他们已能看清全长半英里的太空索，以及正要顺着它摆荡过来的一个小小的人影。

这不是登上另一艘船舰的常用方式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两艘船舰会靠近到几乎接触的距离，让两者的伸缩气闸得以相接，并借着强力磁场连成一体。如此便在太空中筑起一条隧道，任何人想到对方的船舰去，只要身着原先的服装，根本不必穿戴任何保护装备。自然，这种方式需要建立在彼此的互信上。

使用太空索就必须借助太空衣，那个正在接近的林根人也不例外。他的太空衣十分臃肿，是个被空气撑胀的金属网，关节处需要很大力气才能扭动。即使在目前的距离，拜伦也能看到每当对方双臂用力弯曲，太空衣的关节处便猛然下陷。

两艘船舰的相对速度必须仔细调整，若是哪艘船舰不慎加速，太空索便会被扯断，太空人则开始在太空翻滚。他将受到绳索断裂时的瞬间冲力，以及远方太阳的引力作用，却没有任何摩擦力或障碍物阻止他，因而注定将在宇宙间永远飘荡。

那林根人的动作迅速且信心十足，当他再接近一点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能看清楚，他并非采用双手交替拉扯的普通动作。每当前面那只手臂下弯，将他向前拉去的时候，他便松开双手，在太空中飘出数十英尺，然后才伸出另一只手，再重复原先的动作。

这是长臂猿攀藤的太空版，那个太空人是个闪亮的金属长臂猿。

艾妲密西娅说：“万一他失手怎么办？”

“他看起来是个行家，不可能会失手。”拜伦说，“但他万一真的失手了，在太阳下他仍会闪闪发光，我们可以马上把他救回来。”

那林根人越来越接近，终于从显像板的画面消失。五秒钟后，便传来双脚踏在舰身上的“咔嗒”声。

拜伦立刻拉下一根杠杆，开启气闸周围的指示灯。过了一会儿，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他便将气闸外门打开。然后，又有个重物着地的声音，从驾驶舱隔壁的空间传来。拜伦关上外门，让一侧的舱壁滑开，便有一个人走了进来。

他的太空衣立即结上一层霜，将头盔的厚实玻璃完全遮掩，使他变成一个雪人，寒气还从他身上向外辐射。拜伦赶紧调高暖气，喷出的气流既温暖又干燥。一时之间，太空衣上的冰霜并未融化，但不久便开始变薄，最后化成一粒粒的水珠。

那人伸出粗钝的金属手指，摸索着头盔下的扣环，好像急于挣脱眼前白茫茫的一片。整个头盔很快被举起来，当厚实柔软的绝缘材料扯过他头顶时，还将他的头发弄得凌乱不堪。

“殿下！”吉尔布瑞特叫了一声，又欣喜若狂地说，“拜伦，这是独裁者本人。”

拜伦却只能发出茫然若失的声音，叫道：“钟狄！”

# 第十三章 独裁者在场

独裁者轻轻将太空衣踢到一旁，径自在较大的衬垫椅中坐下。

他说：“我已有一阵子没做这种练习，可是大家都说，学会了一辈子不会忘记，显然我的情形就是如此。嗨，法瑞尔！吉尔布瑞特侯爷，你好。而这位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就是执政者的千金，艾妲密西娅郡主！”

他仔细叼住一根长香烟，使劲一吸，那根香烟便自动点着，空气中立时弥漫着加料烟草的香味：“我没料到这么快就再见到你，法瑞尔。”

“或者，也许根本没料到会再见？”拜伦以挖苦的口气反问。

“世事难料。”独裁者表示同意，“当然，我既然收到一封只写着‘吉尔布瑞特’的信；而我晓得吉尔布瑞特不会驾驶太空船；我又晓得自己送了一名青年到洛第亚，他不但会驾驶船舰，而且情急的时候，有足够的能力窃取一艘太暴巡弋舰；此外，据报这艘巡弋舰上其中一员是个年轻男子，而且具有贵族气质。综合以上数点，结论就相当明显，我见到你并不惊讶。”

“我认为你会，”拜伦说，“我认为你见到我，会像见到鬼一样惊讶。身为一名杀手，你理当如此。你以为我的推理能力不如你吗？”

“我从没低估你，法瑞尔。”

独裁者完全不动声色，拜伦却火冒三丈，这令他感到既尴尬又愚蠢。他气冲冲地转向其他两人，说道：“这人就是桑得・钟狄，我跟你们提过的那个桑得・钟狄。他或许也是林根的独裁者，或是五十个世界的独裁者，可是那一点也没关系，对我而言他就是桑得・钟狄。”

艾妲密西娅说：“他就是那位……”

吉尔布瑞特用细瘦而颤抖的手按住额头。“控制住自己，拜伦，你疯了吗？”

“他就是那个人！我可没发疯！”拜伦吼道。然后他尽力使自己镇静，又说：“好吧，我想，大吼大叫没什么意义。离开我的舰艇，钟狄，这句话说得够客气了，离开我的舰艇。”

“我亲爱的法瑞尔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吉尔布瑞特咕哝着一些毫无条理的话，拜伦却粗暴地推开他，自己与坐着的独裁者面对面。“你犯了一个错误，钟狄，一个而已。你无法预料到当初在地球上，当我逃出宿舍的时候，我会把腕表留在里面。你可知道，我的腕表表带刚好是个放射指示器。”

独裁者吐出一个烟圈，同时露出愉悦的笑容。

拜伦说：“而那个表带一直没变蓝，钟狄。那天晚上，我的房里根本没有炸弹，只有个故意安排的假货！如果你否认，你就是个骗子，钟狄，或者该叫你独裁者，或者你喜欢用什么称呼都行。

“还有，放置那个假货的正是你。是你用催眠瓦斯把我弄昏，再布置好当晚的整出闹剧。这显而易见又合情合理，你该知道。假如没人管我，我会一觉睡到天亮，绝不会知道有什么不对劲。所以说，是谁用影像电话跟我联络，直到他确定我醒过来？醒过来，意思就是说，会发现那颗炸弹。它还故意放在计数器附近，因此我不可能忽略。又是谁轰开我的门，好让我来不及发现炸弹只是假货？那天晚上你一定玩得很开心，钟狄。”

拜伦等待对方的反应，但独裁者只是礼貌性点着头。拜伦感到更加愤怒，这简直像拳打枕头、脚踢空气、挥鞭抽水的感觉一样。

他厉声道：“家父当时即将遭到处决，我迟早会得到消息。我可能会回到天雾星，也可能不会回去。我将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，要不要公开与太暴人为敌，可以由我自行决定。我将知道自己冒着多大的危险，我会为一切不测做好准备。

“你却要我到洛第亚去，去见亨瑞克。可是，在正常情况下，你无法指望我照你的意思行事，我不太可能会向你求教。除非，你能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，而你做到了！

“我以为有人要炸死我，我想不出任何原因，但你却有答案。你似乎救了我一命，又似乎知道一切，比如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做。我当时六神无主，一团混乱，只好遵从你的建议。”

拜伦一口气说到这里，一面调整呼吸一面等待对方回答。但他一个字也没听到，便又吼道：“你没有对我说明，我离开地球搭的是洛第亚太空船，你还故意让船长获知我的真实身份。你也没有对我说明，你意图让我在抵达洛第亚后，立刻落在太暴人手中。你敢否认这些事实吗？”

接下来是很长的一段沉默，钟狄唯一的动作是将香烟按灭。

吉尔布瑞特一面搓着双手，一面说：“拜伦，你实在太荒唐，独裁者不可能会……”

此时钟狄抬起头来，以沉稳的口气说：“独裁者真会那么做，这一切我都承认。你说得很对，拜伦，我恭喜你拥有这般的洞察力。那颗炸弹的确是个假货，是我亲手放置的。而且我送你到洛第亚去，目的就是要你被太暴人逮捕。”

拜伦的表情豁然开朗，一部分无力感随即消失无踪。他说：“总有一天，钟狄，我会跟你算这笔账。此时此刻，看起来你真是林根的独裁者，有三艘船舰在外面等你，不免使我感到碍手碍脚。然而，‘无情号’是我的舰艇，我是它的驾驶员。把太空衣穿上，给我滚出去，太空索还在那里。”

“它并非你的舰艇，你只是个强盗，不是什么驾驶员。”

“占有是这里唯一的法律，你有五分钟的时间钻进太空衣。”

“拜托，我们别演戏了。我们彼此需要，我不打算离开。”

“我不需要你。即使太暴母星舰队正在逼近，而你能帮我轰掉他们，我也不需要你帮忙。”

“法瑞尔，”钟狄说，“你如今的言行都不像成年人。我已经让你把话说完，现在可以换我说吗？”

“不，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该听你说。”

“现在你看出来了吗？”

艾妲密西娅立刻尖叫。拜伦稍微动了一动便停下来，全身紧绷却一筹莫展，挫败感使他的脸涨得通红。

钟狄说：“我的确做了些预防措施。很抱歉，我不得不这么粗鲁，用武器作威胁，但我以为这样才能逼你听我说话。”

他握着的是一柄袖珍手铳，它的功能不是将人打痛或打昏，而是用来杀人的！

他说：“许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林根进行对抗太暴人的准备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不是简单的事，甚至几乎不可能。内王国不会提供任何帮助，根据长期的经验，我们能确定这点。除了星云众王国自己奋起反抗，不会有外人拯救我们。可是要说服各地的领导者，并非一件轻松的差事。令尊在这方面相当积极，因而遭到杀身之祸。记住了，这绝非一件轻松的差事。

“令尊遭到逮捕这件事，是我们的一大危机，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。他是我们的核心成员，太暴人显然已经距离我们不远，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们。为了做到这点，我不能被荣誉和诚实绑住，它们根本无济于事。

“我不能直接去找你，对你说：‘法瑞尔，我们必须将太暴人引向错误的线索。你是牧主之子，因此十分可疑，赶快离开这里，去投靠洛第亚的亨瑞克，这样便能误导太暴人，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林根转移开来。这样做或许有危险，你可能因而丧命，可是令尊为之捐躯的那些理想，却比什么都要重要。’

“也许你会照我的话去做，但我不敢做这种实验。我将你蒙在鼓里，引你依照我的计划行事，这是很不堪的行径，我愿意承认。话说回来，我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坦白告诉你，我认为你可能无法幸免；但是我也不妨坦白说，我觉得你是个可以牺牲的角色。如今你幸免于难，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。

“此外还有一件事，是关于一份文件……”

拜伦忙说：“什么文件？”

“你反应太快了。我说过令尊生前为我工作，因此他知道的我都知道。他要你设法取得那份文件，你当初是个很好的选择。你在地球合法居留，你又很年轻，不容易遭到怀疑。我是说，当初！

“可是后来，在令尊被捕后，你也变得身陷险境，成了太暴人怀疑的首要对象。我们不能让你找到那份文件，否则几乎注定会落在他们手里。我必须在你完成任务前，就让你赶紧离开地球。你懂了吧，所有的事都有连带关系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取得那份文件？”拜伦问。

独裁者说：“不，我没有。有一份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文件，多年前已经从地球失踪。如果它正是那份文件，我不知道如今它在谁的手上。现在我能收起手铳了吗？它越来越重了。”

拜伦说：“收起来吧。”

独裁者立刻这样做了，然后说：“有关这份文件，令尊都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没有你不知道的，既然他当初为你工作。”

“很有道理！”独裁者微微一笑，但笑容中几乎没有愉悦的成分。

“你的解释现在差不多说完了？”

“差不多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拜伦说，“滚出这艘舰艇。”

吉尔布瑞特连忙道：“慢着，拜伦。此时此地，你不该只考虑个人恩怨。这里还有艾妲密西娅和我，你该知道，而我们也有话要说。在我听来，独裁者说的完全合理。我要提醒你，在洛第亚的时候，我曾经救你一命，所以我认为我的观点也该受到尊重。”

“好吧，你曾经救我一命，”拜伦吼道。他指着气闸，又说:“那么你跟他走，走啊，你也给我滚出去。你想要找独裁者，现在他就在这里！我答应带你来找他，我的责任已经尽了，休想再告诉我该怎么做。”

他转向艾妲密西娅，仍有几分余怒尚未平息：“你又怎么说？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里每个人都救过我。你也要跟他一起走吗？”

她冷静地说：“别帮我发言，拜伦。如果我要跟他走，我自己会说。”

“不必感到有任何义务，你随时可以离去。”

她看起来很伤心，他则将头别过去。正如往常一样，他心中某些冷静的部分，明白自己现在的行为十分幼稚。他曾被钟狄耍得团团转，这令他感到怒火中烧，不知该怎样发泄才好。

此外，为什么大家都坚决地认定，将拜伦・法瑞尔丢给太暴人，就像拿骨头引开恶犬，免得那些狗攻击钟狄的脖子，是一件绝对正确的事？他妈的，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什么？

他又想起那颗假炸弹、那艘洛第亚客船、那些太暴人，以及在洛第亚上狂暴的一夜，他能感到自怜的情绪正在折磨自己。

独裁者说：“怎么样，法瑞尔？”

吉尔布瑞特说：“怎么样，拜伦？”

拜伦则转向艾妲密西娅。“你又怎么想？”

艾妲密西娅以平静的口吻说：“我想，他有三艘船舰等在外面，而且，他又是林根的独裁者，我认为其实你没有选择。”

独裁者望着她，并点头表示赞许：“你是个聪明的女子，郡主。这样悦人的外表下竟有这样的慧心，真可谓才貌双全。”他的眼光在她身上徘徊良久。

拜伦说：“你有什么提议？”

“让我借用你们的名号和本事，我会带你们到吉尔布瑞特侯爷所谓的叛军世界去。”

拜伦以狐疑的口吻说：“你认为真有这样的世界？”

吉尔布瑞特几乎同时开口：“那么它真在你的掌握中。”

独裁者微微一笑：“我认为正如侯爷所描述的，的确有这样一个世界存在，不过它不是我的。”

“它不是你的啊。”吉尔布瑞特垂头丧气地说。

“如果我能找到它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怎么做？”拜伦追问。

独裁者说：“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困难。如果我们将那个故事照单全收，我们就必须相信，的确有个反抗太暴人的世界存在。我们还必须相信，它位于星云星区某个角落，而且过去二十年来，它一直未被太暴人发现。假如情形果真如此，那么在这个星区中，只有一处可以容纳这样一颗行星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你不认为答案很明显吗？这个世界只能存在于星云内，这难道不是必然的结论吗？”

“在星云里面！”

吉尔布瑞特说：“银河啊，当然是这样。”

现在，这个答案的的确确既明显又肯定。

艾妲密西娅心虚地说：“星云内的世界能住人吗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独裁者说，“别误会了星云的本质。它是太空中的一股黑雾，却不是什么有毒的气体。其实它是一大团极稀疏的尘埃，其中的星光都会被它吸收遮掩，当然，位于观测者另一侧的星光也一样。除此之外，它没有任何害处。谁要是躲在某颗恒星附近，别人根本侦测不到。

“我向你们道歉，我好像在卖弄学问。可是过去几个月以来，我一直待在地球大学里，搜集有关那个星云的天文资料。”

“为何要在那里？”拜伦问道，“这点没什么关系，但我是在那里碰到你的，所以我很好奇。”

“这没什么神秘可言。我当初离开林根，本来是为了自己的事，是什么事并不重要。大约六个月前，我去洛第亚访问，因为我的手下维迪莫斯牧主，也就是令尊，他和执政者的交涉并不成功，我们本来希望劝诱他加入我们。而我虽然亲自出马，结果还是失败了，因为亨瑞克并非适合我们那种工作的材料，虽然这样说很对不起郡主。”

“赞成，赞成。”拜伦喃喃道。

独裁者继续说：“不过我遇到了吉尔布瑞特，他也许已经跟你讲过。所以我又到地球去，因为地球是人类的发祥地。当年探索银河未知区域的探险队，大都是由地球出发，因此大多数记录都保存在地球上。而马头星云的探勘做得相当彻底，至少，有许多探险队曾经穿越过。它一直没被开拓，因为该处无法进行恒星观测，在那一带航行是极困难的事。然而，我要找的只是探索记录。

“现在注意听，吉尔布瑞特侯爷乘坐的那艘太暴战舰，是在第一次跃迁后被流星击中的。假设那趟从太暴星到洛第亚的旅程，是循着通常的贸易航线——没有理由做其他的假设，我们便可定出那艘战舰偏离航线时的位置。因为在头两次跃迁之间，船舰几乎不会在普通空间航行超过五十万英里，而在太空中，我们能将这段距离视为一个点。

“我们还能再做另一个假设：那颗流星打坏了控制台，的确有可能改变战舰的跃迁方向，因为只要战舰的陀螺仪运动发生变化，便会导致这个结果。虽然这种机会不大，但并非不可能。然而，超原子推力的强度若要改变，一定要使战舰的发动机受损，那颗流星当然没有碰到任何发动机。

“既然推力没有改变，其余四个跃迁的长度就不会变，同理，它们的相对方向也将保持原状。我们可以做个类比，这就像将一根弯弯曲曲的长铁丝，在某点随便折个角度，这个角度的大小未知，方向也是未知数。那艘战舰最后的位置，落在一个假想球面的某一点，球面的中心是战舰在太空中受到撞击的位置，半径则是其余各个跃迁的向量和。

“我把这个球面画了出来，它和马头星云有很大的交集。差不多有六千平方度，也就是球面的四分之一，都位于那个星云内。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做的，是在星云中找出一颗距离那个假想曲面不到一百万英里的恒星。你该记得，吉尔布瑞特的战舰停下之后，是停在某颗恒星附近。

“好，你猜猜看在星云内，我们能找到多少接近那个球面的恒星？别忘了在整个银河中，共有一千亿颗发热发光的恒星。”

拜伦不知不觉听得入迷，这实在有违他的本意：“好几百颗，我猜。”

“五颗！”独裁者答道，“只有五颗而已，别被一千亿那个数字唬到了。银河的体积大约是七兆立方光年，因此平均而言，每颗恒星占的体积是七十立方光年。遗憾的是，我不知道这五颗中哪些拥有住人行星，否则我们可能将候选者减到只剩一颗。不过很可惜，早期探险者没时间做详尽的观测，他们仅记录了恒星的位置、自行方式，以及光谱结构而已。”

“所以说，这五个恒星系中的某一个，”拜伦说，“就是那个叛军世界的所在地？”

“只有这个结论，才和我们所知的各项事实相符。”

“假设吉尔的故事可信。”

“我做了那个假设。”

“我的故事千真万确，”吉尔布瑞特激动地抢着说，“我发誓。”

“我正准备出发，”独裁者说，“去一一调查那五颗恒星。我这样做的动机很明显，身为林根的独裁者，我能以平等的身份加入他们。”

“再加上两个亨芮亚德家族成员，以及一个维迪莫斯牧主站在你这边，你得到平等待遇的机会更要高得多。而且，想必在未来的自由新世界中，你还能拥有坚实巩固的地位。”拜伦说。

“你的冷嘲热讽吓不倒我，法瑞尔，我的答案是显然如此。如果起义能成功，谁都希望助胜方一臂之力，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。”

“否则，胜方的某位私掠船船长，或是某位叛军舰长，便会获得林根的独裁权作犒赏。”

“或是维迪莫斯的牧权，一点也没错。”

“要是起义不成功呢？”

“等我们找到想找的世界后，还有时间判断这一点。”

拜伦缓缓道：“我跟你去。”

“太好了！那么，我们来安排你们的换船事宜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样对你们比较好，这艘舰艇是个玩具。”

“它是一艘太暴战舰，放弃它是不智之举。”

“正因为它是太暴人的战舰，所以很容易令人起疑。”

“在星云中不会。很抱歉，钟狄，我加入你的阵营纯粹是权宜之计。我也可以坦白对你说，我的确想找到叛军世界，但我们之间没有友谊存在，我要保有自主权。”

“拜伦，”艾妲密西娅温柔地说，“对我们三人而言，这艘舰艇太小了。”

“它本身太小了，没错。但它可以接上一个拖厢，这点钟狄和我一样清楚。只要那样做，我们就会有足够的空间，却仍能掌握自主权。而且这样的拖厢，还能当做一种有效的伪装。”

独裁者考虑了一下：“如果我们之间既没有友谊，又缺乏信任，法瑞尔，那我就必须保护自己。你可以保有你的舰艇，还能得到一个拖厢，完全依照你的意思备妥。可是我一定要有些保证，确保你绝不会乱来。至少，艾妲密西娅郡主必须跟我走。”

“不！”拜伦说。

独裁者扬起眉毛：“不？让郡主自己说。”

他转身面对艾妲密西娅，鼻孔微微掀张：“我敢保证，你将感到环境极为舒适，郡主。”

“至少，你自己不会感到舒适，大人。既然确定了这点，”她回嘴道，“我决定留在这里，以免害得你不舒服。”

“我想你该重新考虑……”独裁者的鼻梁上出现两道皱纹，破坏了他沉静的表情。

“我可不这么想，”拜伦打岔道，“艾妲密西娅郡主已经做出选择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支持她的决定喽，法瑞尔？”独裁者再度露出微笑。

“完全支持！我们三人都将留在‘无情号’上，这点绝无妥协的余地。”

“你选择同伴的标准很奇怪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独裁者似乎全心全意审视着自己的指甲，“你好像对我很恼火，因为我曾经欺骗你，害你性命危在旦夕。但是论起欺诈，亨瑞克绝对能当我的师父。所以说真奇怪，不是吗，你竟和亨瑞克那种人的女儿显得那么亲密。”

“我了解亨瑞克，你对他的偏见改变不了任何事实。”

“你知道有关亨瑞克的每一件事吗？”

“我知道得够多了。”

“你可知道令尊就是被他所害？”独裁者的手指猛然指向艾妲密西娅，“你可知道，你尽全力想要保护的这名女子，就是你杀父仇人的女儿？”

# 第十四章 独裁者退场

一时之间，每个人仿佛都变成雕像。独裁者正抽着第二根烟，他的神情相当轻松，毫无不安之色。吉尔布瑞特蜷曲在驾驶座上，面容扭成一团，眼泪好像随时会掉下来。驾驶座吸压装置的带子松垮垮地垂下，平添几许悲惨的气氛。

拜伦的脸色苍白如纸，他紧握双拳，面对着独裁者。艾妲密西娅细致的鼻头微微抽动，她没有望向独裁者，始终紧紧盯着拜伦的脸孔。

无线电讯号突然响起，在小小的驾驶舱中，轻微的“咔嗒”声听来就像铙钹发出的轰然巨响。

吉尔布瑞特猛然坐直，然后在座椅上转过身来。

独裁者懒洋洋地说：“只怕我们的谈话比我预料中还要冗长。我告诉过瑞尼特，我若在一小时内没有回去，他就得赶来救我。”

此时，显像荧幕上出现了瑞尼特的面容，以及他斑白的头发。

然后，吉尔布瑞特对独裁者说道：“他想跟你讲话。”说完便起身让位。

独裁者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控制台前，好让头部进入影像传输的范围。

他说：“我安全得很，瑞尼特。”

对方的问话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：“那艘巡弋舰上的成员是些什么人，阁下？”

拜伦突然站到独裁者身边。“我是维迪莫斯牧主。”他以骄傲的口气说。

瑞尼特立刻堆满喜悦的笑容，他的右手进入画面，行了个利落的军礼：“您好，阁下。”

独裁者插嘴道：“我很快要跟一位小姐一同回去，准备进行气闸接合。”说完，他便切断两艘船舰的影像联系。

他转向拜伦说：“我曾向他们保证，是你在这艘舰艇上，否则会有些人反对我独自前来。在我部下的心目中，令尊极有声望。”

“因此你才能利用我的名号。”

独裁者耸了耸肩。

拜伦说：“你能利用的也只有这点，你跟你的军官说的最后一句话并不正确。”

“怎样不正确？”

“艾妲密西娅・欧思・亨芮亚德将留在我身边。”

“还要？在我告诉你那些话之后？”

拜伦厉声道：“你什么也没有告诉我，你只不过做了一番陈述，但我不太可能会重视那些毫无佐证的话。我这么对你说，绝不是想耍什么心机，我希望你能了解。”

“难道你对亨瑞克的了解，会使我的陈述听来难以置信？”

拜伦有点动摇了，他并未回答。那句话击中了他的要害，这点很明显，谁都看得出来。

艾妲密西娅说：“我说事实并非如此。你又有什么证据？”

“当然，我没有直接证据。令尊和太暴人进行的会议，我不曾在场。不过我可以提出一些已知的事实，让你们自己推出结论。第一，六个月前，老维迪莫斯牧主曾去拜访亨瑞克，这我已经说过。现在我还能补充一点，他表现得有些过分热心，或者说，他高估了亨瑞克的警觉性。总而言之，他本来不该说那么多，吉尔布瑞特侯爷能证明这一点。”

吉尔布瑞特悲伤地点了点头，然后转头面向艾妲密西娅。她也正好转过来望着他，双眼充满泪水与怒火。他说：“我很抱歉，艾妲，不过这确是事实。我曾经跟你讲过，有关独裁者的一切，我就是从维迪莫斯牧主那里听来的。”

独裁者又说：“侯爷研发出那种长距离机械耳朵，来满足他活跃的好奇心，偷听执政者的正式会谈，对我而言是很幸运的一件事。吉尔布瑞特第一次找我，就不经意地警告了我，让我知道随时会有危险。于是我尽快离开，可是，当然，伤害却已经铸成了。

“好，据我们所知，维迪莫斯牧主只有那次说溜了嘴，而亨瑞克当然是出了名的既不独立又没勇气的人。令尊，法瑞尔，在事后半年内就遭到逮捕，若不是亨瑞克告密，不是这名女子的父亲告密，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呢？”

拜伦说：“你没警告他吗？”

“投入我们这种工作的人，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法瑞尔，但他的确接到了警告。后来，他就再也没有跟我们任何人接触，不论多么间接的接触都没有，他还把和我们有牵连的证据全部销毁。我们其中有些人，认为他应该离开这个星区，或者至少该躲起来，可是他拒绝这样做。

“我想我能了解这是为什么，假如他改变生活方式，便会证明太暴人得到的情报完全正确，进而将危及整个行动。他决定只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，继续公然在外活动。

“太暴人等了将近半年的时间，就是为了等待叛变的动作。他们很有耐心，那些太暴人，结果什么也没发生。当他们再也等不下去的时候，竟发现网里只有他一个人。”

“这是谎言，”艾妲密西娅吼道，“全都是谎言。这是个自命不凡、道貌岸然的人说的假话，没有任何真实性。假如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么他们也会监视你，你自己也将身处险境，不会还坐在这里谈笑风生、浪费时间。”

“郡主，我没有浪费时间。我已尽力使令尊这个情报来源信用破产，我认为我成功了一部分，他的女儿和堂兄显然已是叛徒，太暴人将会犹豫该不该再听他的。而且，即使他们仍愿意相信他，哈，我马上就要消失在星云中，他们根本找不到我。我倒认为，我的行动使我的故事更加可信，绝不是什么反证。”

拜伦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：“让我们结束这次会谈吧，钟狄。至少我们已经同意跟你走，你也答应供给我们必需的补给品，这就够了。即使你说的尽皆属实，和现在的问题仍然毫无关联，洛第亚执政者的罪恶不该由他女儿继承。艾妲密西娅・欧思・亨芮亚德将和我一起留在这里，只要她自己同意。”

“我同意。”艾妲密西娅说。

“很好，我想这句话足以代表一切。此外，我要警告你，你拥有武装，而我也一样；你那些船舰或许是战斗舰，我驾驶的却是太暴巡弋舰。”

“别傻了，法瑞尔，我的意图相当友善。你希望把那名女子留在这里？那就请便。我可以由接合气闸离去吗？”

拜伦点了点头。“这点小事我们还信得过你。”

两艘船舰靠得越来越近，直到双方的伸缩气闸能接触到对方为止。两个气闸小心翼翼地伸出来，试图与对方紧密接合。

吉尔布瑞特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：“他们两分钟后会再试一次。”

在此之前磁场已触发过三次，每一次，向外延伸的两根圆管虽然接触到对方，可惜未能完全吻合，两者的侧面都出现了新月形的空隙。

“两分钟。”拜伦重复了一遍，开始战战兢兢地等待。

在秒针的催促下，磁场第四度“咔嗒”一声开启。由于它突然吸取大量电力，发动机立刻调整转速，舱内的光线因此暗了下来。气闸延伸管再度伸出，在不稳定状态的边缘游移。随着一下无声的震动，震波一路传至驾驶舱。两个气闸完全对准了，夹锁也自动紧紧锁住，形成完全密封的接合。

拜伦用手背缓缓蹭拭额头，紧张的情绪顿时减轻几分。

“好了。”他说。

独裁者拾起他的太空衣，那上面仍有一层薄薄的水汽。

“谢谢。”他客客气气地说，“我手下一名军官马上会过来，他将和你安排补给细节。”

然后独裁者便走了。

拜伦说：“帮我招待一下钟狄的军官，拜托，吉尔。等他进来后，马上切断气闸的联系。你需要做的只是关掉磁场，这就是你该触动的光子开关。”

说完他就转身走出驾驶舱。现在，他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主要是思考的时间。

不料身后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以及一声轻柔的呼唤，于是他停了下来。

“拜伦，”艾妲密西娅说，“我要跟你谈谈。”

他回过头来面对着她：“如果你不介意，待会儿吧，艾妲。”

她抬着头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：“不，现在。”

她举起双臂，仿佛想要拥抱他，却不确定他是否会接受。她说：“他说的那些有关我父亲的事，你不会相信吧？”

“这没什么关系。”拜伦说。

“拜伦……”她欲言又止，感到很难开口。但她还是又试了一次:“拜伦，我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事，有些只是因为我们很寂寞，又刚好在一起，而且身处险境。可是……”说到这里她再度打住。

拜伦道：“如果你想要说你是亨芮亚德家族的一员，艾妲，那就没必要说了。我知道这点，我不会要你做什么承诺。”

“不，哦，不是这样。”她抓住他的手臂，将她的面颊靠在他结实的肩膀上，又急促地说：“根本不是这回事，跟亨芮亚德和维迪莫斯都毫无关系。我……我爱你，拜伦。”

她一抬眼，接触到了他的目光。“我认为你也爱我。我想，如果你能忘记我姓亨芮亚德，你就会承认这件事。既然我先说出来，或许你也愿意坦白。你曾告诉独裁者，不会因为我父亲的作为而不理我，所以，也请你别因为他的显赫地位而疏远我。”

她的双臂缠绕着他的脖子，拜伦感觉得到她胸部的柔软，唇边还不时传来她温暖的气息。但他慢慢举起双手，轻柔地抓住她的前臂，然后同样轻柔地拉开她的手，又轻柔地后退一步。

他说：“我跟亨芮亚德家族的恩怨尚未了结，郡主。”

她大吃一惊：“你告诉独裁者说……”

他别过头去。“抱歉，艾妲，我告诉独裁者的话你别认真。”

她很想大喊大叫：这不是真的，我父亲没那么做，无论如何……

他却转身进了寝舱，让她一个人站在走廊，眼中充满伤痛与懊悔。

# 第十五章 太空中的洞口

拜伦再度走进驾驶舱的时候，泰多・瑞尼特立刻转过头来。他的头发已经灰白，但身体仍十分强健，他的脸庞宽阔、红润，堆满笑容。

他一个箭步冲到拜伦面前，热诚地抓住这个年轻人的手。

“我向众星发誓，”他说，“根本不需要你告诉我，我就知道你是令尊的儿子，这简直就是老牧主复生。”

“我希望的确如此。”拜伦以阴郁的口吻说。

瑞尼特的笑容收敛了几分。“我们都这么希望，我们每个人。对啦，我是泰多・瑞尼特，林根正规军的一名上校，不过在我们这场游戏中，我们一律不用头衔，我们甚至用‘阁下’称呼独裁者。这倒提醒了我！”他的表情转趋严肃，“在我们林根，没有什么侯爷、郡主，甚至连牧主也没有。如果我偶尔忘记加上适当的头衔，还希望你们别见怪。”

拜伦耸了耸肩。“正如你所说，我们在这场游戏中一律没有头衔。那么拖厢有没有问题呢？我想我们该商量一下如何安排这件事。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的目光扫过整间驾驶舱。吉尔布瑞特坐在那里，默默听着他们的对话。艾妲密西娅却背对着他，纤细苍白的手指茫然抚过电脑的光子开关。下一刻，瑞尼特的声音又将他的注意力拉回来。

那林根人将驾驶舱上上下下环顾一番。“这是我头一次从里面观察一艘太暴航具，我认为也没什么了不起。紧急逃生气闸在正后方吧？而我猜推进器则环绕舰身周围。”

“的确是这样。”

“很好，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麻烦。有些老式的船舰，推进器位于正后方，因此拖厢必须保持一个角度。这使重力调节变得很困难，大气中的操作灵活度则趋近于零。”

“要花多久时间，瑞尼特？”

“要不了多久，你想要多大的？”

“你能弄到多大的？”

“超级豪华型？没问题。如果独裁者这么说，就必须优先考虑。我们能找到一种本身可算太空船的拖厢，甚至还具有辅助发动机。”

“它应该有单人寝舱吧，我想。”

“给亨芮亚德小姐？比你们这里的好得多……”说到一半他突然打住了。

艾妲密西娅听见有人提到她的名字，便立刻站起来，慢慢地、毫无表情地经过他们，然后走出驾驶舱。拜伦一直目送着她离去。

瑞尼特说：“我想，我不该直呼亨芮亚德小姐。”

“不，不，没有关系，别理她。你刚才在说……”

“哦，有关那些舱房。至少有两间大的，中间有相连的淋浴设备。还有跟大型客船一样的更衣室和厕所，她会住得十分舒适。”

“很好，我们还需要食物和清水。”

“当然。水槽的贮量足够用两个月，但你若想在舰上弄个游泳池，恐怕就稍嫌不够。此外，你们会发现有好些冷冻肉类。你们现在吃的是太暴浓缩食品，对不对？”

拜伦点了点头，瑞尼特便做了个鬼脸。

“味道和木屑差不多，是吗？还需要些什么？”

“全套的女装。”拜伦说。

瑞尼特前额现出皱纹：“是的，当然。不过嘛，那是她自己的事。”

“不，老兄，不是的。我们会把必要的尺寸告诉你，由你负责把我们要的通通找来，现在流行什么就拿什么。”

瑞尼特笑了两声，然后摇了摇头：“牧主，她不会喜欢的。不是她自己挑选的衣物，她就一定不会满意。即使我们拿来的服装，刚好都是她自己会挑的，结果也将完全一样。这不是我的猜测，我领教过女人这一套。”

拜伦说：“我确信你说得对，瑞尼特，但我们必须这样做。”

“好吧，我警告过你了，反正将来麻烦的是你。还需要些什么？”

“小东西，小东西，像是一些洁身剂。哦，对啦，还有化妆品、香水，女人需要的那些东西。我们到时再安排吧，让我们先把拖厢装好。”

此时，吉尔布瑞特没打招呼就走了出去。拜伦同样目送着他，同时感到下颚的肌肉收紧。亨芮亚德！他们都是亨芮亚德！他毫无能力改变这个事实。他们都是亨芮亚德！吉尔布瑞特是一个，她又是另一个。

他说：“还有，当然，需要亨芮亚德先生和我自己穿的衣服，这点倒不太重要。”

“好的，我可否借用你的无线电？我最好待在这艘舰上，直到一切安置妥当。”

当他下达命令时，拜伦在一旁耐心等候。然后坐在椅子上的瑞尼特转过身来，说道：“我很不习惯见到你在这里，活生生的，又能说话，又能走动，你实在太像他了。牧主过去三天两头提到你，你在地球上求学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多星期前，我本来该毕业了，如果没发生那件意外的话。”

瑞尼特看起来很不自在。“听我说，你被那样送到洛第亚，可不能怪到我们头上，我们也不喜欢这件事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有些伙伴根本不喜欢这样做，这话绝不能让第三者听到。独裁者没有跟我们商量，这是当然的事。坦白说，这是他自己在冒险。我们有些人——我不提他们的名字了——当初甚至在想该不该去拦截那艘客船，把你救出来。还好我们没有这么做，否则会是个天大的错误。话说回来，我们真有可能采取行动，只不过深思后，我们想到独裁者一定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。”

“能获得这样的信赖实在不错。”

“我们了解他，这点无可否认，他这里很不简单。”他伸出手指轻敲自己的额头，“没人知道他究竟是根据什么来采取行动的，但似乎总是正确无误。至少他比太暴人高明，其他人则办不到。”

“比如说，家父就是个例子。”

“其实我并没有想到他，但就某个角度而言，你说得没错，就连牧主最后也被捕了。然而，他是个不同类型的人，他的思考模式直来直往，从不考虑拐弯抹角的方式，又总是高估了别人的价值。话说回来，这可算是我们最喜欢他的地方，他对每个人一视同仁，你知道吧。

“我虽然是个上校，但我仍是平民。我父亲是个金工匠，懂了吧，但在他眼里没有任何差别。而且，并非因为我是上校，他才对我另眼相看。如果他在走廊上遇到个实习轮机员，他不但会让路，还会亲切地寒暄一两句，实习生将因此高兴一整天，感觉自己像个轮机长，那就是他待人的方式。

“并不是说他软弱，如果你需要惩戒，你一定逃不掉，不过绝对适可而止。你受到的处罚，一定是你应得的，而你心里也很明白。处罚完毕后，他就将一切抛到脑后，不会无缘无故旧账重提，持续一两周还没完没了。这就是我们的牧主。

“至于独裁者，就大不相同。他很有头脑，但你无法和他亲近，不论你是谁都一样。比方说，他其实并没有幽默感，我跟他说话，不能像现在跟你说话这样。此时此刻，我说话就是说话，我可以完全放松，几乎是在做自由联想。而在他面前，你得将心中的话原原本本地说出来，绝不能有任何保留。而且你的措辞要很正式，否则他会骂你散漫。虽然如此，但独裁者就是独裁者，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拜伦道：“有关独裁者高明的头脑，我得完全同意你的说法。你可知道，他在登上这艘舰艇前，就已经推论出我在这里？”

“是吗？我们都不知道。好啦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的意思。他当初准备单独登上这艘太暴巡弋舰，对我们而言，那无异于自杀，我们都不以为然。但我们假定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而事实证明果真如此。他本来可以告诉我们你或许在这艘舰上。他也一定知道，牧主之子的逃脱会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但他照例不说。”

艾妲密西娅坐在寝舱的某个下铺，她必须很不自然地弯着身子，以避免上铺的床架戳到第一节胸椎。但在这个时候，那点不适根本算不了什么。

她一双手掌几乎不自觉地摩挲着衣裳，她感到又脏又累，而且非常厌倦。

她厌倦了用湿毛巾拍拭双手与脸部，厌倦了一周未曾更换服装，厌倦了现在变得潮湿黏腻的头发。

此时，她差点就要站起来，准备赶紧转过身去。她不要见他，不想再跟他面对面。

不过进来的只是吉尔布瑞特，于是她又无精打采地坐到床上：“嗨，吉尔伯伯。”

吉尔布瑞特在她对面坐下，一时之间，他瘦削的脸庞似乎显得忧虑不堪，随即又挤出一个满是皱纹的笑容：“我也觉得在这里头待上一周十分没趣，我希望你能让我开心。”

她却答道：“好啦，吉尔伯父，别在我身上施展心理学。如果你认为能够哄骗我，让我对你产生一点责任感，那你就错了，我其实更想揍你一顿。”

“如果那样会令你感到好些……”

“我再警告你一次，如果你伸出手臂让我打你，我真的会动手。如果你说：‘这样让你感到好些吗？’那我还会再打一拳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显然跟拜伦吵架了。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看不出为何需要讨论这件事，你别管我就好了。”顿了顿之后，她又说，“他认为父亲真像独裁者指控的那样，所以我恨他。”

“你父亲？”

“不！那个愚蠢、幼稚、道貌岸然的傻瓜！”

“想必是指拜伦吧，好的，你恨他。但你无法在两种情感间画出明显的界线，一种是害你像这样坐在这里的恨意，另一种，则是在我这个单身汉看来，似乎相当荒唐的炽热爱恋。”

“吉尔伯父，”她说，“他会不会真做过那件事？”

“拜伦？做什么？”

“不！我父亲。父亲会不会那样做过？会不会真出卖了牧主？”

吉尔布瑞特显得若有所思，而且神情非常严肃：“我不晓得，”他斜眼望着她，“你也知道，他的确想将拜伦交到太暴人手中。”

“因为他知道那是个陷阱，”她激动地说，“而且事实正是如此。那可怕的独裁者就是这样打算，而他也承认了。太暴人知道拜伦是谁，故意将他送到父亲那里，父亲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。对任何人而言，那都是很明显的决定。”

“即使我们接受这一点，”他又用斜眼望着她，“他也的确曾试图说服你，要你接受那桩相当无趣的婚姻。如果亨瑞克能做出那种事……”

她打岔道：“那件事他也毫无选择余地。”

“亲爱的侄女，他为了讨好太暴人而做的每件事，如果你都要解释为不得已，哈，那么，你怎么知道他没将牧主的秘密泄露给太暴人？”

“因为我确定他不会，你对父亲的了解不像我那么深。他恨太暴人，恨之入骨，我明白这点，他不会主动帮助他们。我承认他怕他们，不敢公开反对他们，但他若有办法避免，就绝不会帮助他们。”

“你又怎么知道他能避免？”

她却猛摇着头，把头发都摇乱了，不但遮住了双眼，还稍微遮住眼中的泪水。

吉尔布瑞特望了她一会儿，然后无奈地摊开手，默默地转身离去。

拖厢以通道连接到“无情号”尾部的紧急逃生气闸，整体看起来像个细腰的大黄蜂。拖厢的容积比这艘太暴舰艇大几十倍，不成比例的程度近乎滑稽。

在做最后的检查时，独裁者加入拜伦的工作。他说：“你觉得还缺些什么吗？”

拜伦说：“没有，我想我们会相当舒适。”

“很好。顺便问一句，瑞尼特告诉我艾妲密西娅郡主不大舒服，或至少看起来如此。如果她需要医疗照护，送她到我的船舰或许是明智之举。”

“她好得很。”拜伦随口答道。

“你这么说就好。你能在十二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吗？”

“两小时就行，如果你希望。”

然后，拜伦穿过接合走廊（他得稍微弯下腰来），走进了“无情号”主体中。

他刻意以平稳的语调说：“后面有间私人套房是你的，艾妲密西娅。我不会打扰你，我大部分时间会留在这里。”

她却冷冷地答道：“你不会打扰我的，牧主，你待在哪里都与我无关。”

两艘船舰一齐迅速出发，经过一次跃迁后，便来到星云的边缘。然后他们等了数小时，好让钟狄的船舰完成最后的计算。进入星云内部后，就几乎等同于盲目航行。

拜伦闷闷不乐地盯着显像板，上面什么都没有！整整半个天球都被黑暗占据，根本不见一丝星光。生平第一次，拜伦体会到星辰是多么温暖亲切，使太空变得多么充实。

“就好像掉进太空中的一个洞口。”他喃喃地对吉尔布瑞特说。

然后他们再度跃迁，进入了星云中。

几乎在同一时刻，赛莫克・阿拉特普——大汗的行政官，十艘武装巡弋舰的指挥官——正听完了领航员的报告。他说：“那没什么关系，反正跟踪他们就对了。”

在距离“无情号”进入星云的位置不到一光年处，十艘太暴战舰进行了同样的跃迁。

# 第十六章 追猎者！

穿着军装的赛莫克・阿拉特普觉得不大舒服。太暴军装的质地有几分粗糙，又一律不会十分合身，但抱怨这种事绝非军人本色。事实上，轻微的不适正是太暴军事传统之一，这样做有助于维持军纪。

然而，阿拉特普却能对这种传统表示某种形式的抗议，他以懊恼的口气说：“这么紧的衣领害我的脖子很难过。”

安多斯少校的衣领一样紧，在他一生中，没有人见过他脱下军装。他说：“独处的时候，打开衣领确实合乎军规。但在任何军官或士兵面前，穿戴若有任何不合规定之处，都将造成不良的影响。”

阿拉特普嗤之以鼻。这次远征算是个准军事行动，军装便是随之而来的另一项改变。除了被迫穿上军装，他还必须听从副官的意见。而那位副官越来越自作主张，这一点，甚至在他们离开洛第亚前便已开始。

安多斯毫不客气地强调自己的主张。

当时他说：“行政官，我们需要十艘战舰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阿拉特普抬起头来，显然是被惹火了。那时他已准备妥当，要乘一艘战舰去追捕维迪莫斯少主。他随手将几个信囊放在一旁，信囊里都是他写给殖民局的报告，万一发生什么不幸，他这次远征有去无回，那些信囊便会转交大汗的殖民局。

“十艘战舰，少校？”

“是的，阁下，少一艘都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“我打算维持一个合理的安全标准。那年轻人要到某个地方去，而你说过有个计划严密的阴谋存在，这两点想必存在着关联。”

“所以说？”

“所以说，我们必须准备面对可能的大阴谋，一艘战舰也许会被轻易消灭。”

“十艘、一百艘也有可能，安全标准的上限在哪里？”

“必须有人做出决定。而在军事行动中，那是我的职责，我建议十艘。”

在壁光的照明下，当阿拉特普扬起眉毛时，他的隐形眼镜闪耀着异样的光彩。军方实在过度膨胀，理论上来说，在如今的太平岁月，应当由文官决定一切。不过军事传统很难完全摆脱，这又是另一个例子。

他慎重地回答说：“我会考虑这个建议。”

“谢谢你，如果你决定不接受我的忠告，我的建议到此为止。我向你保证，”少校用力并拢脚跟，行了个立定礼，但动作中毫无敬意，阿拉特普心里很明白。“那是你的权利。然而你那样做，将令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我只好辞去这个职务。”

现在得由阿拉特普尽力帮自己找台阶，他说：“对于一个纯军事性问题，我绝无意阻挠你的任何决定，少校。若是遇到纯政治性事件，不知道你是否也能尊重我的决定。”

“什么样的政治性事件？”

“亨瑞克就是个问题。我建议让他跟我们同行，你昨天却坚决反对。”

少校以冷淡的口气说：“我认为没那个必要，当我军行动时，有异邦人在场将严重影响士气。”

阿拉特普用别人听不见的音量轻轻叹了一口气。安多斯算是个很能干的人，对他表现出不耐烦根本没用。

他又说：“这一点，我也同意你的说法，我只是请你考量一下当前局势的政治层面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将老维迪莫斯牧主处决后，引起了政治的不安，在众王国之间引发了不必要的惊扰。不论处决多有必要，也该避免让少主的死记在我们账上。在洛第亚人民的心目中，维迪莫斯少主绑架了执政者之女。而在亨芮亚德家族的成员中，那个女孩很受民众爱戴，十足是个公众人物。所以说，让执政者领导这趟讨伐，是相当合适也相当合理的做法。

“这将是个引人注目的行动，能充分满足洛第亚人的爱国心。他自然会请求太暴人协助，并一定会欣然接受，不过那倒可以低调处理。要让一般人认为这趟远征由洛第亚主导，这并不困难，可是必须做到。如果发现了阴谋的内幕，那将是洛第亚人的功劳；如果维迪莫斯少主遭到处决，也将记在洛第亚人的头上。至少，要让其他王国都这么想。”

少校说：“准许洛第亚船舰跟随太暴远征军行动，仍会成为很坏的先例。在战斗中他们会碍手碍脚，那样一来，它就成了军事问题。”

“亲爱的少校，我可没有说亨瑞克将指挥一艘战舰。你对他想必有所了解，不至于认为他有能力、甚至有心尝试指挥战舰。他将和我们在一起，除他之外，舰上不会有任何洛第亚人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我就撤回异议，行政官。”少校说。

将近一周以来，太暴舰队一直与林根保持二光年的距离，军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。

安多斯少校主张立即登陆林根。“林根的独裁者，”他说，“花了很大的力气作戏，想让我们认为他是大汗的朋友。但我不信任这些四处旅行的人，他们总是学来一些不安分的想法。他才刚回来，维迪莫斯少主就赶来见他，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。”

“他每次旅行，不论出发或归来，都从未试图掩饰。而且，我们还不知道维迪莫斯少主是不是去见他。他滞留在林根周围的轨道上，为什么他不登陆呢？”

“为什么他要滞留在轨道上？让我们探讨他所做的事，而不是他未做的事。”

“我能提出一个具有某种规律的解释。”

“我很有兴趣听听。”

阿拉特普将一根手指伸进领口，想将衣领拉开一点，结果白费力气。他说：“既然这个年轻人留在轨道上，我们就可以假设，他是在等待某件事或某个人。假如我们认为，他以如此直接而迅速的方式——事实上，仅借着一次跃迁——来到这里后，却由于迟疑不决而无所行动，那实在是很荒谬的想法。所以我说，他是在等一个或一群朋友跟他会合，等增援来到后，他就会出发往别处去。他不直接降落林根，代表他认为那并非安全的行动。这也表示林根这个世界，以及独裁者这个人，和那件阴谋并没有牵连，不过，个别的林根人还是有可能涉入其中。”

“我不确定能否一直相信那么明显的答案。”

“亲爱的少校，这不只是明显的答案，它还是个合乎逻辑的答案，具有一定的规律。”

“也许吧。即使如此，二十四小时内若没有进一步的发展，我就没有任何选择，不得不下令进军林根。”

少校走后，阿拉特普对着舱门皱起眉头。他得同时控制蠢蠢欲动的被征服者，以及眼光短浅的征服者，这实在是件令人头痛的差事。二十四小时内，有可能发生些变化，否则他也许得想其他办法制止安多斯。

叫门讯号又响了，阿拉特普恼怒地抬起头来。当然不可能又是安多斯，他想。结果的确不是，站在舱门口、弯下腰来的，是洛第亚执政者亨瑞克的高大身躯。在他身后还能瞥见一名卫兵，不论他在舰上哪个角落，那名卫兵永远形影不离。理论上，亨瑞克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，或许他自己也这么想。至少，他从未注意到身旁的卫兵。

亨瑞克露出含糊的微笑。“我有没有打扰您，行政官？”

“一点都没有，请坐，执政者。”阿拉特普继续站着，亨瑞克却似乎没注意到。

“我有件重要的事要跟您讨论。”说到这里亨瑞克突然打住，眼光中透出几许专注的神情。然后，他改以相当不同的口吻说：“好一艘又大又俊的战舰！”

“谢谢你，执政者。”阿拉特普绷着脸笑了笑。在这支舰队中，其他九艘都是典型的小型战舰，但他们坐镇的这艘旗舰，却是根据前洛第亚舰队的设计建造而成，因而体积特别庞大。如今，有越来越多这类战舰加入太暴舰队，这也许是太暴军心逐渐疲软的最初征兆。虽然战斗体仍是两人或三人的小型巡弋舰，但有越来越多的高级将领，都找到各种不同的理由，要求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大型战舰上。

阿拉特普倒不在意这个现象。某些老兵或许会觉得这种逐渐疲软的趋势等于堕落，不过在他看来却像是越来越文明的象征。到了最后（或许还要几个世纪），太暴这个民族有可能完全消失，与他们征服的星云众王国社会融成一体。或许，就连这点也该算是一件好事。

自然，他从未将这种想法公诸于世。

“我来告诉您一件事，”亨瑞克苦苦思索了一会儿，又继续说，“今天我送了一封电讯回去，告诉我的百姓说我很好，罪犯很快会被捉到，我女儿也将平安归来。”

“很好。”对阿拉特普而言，这件事不算什么新闻，那封信其实是他亲笔写的。虽然，现在亨瑞克可能已经说服自己，相信自己才是执笔者，甚至相信这支远征军真由他率领。阿拉特普感到有些痛心，这个人显然正在迅速崩溃。

亨瑞克说：“那些组织严密的匪徒竟敢夜袭王宫，我相信，我的百姓因此深感不安。现在我做出这么迅速的应变行动，我想他们都会为执政者感到骄傲，是吗，行政官？他们将见识到亨芮亚德家族还有实力。”他似乎有点得意忘形。

“我想他们会的。”阿拉特普说。

“我们到了接敌范围没有？”

“还没有，执政者，敌人仍然留在原处，就在林根附近。”

“还在那里？我想起了我来是要跟您说什么。”他变得很激动，一口气说了一大串，“非常重要，行政官，我有件事要告诉您。舰上有人准备叛变，给我发现了。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，叛变……”他开始压低声音。

阿拉特普感到很不耐烦，迁就这个可怜的白痴自然有其必要，但这样做却渐渐变成浪费时间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不久之后，人人都能看出他发疯了，到时他连做傀儡的资格都没有，这实在很可怜。

他说：“没有人叛变，执政者，我们的人都既忠诚又可靠。一定是有人令你产生误解，你太累了。”

“不，不。”亨瑞克推开阿拉特普的手臂，那只手臂已在他肩头搁了一会儿，“我们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啊，就在这里呀！”

“我的意思是这艘战舰。我看过显像板，附近一颗星也没有，我们是在深太空中。您可知道？”

“啊，当然啦。”

“林根不在附近，您知道这点吗？”

“它在两光年外。”

“啊！啊！啊！行政官，没人在偷听吧？您确定吗？”他俯身向前，凑向阿拉特普伸过来的耳朵，“那我们怎么知道敌人在林根附近？他距离我们太远，根本侦测不到。我们得到错误情报，这就表示有人叛变。”

嗯，这个人或许疯了，这句话却很有道理。阿拉特普说：“这是技术人员负责的事，执政者，不是我们这种身份的人该操心的，我自己也不清楚。”

“可是身为这支远征军的首领，我应该知道。我是首领，对不对？”他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，“事实上，我感到安多斯少校有时不肯贯彻我的命令。他值得信赖吗？当然，我很少对他下命令。对一个太暴军官下命令，感觉上似乎怪怪的。话说回来，我必须找到我女儿，我女儿名叫艾妲密西娅，她被人从我身边带走，现在我率领整支舰队，要把她救回来。所以您懂了吧，我一定要知道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一定要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敌人就在林根。我女儿也该在那里，您认识我女儿吗？她的名字叫艾妲密西娅。”

他抬起头来，以恳求的目光望着太暴行政官。然后又伸出手掩住双眼，含糊地说了一句，听来有点像“我很抱歉”。

阿拉特普不知不觉咬紧牙关。他几乎忘记面前这个人——这个白痴的洛第亚执政者——是个失去爱女的父亲。即使这种人也仍有父爱，自己不能让他如此痛苦。

于是他温和地说：“让我试着解释一下。你知道有一种叫做质量计的东西，可以侦测太空中的船舰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“它对重力效应很敏感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哦，当然，每样东西都有重力。”亨瑞克将身体倾向阿拉特普，双手紧张兮兮地互握着。

“那就够了。你可知道，质量计自然只能在接近某艘船舰时使用，差不多是在一万英里的范围内。此外，还需要跟任何行星保持适当距离，因为若非如此，你能侦测到的只有行星，它比船舰大多了。”

“它的重力也大多了。”

“正是这样。”阿拉特普说，而亨瑞克显得很高兴。

阿拉特普继续说：“我们太暴人拥有另一种装置，它是一种发射机，可经由超空间向四面八方辐射讯号。那种讯号并非电磁波，而是空间结构的特殊扭曲形式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光波或无线电波，甚至也不属于次以太电波，懂了吗？”

亨瑞克没有回答，他看起来一头雾水。

阿拉特普立刻接着说：“嗯，反正它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倒无关紧要。我们可以侦测到辐射出来的那种东西，所以随时都能知道任何太暴船舰的位置。即使它远在银河另一边，或是躲在某颗恒星的另一侧。”

亨瑞克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。

“好，”阿拉特普说，“如果维迪莫斯少主驾着一艘普通船舰逃亡，想要找到他就非常困难。如今，既然他驾驶的是太暴巡弋舰，我们随时掌握他的方位，虽然他自己并不晓得这件事。我们就是利用这种方法，知道他待在林根附近，你懂了吧。此外，他绝对无法摆脱我们，所以我们一定能将令嫒救出来。”

亨瑞克微微一笑：“做得太好了。可喜可贺，行政官，这是个非常高明的策略。”

阿拉特普没有自欺欺人。他刚才说的话，亨瑞克只能理解一点点，但那并不重要。这番话的结论，是保证能将他的女儿救出来，而在他似懂非懂的理解中，也一定有了一个概念，这一切都是拜太暴科学之赐。

他告诉自己，并非全然因为对方诉诸他的同情，他才会花那么大的工夫。为了明显的政治理由，他必须防止此人完全崩溃。也许他女儿的归来会有很大帮助，他衷心希望如此。

叫门讯号再度响起，这次进来的是安多斯少校。亨瑞克的手臂僵在座椅扶手上，脸孔做出一种受迫害的神情。他努力撑起身子，开口道：“安多斯少……”

安多斯却根本不理会这个洛第亚人，立刻开始向阿拉特普报告。

“行政官，”他说，“‘无情号’改变了位置。”

“他当然没登陆林根。”阿拉特普以精明的口吻说。

“没有，”少校答道，“他跃迁到距离林根很远的地方。”

“啊，很好，也许有另一艘船舰跟他会合了。”

“也许是很多艘，但我们只能侦测到他的，这点你应该非常了解。”

“无论如何，我们继续跟踪。”

“命令已经下达。我只想指出一点，凭借那次跃迁，他抵达了马头星云边缘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在上述方位，没有重要的行星系存在，这只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。”

阿拉特普舔了一下嘴唇，赶紧往驾驶舱走去，少校也跟他一块走了。

在突然腾空的舱房中，只剩下亨瑞克站在正中央，盯着舱门一分钟左右。然后，他微微耸了耸肩，接着又坐下来。他的表情一片茫然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他只是坐在那里。

领航员说：“已经查过‘无情号’的太空坐标，长官，他们绝对在星云内部。”

“那没什么关系，”阿拉特普说，“反正跟踪他们就对了。”

他又转过头来，对安多斯少校说：“你明白等待的好处了吧，现在好些事都已经明朗化。除了星云本身，阴谋分子的大本营还会在哪里？除了躲在那里，别处哪里我们找不到？真是个很妙的规律。”

于是，整个分遣队随后也进入星云。

阿拉特普又不自觉地瞥向显像板，这已经是第二十次。其实，他这样做根本没用，因为显像板始终一片漆黑，什么星光也看不到。

安多斯说：“这是他们第三次停下来，可是仍旧没有登陆，我实在搞不懂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究竟在找什么？他们每次都停上好几天，但他们就是不登陆。”

“也许他们得花那么长的时间，”阿拉特普说，“才能完成下个跃迁的计算，这里的能见度等于零。”

“你认为是这样吗？”

“不，他们做的跃迁太准确了。每次重返普通空间时，都非常接近一颗恒星。光靠质量计提供的数据，他们无法做得那么好，除非他们事先确知那些恒星的位置。”

“那他们为何不登陆？”

“我想，”阿拉特普说，“他们一定是在寻找可住人行星。或许他们自己不知道那个大本营的位置，或者，至少不是十分确定。”他微微一笑，“我们只要跟踪就行了。”

领航员在阿拉特普面前立定：“长官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阿拉特普抬起头来。

“敌方已在某颗行星登陆。”

阿拉特普立刻发讯召来安多斯少校。

“安多斯，”当少校进来时，阿拉特普说，“你获得通知没有？”

“有的，我已命令降落并追击。”

“慢着，你恐怕又操之过急了，就像你当初要冲向林根一样。我想，只有这艘战舰应当前进。”

“你的理由？”

“假如我们需要增援，有你在这里，还有你指挥的这些巡弋舰。倘若它的确是个强大的叛军中心，他们或许会以为，只是一艘船舰无意中碰上他们。我会设法捎信给你，那时你就能撤回太暴星。”

“撤回！”

“然后带一支完整的舰队来。”

安多斯考虑了一下：“很好，反正这是我们的战舰里最没用的一艘。它太大了。”

在他们盘旋而下的过程中，行星的画面占满了显像板。

“表面似乎相当荒凉，长官。”领航员说。

“你判断出‘无情号’精确的位置没有？”

“有的，长官。”

“那么在尽可能接近之处着陆，但不要被他们目击。”

现在他们已进入大气层，当他们掠过昼半球之际，天空正泛着明亮的紫色。阿拉特普望着越来越近的地面，心想：漫长的追猎就要结束了！

# 第十七章 猎物！

对未曾真正到过太空的人而言，调查某个恒星系、寻找可住人的行星，似乎是件相当令人振奋的任务，至少也算很有趣。可是对太空人而言，它却是最无聊不过的差事。

恒星是一团巨大的火球，其中的氢核不断融合成氦核，寻找这种天体太简单了，它本身就在尽力招摇。即使在黑暗的星云中，也只不过是距离的问题，在五十亿英里的范围内，恒星仍在尽力昭示自己的存在。

可是行星则另当别论，它无异于太空中一块小岩石，仅能反射恒星的光芒。即使以各种不同的角度，穿过某个恒星系达十万次，除了极少数的巧合，很有可能始终不曾接近一颗行星，因而根本无法发现它的存在。

因此想要寻找行星，必须采用一个有系统的方法。在调查某个恒星系前，首先应来到距离恒星约等于其直径一万倍之处。根据银河统计资料，行星距离主星比上述距离更远的几率不到五万分之一。此外，在与恒星的距离超过其直径一千倍的太空中，就几乎没有任何可住人的行星。

这就意味着，从船舰停驻的位置望去，可住人行星必定位于恒星周围六度以内，这大约等于整个天空面积的四百分之一。这样小的一个范围，少量的观测便可得到详尽的结果。

望远照相机经过微调后，能自动抵消船舰在轨道上的运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长时间曝光可拍出恒星周围星座的清晰影像。当然，前提是必须遮蔽太阳的烈焰，而这点很容易做到。反之，由于行星具有相当程度的自行，因此会在底片上呈现细微的条纹。

假如看不见条纹，总有可能是行星躲在主星后面。此时船舰会换到另一个位置，通常会比原先更接近恒星，然后再重复整个步骤。

这的确是个很枯燥的程序，若是连续在三个恒星系，每一个都重复做上三遍，结果每次都毫无斩获，对士气必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打击。

比如说，吉尔布瑞特的士气便已消沉好一阵子。他发现某些事物“有趣”的频率，也变得越来越低了。

现在，他们正准备跃迁到独裁者列出的第四颗恒星。拜伦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们每次都遇到一颗恒星，至少钟狄的数字是正确的。”

吉尔布瑞特说：“根据统计，平均每三颗恒星中，就有一颗拥有行星系。”

拜伦点了点头。这是个老生常谈的统计数据，每个小孩都在“初级银河舆理”中学过。

吉尔布瑞特继续说：“这就代表，随机选取三颗恒星，却找不到任何行星——任何一颗行星，它的几率是三分之二的立方，也就是二十七分之八，或者说三分之一弱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我们偏偏什么也没发现，这里头一定有什么错误。”

“你自己看过那些感光板，而且话说回来，统计数据有什么用？根据我们的了解，星云内部的情形很不一样，也许是粒子雾阻止了行星的形成，或者也有可能，粒子雾本身就是无法聚结的行星材料。”

“你不是说真的吧？”吉尔布瑞特吃了一惊。

“你说对啦，我只不过没话找话罢了，我完全不懂天文演化学。总之，该死的行星为何要形成？我从未听说哪颗行星上没有一大堆麻烦。”拜伦显得形容憔悴，他一面说话，一面印出一些小标签，并粘贴在控制台上。

他又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们已经把霹雳炮全搞懂了，包括测距仪、电力控制系统——所有的一切。”

想不看显像板是很困难的事。他们即将在黑墨般的太空中再度跃迁。

拜伦随口说：“你知道他们为何叫它‘马头星云’，吉尔？”

“第一个钻进来的人叫做玛头，你要说我讲错了吗？”

“也许没错，但在地球上有不同的解释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他们声称它所以叫那个名字，是因为它看起来像马的头。”

“马是什么？”

“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。”

“这是个很有趣的想法，可是在我看来，这个星云根本不像任何动物，拜伦。”

“这取决于你观看的角度，比方说在天雾星上，它看起来像伸出三根指头的手臂。不过我曾在地球大学的天文台看过一次，看起来的确有点像马的头部。也许这个名字真是那么来的，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叫玛头的人。谁知道呢？”拜伦感到这个话题已令人生厌，他仍只是没话找话而已。

沉默显然维持得太久，因为吉尔布瑞特逮到改变话题的机会。拜伦根本不想讨论那个题目，却又无法强迫自己不去想它。

吉尔布瑞特说：“艾妲在哪儿？”

拜伦马上望着他说：“反正是在拖厢里，我又没有一直跟着她。”

“独裁者则正在那样做，他巴不得住在这里。”

“她多么幸运啊。”

吉尔布瑞特满脸的皱纹变得更深，小小的五官仿佛扭成一团。“哦，别当傻瓜，拜伦。艾妲密西娅是亨芮亚德家族的一员，你那样对待她，她当然受不了。”

拜伦道：“别再说了。”

“我偏不，我一直想说这件事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？因为亨瑞克也许得对令尊的死负责？亨瑞克是我的堂弟！你对我的态度并未改变。”

“好吧。”拜伦说，“我对你的态度并未改变，我仍像往常那样跟你说话，我也保持跟艾妲密西娅交谈。”

“仍像往常那样吗？”

拜伦哑口无言。

吉尔布瑞特又说：“你把她推向独裁者的怀抱。”

“那是她的选择。”

“不对，那是你的选择。听我说，拜伦，”吉尔布瑞特变得像是跟自家人说话，将一只手放在拜伦膝盖上，“这不是我喜欢插手的事，你该了解。只不过，如今的亨芮亚德家族，只剩下她一个好孩子。如果我说我爱她，你会不会感到有趣？我自己没有子女。”

“我不质疑你对她的爱。”

“那么为了她好，我要劝你一句，阻止独裁者，拜伦。”

“我以为你信任他，吉尔。”

“把他当成独裁者，我信任他；把他当成反太暴的领袖，我信任他。但把他当成一个女人的男人，当成艾妲密西娅的男人，我却不敢领教。”

“直接告诉她。”

“她不会听的。”

“你认为由我告诉她，她就会听吗？”

“如果你好好跟她讲。”

一时之间，拜伦似乎犹豫起来，伸出舌头轻轻舔着干燥的嘴唇。然后他转过头去，厉声道：“我不想再谈这件事。”

吉尔布瑞特以悲伤的口吻说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

拜伦没再搭腔。吉尔布瑞特为什么要管这件事？他已经多次想到自己也许会后悔。这样做其实不容易，可是他又能怎么办？根本就没有安全的退路。

他张大嘴巴大口呼吸，想借此消除胸口的窒息感。

完成下个跃迁后，舱外的景观变得很不一样。在跃迁之前，拜伦根据独裁者的驾驶员传来的指示，已将操纵系统设定妥当，并将手动操作交由吉尔布瑞特负责，准备趁这个机会睡上一觉。此时，吉尔布瑞特却猛摇他的肩膀。

“拜伦！拜伦！”

拜伦在卧铺上打了个滚，一直滚到地板上，他趴在那里，双手握拳。“怎么回事？”

吉尔布瑞特赶紧后退一步：“喂，别紧张，这次我们发现了一个F2。”

拜伦渐渐领会这句话的意思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整个人顿时松懈下来：“再也别那样叫醒我，吉尔布瑞特。一个F2，你是这么说的吗？我想你指的是现在那颗恒星。”

“当然是。它看起来最有趣不过，我这么想。”

就某个角度而言，的确可以这么说。银河中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可住人行星，环绕的恒星都属于F或G光谱型；直径在七十五到一百五十万英里之间；表面温度从摄氏五千到摄氏一万度。地球之阳属于G0型，洛第亚之阳属于F8型，林根之阳则属于G2型，而天雾之阳也一样。F2型稍微热了点，但也不能算太热。

他们先前造访过的三颗恒星，全都属于K光谱型，它们体积太小，颜色也太红。即使周围有任何行星，也很可能不适宜人类居住。

好恒星就是好恒星！在第一天的摄影观测中，便找到了五颗行星，其中位于最内围的一颗，与主星的距离为一亿五千万英里。

泰多・瑞尼特亲自带来这个消息。他跟独裁者一样，常常到“无情号”上来，他的热诚为这艘舰艇带来不少温暖。现在，他正在大口喘着气，因为他是借着金属太空索，双手轮流一路拉扯过来的。

“我不晓得独裁者是怎么做到的，他似乎从不把这当一回事。我猜，大概因为他比我年轻。”他突然又说了一句：“五颗行星！”

吉尔布瑞特说：“在这颗恒星周围？你确定吗？”

“绝对确定，只不过，其中四颗都属于木型。”

“另外那颗呢？”

“另外那颗也许还好，至少大气层含有氧气。”

吉尔布瑞特发出轻声的欢呼，但拜伦却说：“四颗都是木型，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只需要一颗。”

他了解这是个合理的比例。银河中体积庞大的行星，大多拥有含氢化物的大气层，毕竟，恒星的成分大部分是氢，而它也是组成行星的基本材料。木型行星的大气层具有甲烷或氨气，有时还有氢分子，以及为数不少的氦气。这类大气层通常都很厚，而且极为浓稠。木型行星的直径几乎一律大于三万英里，平均温度鲜有高于摄氏零下五十度，实在极不适合人类居住。

在地球的时候，他曾听过一种说法，这些行星所以称为木型，是因为“木”代表太阳系的木星，它是这类行星的典型。也许他们说得没错，毕竟，行星类别中还有一种地型，而“地”当然是代表地球。地型行星通常比较小，由于产生的重力微弱，因此无法留住氢气或含氢的气体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它们通常较接近恒星，因而温度比较高。这类行星的大气稀薄，如果上面有生命存在，通常都含有氧气与氮气，偶尔还混合着氯气，但那样可就不妙了。

“有没有氯气？”拜伦问道，“他们的大气分析做到什么程度？”

瑞尼特耸了耸肩。“如今在太空中，我们只能判别高层的大气。如果有氯气，一定集中在地表附近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。”

他伸出手来，拍向拜伦宽大的肩膀：“邀我到你的房间小酌一番如何，孩子？”

吉尔布瑞特不安地看着他们两人的背影。独裁者正在追求艾妲密西娅，他的左右手又成了拜伦的酒友，“无情号”变得越来越像一艘林根舰艇。拜伦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吉尔布瑞特心中嘀咕着，然后他又想到那颗新发现的行星，便将其他烦恼抛到脑后。

穿越大气层的时候，艾妲密西娅也来到驾驶舱中。她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，似乎相当心满意足，拜伦不时会朝她的方向望去。她刚进来时（她几乎不再来驾驶舱，因此他有点不知所措），他曾经说：“你好，艾妲密西娅。”她却没有任何回应。

当时，她只是以很高兴的口气，叫了一声“吉尔伯父”，然后又说：“我们真的在降落吗？”

吉尔布瑞特猛搓双手：“看来没错，亲爱的侄女。几小时后，我们大概就能离开这艘舰艇，在坚实的地面上行走。想想可真有趣，对吗？”

“我希望它就是我们要找的行星，假如不是，就不会那么有趣了。”

“另外还有一颗恒星啊。”吉尔布瑞特虽然这样说着，额头却皱了起来。

艾妲密西娅这才转向拜伦，以冷淡的口气说：“你刚才在说话吗，法瑞尔先生？”

拜伦着实吃了一惊，再度变得不知所措。他答道：“没有，其实没说什么。”

“那么请你原谅，我以为你说了什么。”

她经过拜伦身边的时候，由于两人太过接近，她的塑质裙边刷过他的膝盖，她身上的香水也飘散在他四周围，拜伦只好使劲咬紧牙关。

瑞尼特仍跟他们在一起，装上拖厢的好处之一，就是能留客人过夜。他说：“他们现在获得了大气的详尽资料。其中有大量的氧气，大约百分之三十，此外还有氮气和惰性气体，成分相当正常，没有氯气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发出“嗯”的一声。

吉尔布瑞特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有二氧化碳，就没有那么好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艾妲密西娅追问。她在显像板旁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，能看到画面上以时速二千英里掠过的行星地表。

拜伦随口答道：“没有二氧化碳，就没有植物。”

“哦？”她望着他，露出亲切的微笑。

拜伦也回以一笑，虽然这有违他的本意。不料，她的表情起了难以察觉的变化，她的笑容则绕过了他，显然她故意漠视他的存在。这样一来，变成他一个人在傻笑，他赶紧将笑容敛去。

能避开她也好，跟她在一起，他绝对无法坚持下去。看得见她的时候，他的意志麻醉剂立即失效，痛苦又开始了。

吉尔布瑞特显得郁郁寡欢。此时他们正在地表上空滑翔，由于低层大气密度浓厚，“无情号”后面又加上一节拖厢，完全不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，因此变得很难控制，拜伦正在顽强地跟狂野的操纵系统奋战。

他说：“打起精神来，吉尔！”

他自己并未感到兴高采烈，直到目前为止，电波讯号没有带来任何回应。假如这里不是叛军世界，继续等下去就毫无意义。他的行动方针已定好了！

吉尔布瑞特说：“它看起来不像是叛军世界，它是满布岩石的死星，上面也没多少水分。”他转过头去，“他们有没有再测定二氧化碳，瑞尼特？”

瑞尼特拉长了他那张红润的脸庞。“有的。只有一点点，大约十万分之一。”

拜伦说：“你不能骤下断语。他们也许故意挑选这样一个世界，只因为它看起来那么不可能。”

“可是我当年见到过农场。”

“好吧。我们才绕了几圈而已，这么大的一颗行星，你认为我们能看到多少东西？你心里他妈的很明白，吉尔，不论他们是什么人，为数绝不会太多，不可能布满整颗行星。他们选择的或许是某处山谷，那里蓄积了足够的二氧化碳，比如说是由于火山的作用，而且附近又有充足的水源。我们可能在距离他们二十英里处呼啸而过，却根本没注意到。他们在调查清楚前，自然不会轻易回答我们的无线电呼叫。”

“想要蓄积够浓的二氧化碳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”吉尔布瑞特喃喃道，却仍专心望着显像板。

拜伦突然希望这个世界并非真正的目的地，他认定自己无法再等下去。那件事必须解决，就是现在！

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
人工照明已经关掉，阳光从舷窗毫无阻碍地射进来。其实，这是比较缺乏效率的照明方式，却能带来一种令人向往的新奇感受。现在舷窗全部开启，已经可以呼吸到此地的大气。

瑞尼特曾建议别这样做，理由是空气中缺乏二氧化碳，人的呼吸循环会被搅乱，不过拜伦认为短时间不致有害。

吉尔布瑞特碰见他们两人的时候，他们正在交头接耳。看到他来了，两人赶紧抬起头，并连忙拉开距离。

吉尔布瑞特哈哈大笑。然后他从开启的舷窗向外望去，又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尽是岩石！”

拜伦以温和的口气说：“我们准备在高地顶端架设一个电波发射机，这样可以增加通讯的有效距离。至少，我们应该能和整个半球取得联系。要是没有任何结果，我们还能再试另一侧。”

“你和瑞尼特讨论的就是这件事？”

“正是。独裁者和我将负责这项工作，那是他的建议，运气实在不错，否则我自己也得提出同样的建议。”他一面说话，一面迅速望了瑞尼特一眼，瑞尼特则毫无表情。

拜伦站了起来：“我想，我最好把太空衣内层解下来穿在身上。”

瑞尼特表示同意。这颗行星阳光普照，空气中只有一点水蒸气，天空没有一丝云彩，但外面却相当寒冷。

独裁者来到了“无情号”的主气闸。他的外套由极薄的人工泡绵制成，重量只有一盎司的几分之一，但绝热效果近乎完美。他胸前绑着一小罐二氧化碳，渗出的速率调得很小，以在他附近维持相当程度的二氧化碳气压。

他说：“你想不想搜我的身，法瑞尔？”他举起双手等待，瘦削的脸庞带着沉稳与戏谑的表情。

“不用了，”拜伦说，“你要不要检查我是否携带武器？”

“我连想都没想过。”

两人的态度与周围的气温一样冰冷。

拜伦走到强烈的阳光下，与独裁者一左一右合力提着一只手提箱，箱子里面装的就是无线电设备。

“不太重。”说完拜伦回过头来，看到艾妲密西娅正默默站在舰艇入口。

她穿着一件白色衣裳，上面没有任何花纹图样，此时正像一面素色旗帜般随风飘扬。半透明的袖子紧贴着她的手臂，使那双手臂变成银白色。

一时之间，拜伦险些要软化了。他很想立刻折返，跑回去，跳进舰艇里面，紧紧抓住她，在她的肩头留下自己的指痕，让自己的唇接触到她的……

但他没有那样做，只是随便点了点头。她回报了一个笑容，还轻轻挥动着手指，不过对象显然是独裁者。

五分钟后，他又回过头来，在敞开的舱门处，仍能看见一团耀眼的白色。然后，地表的隆起切断他的视线，除了凹凸赤裸的岩石，地平线上什么都没有。

拜伦想到等在前面的一切，不知道自己能否再见到艾妲密西娅——也不知道自己若是一去不返，她究竟会不会在乎。

# 第十八章 虎口余生！

艾妲密西娅望着两个越来越小的身影，他们蹒跚地走在赤裸的花岗岩上，最后沉落地平线之下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在他们即将消失前，其中一人转过头来，她不能确定究竟是谁。就在这一刻，她硬起了心肠。

他们离去的时候，他不曾说一句话，连一个字也没有。她转过身来，原先眼前的阳光与岩石，立刻变成舰艇内部局促的金属空间。她感到寂寞，寂寞得可怕，有生以来她从未感到如此寂寞。

或许，就是这种感觉使她忍不住打颤。但如果承认这点，而不归咎于寒冷的气候，就等于招认自己的软弱，她绝不肯那么做。

于是她没好气地说：“吉尔伯父！你为什么不把舷窗关上？简直能把人冷死。”温度表的读数是摄氏七度，虽然舰艇的暖气已开到最大。

“亲爱的艾妲，”吉尔布瑞特和气地说，“你要是一直坚持这种可笑的穿着习惯，除了几块薄纱什么也不穿，你就得有心理准备，到哪儿都会冷得要死。”他虽然这么说，但还是按下几个开关，随着细微的“咔嗒”声，气闸便滑到密封的位置，舷窗也一一嵌入原位，使舰身重新成为光滑闪耀、毫无瑕疵的整体。与此同时，厚实的玻璃开始产生偏光作用，隔绝外界的阳光，舰内照明随之开启，所有的阴影立即消失。

艾妲密西娅坐进铺有厚重衬垫的驾驶座，信手抚摸着左右的扶手。他双手常常摆在那里，当她想到这点时，涌向体内的微温（她对自己说）只不过是暖气的作用，因为现在强风已被阻挡在外。

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了，她开始感到坐立不安。她也许应该跟他去！这个叛逆的想法袭上心头后，她立刻做了必要的修正，将单数的“他”改成复数的“他们”。

她说：“他们为何非架设电波发射机不可，吉尔伯父？”

他正以纯熟的指法操纵着显像板，听到她的叫唤，他抬起头来说：“啊？”

“我们在太空中一直试图跟他们联络，”她说，“却没有接触到任何人。行星表面的发射机又会有什么特别功能？”

吉尔布瑞特显得很苦恼：“当然啦，我们必须继续尝试，亲爱的侄女，我们必须找到叛军世界。”然后，他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道：“我们必须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我找不到他们。”

“找不到谁？”

“拜伦和独裁者。山脊切断了我的视线，我怎么调整外视镜都没用。看到没？”

除了阳光下一闪而过的岩石，她什么都没看见。

然后吉尔布瑞特将转动装置固定下来，又说：“至少，那是独裁者的船舰。”

艾妲密西娅瞥了一眼，它停在山谷更深处，大概一英里外的地方。在阳光照耀下，它发出炫目的光芒。此时此刻，她似乎感到那才是真正的敌人，是它，而不是太暴人。她心中突然冒出一个非常强烈的希望，希望他们从未到过林根，而是一直留在太空中，只有他们三个人。那些日子十分滑稽，那么不舒适，却又那么亲切温暖。如今她却不得不设法伤害他，有一股力量驱使她这么做，虽然她其实想……

吉尔布瑞特说：“他要做什么啊？”

艾妲密西娅泪眼模糊地望着他，因此必须猛眨眼睛才能对准焦距。“谁？”

“瑞尼特。我想那是瑞尼特，但他显然不是朝这里走来。”

艾妲密西娅凑近显像板。“把它放大点。”她以命令的口气说。

“在这么短的距离？”吉尔布瑞特表示反对，“你会什么也看不到，那样不可能将目标保持在正中央。”

“放大一点，吉尔伯父。”

他一面喃喃抱怨，一面插进望远镜附件，岩石立刻变成鼓胀的团块，他便在这些变形的岩石中开始寻找。他以最轻快的方式触动控制键，眼睛根本跟不上岩石在画面上变换的速率。有那么一瞬间，瑞尼特庞大模糊的身影一闪而逝，而也就在这一瞬间，他的身份变得毫无疑问。吉尔布瑞特猛然将镜头拉回来，重新捕捉到他，并将画面固定住一会儿。艾妲密西娅说：“他带了武器，你看到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他带了一柄远距离长铳，绝对没错！”

她站起来，向贮物柜飞奔而去。

“艾妲！你在做什么？”

她正在解开另一套太空衣的内层：“我要到那里去，瑞尼特在跟踪他们，你难道不了解吗？独裁者不是要去架设无线电，那是个陷害拜伦的陷阱。”她一面喘气，一面奋力钻进粗厚的太空衣内层。

“慢着！这都是你的幻想。”

她虽然瞪着吉尔布瑞特，却像是没看到他，她的脸色苍白，五官皱成一团。她早就该看出来，看出瑞尼特讨好那个呆子的方式。那个痴心的呆子！瑞尼特极力赞扬他父亲，告诉他维迪莫斯牧主是多么伟大的人，拜伦的心便立刻软化了。他的每一项行动都受到父亲的思想指挥，一个人怎能让偏执这样控制自己？

她说：“我不知道气闸控制钮是哪个，把它打开。”

“艾妲，不准离开这艘舰艇，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”

“我会找到他们的，把气闸打开。”

吉尔布瑞特却一直摇头。

然而，被她剥开的太空衣上挂着一个皮套。她说：“吉尔伯父，我会用它来对付你，我发誓我会。”

吉尔布瑞特发现神经鞭丑恶的发射口正对准自己，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别乱来！”

“打开气闸！”她喘着气说。

他只好遵命，她便立刻走出去，开始在风中奔跑，转眼间奔过许多岩石，一路跑到山脊上。她跑得血气上涌，耳朵都能感觉到脉搏的跳动。过去这些天，她做得跟他一样过分，在他的面前与独裁者出双入对，这样做没有什么目的，只不过为了满足她的虚荣心，现在想来多傻啊。在她心目中，独裁者的人格突然清晰无比，这个人心机那么深，那么刻薄寡情，既冷血又毫无品味，令她厌恶得全身发抖。

她爬到山顶，前面却什么也没有。她木然地继续前进，仍将神经鞭紧紧抓在胸前。

拜伦与独裁者未曾在途中交谈半句话。现在，他们在一处平坦的地方停下来。经过几千年的风吹日晒，岩石都已出现裂纹。正前方是个古老的断层，对面的裂口已经崩塌，形成一个一百英尺深的绝壁。

拜伦小心翼翼地接近断层，探头向下望去。下面是个斜坡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再加上少量雨水的侵蚀，因此在他眼力所及的范围内，全都散布着零星的圆石。

“看来，”他说，“像是个毫无指望的世界，钟狄。”

独裁者与拜伦不同，他并未对周遭环境显出任何好奇，也没走向断崖旁边。他说：“这是我们着陆前就找好的地方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，它非常理想。”

至少就你的目的而言，它非常理想，拜伦心想。他离开断崖边缘，找个地方坐了下来。他听着二氧化碳罐发出的轻微“嘶嘶”声，静静地等待片刻。

然后，他以非常沉静的语调说：“等会儿你回到你的舰上，要怎么跟他们说，钟狄？或是我该猜一猜？”

独裁者正准备打开他们带来的那只手提箱，听到这句话，他停止了动作，直起身子来说：“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拜伦感到脸部被冷风吹得麻木，便用戴着手套的手揉了揉鼻头。但他却将裹着身体的泡绵内层解开，强风立刻将它吹得四下飘扬。

他说：“我在说你来这里的目的。”

“我想赶紧架设好无线电，不想浪费时间讨论这种问题，法瑞尔。”

“你不是来架设无线电的，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我们在太空中曾试图和他们联络，却毫无回应，没有理由指望地面发射机能带来更好的结果。并非高层大气的游离层阻挡了无线电波，因为我们也试过次以太电波，结果同样一无所获。而且在我们的队伍中，我们两个也不是什么无线电专家。所以说，你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，钟狄？”

独裁者在拜伦对面坐下，信手轻拍着手提箱：“如果你心中有这些疑虑，为什么还要来呢？”

“为了发现真相。你的手下瑞尼特当初告诉我，说你正在筹划这趟行程，并且建议我加入你。我相信你对他所做的指示，是要他告诉我，一旦我加入你的工作，那么不论你收到任何讯息，我都不会被蒙在鼓里。这是个很合理的说法，只不过我认为你根本不会收到任何讯息。但我还是说服自己跟你来了。”

“为了发现真相？”钟狄取笑道。

“正是如此，我已经能猜到真相。”

“那么告诉我，好让我也发现真相。”

“你来此地是要杀害我。我单独跟你在这里，而我们前面是一座悬崖，掉下去必死无疑。这样做不会有蓄意动武的痕迹，不会有轰得四分五裂的肢体，或是任何能让人联想到使用过武器的证据。你回到你的船舰时，将带回一个很完美、很悲伤的故事，大意是说我不慎失足坠崖。你也许还会带一队人马来收我的尸骨，再为我举行一个风光的葬礼。这样做从头到尾都会非常动人，而我也就这样被你除掉了。”

“你相信是这样，而你仍旧前来？”

“我既然料到了，你就无法使我措手不及。我们两人都没带武器，我不信你徒手能将我逼下崖去。”一时之间，只见拜伦鼻孔翕张。他慢慢举起右臂，一副蓄势待发的架势。

钟狄却哈哈大笑：“既然你现在死不掉了，我们能否开始安装电波发射机？”

“还不行，我还没说完，我要你承认你准备杀我。”

“哦？你坚持要我在你自导自演的即兴剧中，扮演你为我写好的角色？你指望如何迫我就范？准备将我屈打成招吗？你要了解，法瑞尔，你是个年轻人，而且你的名头和地位会对我有帮助，所以我从来不愿跟你计较。然而我必须承认，直到目前为止，你带来的麻烦比你的帮助还要大。”

“我的确如此，因为我还活着，虽然你处心积虑要杀我！”

“假如你指的是你在洛第亚遇到的危险，那我已经解释过了，不准备再解释一遍。”

拜伦站了起来：“你的解释并不正确，其中有个漏洞，从一开始就很明显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站起来听我说，否则我会把你拽起来。”

独裁者起身的时候，双眼眯成两道缝：“我劝你别试图使用暴力，小伙子。”

“听好，”拜伦提高声音，他身上的泡绵内层仍敞在风中，他却毫不理会，“你说你将我送到洛第亚，让我面对死亡的威胁，只是想把执政者扯入一个反太暴的计划。”

“那仍是事实。”

“那仍是谎言，你的首要目的是要我遭到杀害。打从一开始，你就把我的身份通知了洛第亚太空船的船长，你根本没有理由相信亨瑞克会接见我。”

“假如我真想杀你，法瑞尔，我会在你的房间放一颗真的放射线弹。”

“策动太暴人当你的刽子手，显然是更方便的做法。”

“当我刚登上‘无情号’的时候，也有机会在太空中杀死你。”

“你的确有机会，你带着一柄手铳，一度曾经瞄准我。你料到我会在舰上，可是你没告诉你的手下。当瑞尼特和我们通讯，一眼看到我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机会轰我了。然后你犯了一个错误，你告诉我说，你曾经跟手下讲过我可能在舰上。不久，瑞尼特却说你从未提过这件事。你在说谎后，总是懒得跟手下串通一下吗，钟狄？”

钟狄的脸原本就被冻得苍白，这时则似乎更无血色。“光凭你指控我说谎，我现在就该杀掉你。可是我问你，瑞尼特在显像板上看到你之前，又是什么使我暂时没扣扳机？”

“政治考量，钟狄。艾妲密西娅・欧思・亨芮亚德就在旁边，一时之间，她成了比我更重要的目标。我的确佩服你见风使舵的本领，倘若在她面前杀死我，便会破坏另一个更大的计划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对她一见钟情喽？”

“钟情！对方是亨芮亚德家族的一员，有何不可？你没浪费任何时间。你首先试图请她改乘你的船舰，计划失败后，你又告诉我亨瑞克出卖了我父亲。”他沉默了一下，又继续说，“因此我失去了她，毫无异议地让你接手。如今，我想她已不必纳入考量，她已坚决站在你那边。你可以着手进行杀害我的计划，不用担心因为这样做，便可能失去继承亨芮亚德家族的机会。”

钟狄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：“法瑞尔，这里很冷，而且越来越冷，我想太阳正在下沉。你是个言语无法形容的笨蛋，你令我感到十分厌倦。在这场无意义的胡闹结束前，你能否告诉我，我究竟为什么有兴趣杀你？我是说，假如你那显然是妄想的指控能有什么理由的话。”

“跟你杀害我父亲的理由完全相同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以为当你说亨瑞克是个叛徒时，我曾有一时一刻相信过你吗？假如他不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可怜懦夫，那他倒还有可能。你以为我父亲笨到那种程度吗？他有可能将亨瑞克看走眼吗？即使我父亲没听说过他的评价，在晋见他五分钟后，还看不出他是个全然无望的傀儡吗？我父亲难道那么傻，会在亨瑞克面前胡乱讲话，泄露足以用来指控他背叛的秘密？不，钟狄，真正出卖我父亲的叛徒，一定是他信得过的人。”

钟狄后退了一步，将手提箱踢到一旁，然后摆出一个准备抗辩的姿势：“我听出了你卑鄙的言外之意，我唯一的解释，就是你是个精神失常的危险人物。”

拜伦全身颤抖，却并非由于寒冷。“我父亲深受你手下的爱戴，钟狄，太受爱戴了。在领导统御方面，独裁者绝不允许有竞争对手。你千方百计使他无法再和你竞争，而你的下一步行动，就是千方百计使我无法再活下去，这样我就不能取代他，或是为他复仇。”他再度提高音量吼道：“是不是真的？”在寒冷的空气中，这几个声音呼啸而过。

“不是。”

钟狄弯下腰说：“我可以证明你错了！”他将手提箱用力拉开，“无线电设备，你检查一下，好好看看。”他将许多零件一一抛到拜伦脚下。

拜伦瞪着那些零件：“这又能证明什么？”

钟狄站了起来：“的确不能，不过现在，你仔细看看这个。”

他手中多了一柄手铳，由于抓得太紧，指节都已泛白。他以不再沉着冷静的声音说：“我给你烦透了，但是到此为止。”

拜伦以平板的语调问道：“你将手铳藏在手提箱内？”

“你以为我不会吗？你真指望来到这里之后，会被我推下悬崖，而且以为我准备徒手行动，像个装卸工或煤矿工？我是林根的独裁者——”他的脸部肌肉开始抽搐，左手做了个横劈的动作，“维迪莫斯两位牧主的虚伪言行和空虚的理想主义，我已经受够了。”然后他压低声音，“往后退，退到悬崖那边。”他自己则向前走了一步。

拜伦举起双手，两眼紧盯着那柄手铳，一步一步向后退去。“那么，的确是你杀了我父亲。”

“我杀了你父亲！”独裁者说，“我告诉你，好让你在死前最后几分钟，知道那个将你父亲送进分解室轰得粉碎的人，现在也要送你去找他——还会把那个亨芮亚德姑娘据为己有，并得到随她而来的一切。想一想！我再给你一分钟想一想！但你的手不准乱动，否则我宁可冒着被部下质疑的危险，也要立刻把你轰掉。”此时此刻，他的冷面具已经碎裂，只剩下炽烈的怒火暴露在外。

“在此之前你就试图杀我，正如我所说的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你的猜测每一方面都很正确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退后！”

“不，”拜伦放下双手，说道，“如果你准备发射，那就动手吧。”

独裁者说：“你以为我不敢？”

“我说请你发射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独裁者故意瞄准拜伦的头部，在仅仅四英尺的近距离，他扣下了手铳的扳机。

# 第十九章 虎口！

泰多・瑞尼特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块小台地。目前他尚未准备现身，但在这个由光秃秃的岩石构成的世界上，想保持隐蔽是很困难的事。而这一片零星散布的晶状圆石，则能使他产生安全感，于是他奋力向前走去。他偶尔会停下来，用戴着蓬松手套的手背擦拭脸部，丝毫不觉得空气是干冷的。

现在，从两块形成锯齿状的大花岗岩之间，他终于看到那两个人，遂将长铳架在两块岩石的交叉处。太阳晒在他的背上，他感到微弱的热量逐渐渗入，令他觉得相当安心。假如他们碰巧向这边望来，阳光将占满他们的视野，自己则很不容易被看见。

他们的声音听来十分清晰。无线电通讯设备正在运作，他得意地微微一笑。直到目前为止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当然，他的出现并不在计划内，但这样或许更好。这个计划实在太过自负，他们的猎物毕竟不是真正的傻瓜，他的武器也许能派上决定性的用场。

他默默等待。当独裁者举起手铳，而拜伦毫不畏惧地站在原处时，他仍木然地凝视着。

艾妲密西娅并未看到独裁者举起武器，也没有看到平坦岩石表面上的两个人影。五分钟前，她曾瞥见瑞尼特的轮廓镶在天空的背景中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她就一直跟在他后面。

可是对她而言，他的运动速度实在太快。眼前的事物变得模糊而摇曳不定，她还两度发现自己瘫在地上，却记不得是如何跌倒的。第二次，她跌跌撞撞地站起来的时候，一只手腕已被尖锐的岩石刮伤，鲜血正从伤口流淌出来。

她终于又看到瑞尼特，只好踏着蹒跚的步履追逐他。当他消失在闪烁的圆石林时，她绝望得哭了起来。她倚着一块岩石，感到全身筋疲力尽，完全没注意到岩石的肉红色美丽色泽、如玻璃般光滑的表面，以及它其实是太古火山时期的古老遗迹。

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跟蔓延全身的窒息感奋战。

然后，她再度发现他的踪迹，此时他正背对着她。置身两块交叉的巨岩之间，使他看起来像个侏儒。当她踉踉跄跄地奔过坚硬的地面时，仍将神经鞭抓在胸前。他正端着长铳，专心地瞄准目标，看来已经准备就绪。

她绝对来不及了。

她必须分散他的注意力，于是叫道：“瑞尼特！”然后再补了一句，“瑞尼特，别发射！”

她一不小心又摔倒了，太阳立刻从她的视野中消失。不过她的意识还暂时保持清醒，足以让她听见撞向地面引起的巨响，还能按下神经鞭的按钮，也还能知道自己远在射程外，即使瞄准也无法击中目标，何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

不久，她感觉有双手臂抱住自己，并将她抱了起来。她想看看是什么人，但就是无法张开眼睛。

“拜伦？”她发出微弱的声音。

对方回答的语句相当模糊，但她听得出那是瑞尼特的声音。她试图再说些什么，但立刻放弃了。她失败了！

所有的一切全部消失。

独裁者维持一动不动的姿势，时间长达十几秒钟。拜伦同样一动不动地面对着他，瞪着那柄刚刚向自己直射的手铳。在他的注视下，平举的手铳渐渐垂下来。

拜伦说：“你的手铳似乎没上膛，检查一下吧。”

独裁者毫无血色的脸孔轮流望着拜伦与那柄武器。刚才，他在四英尺近的距离向拜伦射击，照理说，现在一切应该结束了。他猛然挣脱了恐惧的束缚，开始以迅速的动作分解手铳。

能量囊不翼而飞。本来应该放置能量囊的地方，现在只剩一个空洞。独裁者用力将这块没用的废铁抛到一旁，同时发出充满怒意的诅咒。手铳不停向外滚去，在阳光下变成个小黑点，最后在一块岩石上撞得粉碎，并激起一阵微弱的声响。

“一对一单挑！”拜伦说，颤抖的声音听来已迫不及待。

独裁者向后退了一步，什么也没说。

拜伦则慢慢向前走出一步。“我有很多方式可以杀你，但有些不能让我泄恨。如果我将你轰掉，那代表在百万分之一秒内，就会把你从活人变成死尸，你将无法意识到死亡的来临，那样很没有意思。不过让我泄恨的方式也不少，比如说赤手空拳慢慢打死你。”

他蓄势待发，但在尚未冲出之际，动作便被一声纤弱而尖锐的叫声打断，那叫声中还充满惊恐。

“瑞尼特！”叫声传了过来，“瑞尼特，别发射！”

拜伦及时转过头来，看到百码外岩石后面的动态，以及太阳照在金属上的反光。然后，突然有人扑到他背上，突如其来的重量立刻将他压倒，令他双膝着地。

独裁者落地时，一切拿捏得恰到好处，他的膝盖紧紧扣住拜伦腰部，拳头猛力击向他的后颈。拜伦痛得拼命吐气，发出嘘嘘的呻吟声。

拜伦感到眼前发黑，但他奋力让自己保持清醒，终于挣脱了对方的压制。独裁者跳开来，拜伦还瘫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已站稳了身子。

当独裁者再度冲来时，拜伦刚好来得及弯曲双腿，及时将对方踢出老远。这一次，他们同时站了起来，两人脸颊上的汗水都已变得冰凉。

他们慢慢绕着圈子。拜伦将他的二氧化碳气罐丢到一旁，独裁者也解下自己的气罐，抓着包覆着金属网的气管，然后他飞快踏前一步，将气罐甩了出去。拜伦连忙卧倒，听见并感到气罐从头顶呼啸而过。

拜伦很快站了起来，在独裁者尚未站稳前，就赶紧向他扑过去。他一只大手抓向对方的手腕，另一只手握拳击向对方脸部。独裁者应声倒地，拜伦则向后退了几步。

拜伦说：“站起来，我会让你再尝尝厉害，没什么好急的。”

独裁者用戴着手套的手摸摸自己的脸，然后瞪着沾在手套上的血迹，露出阴沉无比的神情。他的嘴角扭曲着，一只手伸向被抛在地上的气罐。拜伦立刻重重踏在那只手上，独裁者马上痛得大吼大叫。

拜伦说：“你距离悬崖边太近了，钟狄。别再朝那个方向移动，站起来，让我把你丢到另一边去。”

此时却响起瑞尼特的声音：“慢着！”

独裁者随即尖声叫道：“射击这个人，瑞尼特！立刻开火！先射他的双臂，再射他的双腿，然后我们就把他留在这里。”

瑞尼特缓缓举起武器，架在他的肩头上。

拜伦说：“是谁将你的专用手铳退膛的，钟狄？”

“什么？”独裁者茫然地瞪着他。

“我可没办法接近你的手铳，钟狄，那么是谁干的呢？现在是谁用武器指着你，钟狄？不是指着我，钟狄，而是指着你！”

独裁者转向瑞尼特，尖叫道：“叛徒！”

瑞尼特低声说：“我不是叛徒，阁下。出卖了忠诚的维迪莫斯牧主，将他置于死地的人才是叛徒。”

“不是我干的，”独裁者吼道，“如果他那么说，就是他在说谎。”

“是你自己告诉我们的。我不但掏空你的武器，还接通你的通话器开关，因此我听到了你今天说的每一个字。每一名舰员都听到了，我们都已看清你的真面目。”

“我是你们的独裁者。”

“也是世上最大的叛徒。”

一时之间，独裁者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狠狠地轮流瞪着面前两个人，他们则以阴沉、愤怒的目光回瞪着他。然后，他挣扎着爬起来，重新掌控住自己的情绪，借着勇气再度振作起来。

他再开口的时候，声音几乎恢复了原有的冷静。他说：“如果这都是真的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？除了接受既成的事实，你们毫无选择的余地。还有最后一颗星云内恒星有待造访，叛军世界一定就在那里，而只有我才知道它的坐标。”

他竟能保持一贯的威严。由于腕部骨折，他一只手松软无力地垂下；他的上唇肿成可笑的模样，还有好些血迹凝固在脸颊上。然而，他仍散发出天生统治者的傲慢气息。

“你会告诉我们的。”拜伦说。

“别欺骗自己了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我都不会讲出来。我已经告诉过你，平均每颗恒星占了七十立方光年的范围，若是没有我，仅仅使用尝试错误的方式，想来到任何恒星附近十亿英里的范围，只有二十五万兆分之一的几率。任何恒星！”

拜伦心中突然冒出一丝灵感。

他说：“带他回‘无情号’去！”

瑞尼特低声说：“艾妲密西娅郡主……”

拜伦打岔道：“那么真是她，她在哪里？”

“别担心，她很安全。她没带二氧化碳罐就跑出来，随着她血液中的二氧化碳逐渐流失，自动呼吸机制自然开始减缓。她试图奔跑，却不会自动自发做深呼吸，最后就昏倒了。”

拜伦皱起眉头：“可是，她究竟为什么想阻止你？确保她的男友不会受到伤害？”

瑞尼特答道：“是的，的确如此！只不过她以为我是独裁者的人，是准备射杀你的。我现在就带这个鼠辈回去，拜伦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也要尽快回来。他仍是独裁者，舰员也许需要开导。要挣脱有生以来便养成的服从性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……她就在那块岩石后面，赶快去找她，免得她冻死了，好吗？她不会离去的。”

她头上盖着一块头巾，几乎将脸部完全遮掩。在厚实的太空衣内层包裹下，完全看不出她身躯的曲线。当他接近她的时候，他立刻加快了脚步。

他说：“你好吗？”

她答道：“好些了，谢谢你。如果我惹了麻烦，那我很抱歉。”

他们站在那里凝望着对方，但在交谈两句后，似乎就再也找不到话题了。

然后，拜伦又说：“我知道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，取消我们曾做过的事，收回我们曾说过的话。可是，我实在希望你能了解。”

“为什么一直强调了解？”她的眼睛拼命眨动，“这几周以来，除了了解，我什么事也没做。你要再对我说一遍我父亲的事吗？”

“不，我知道令尊是无辜的，我几乎从一开始就怀疑那个独裁者，但我必须找到确实的证据。我唯一能做的，艾妲，就是强迫他自己招认。我当初想到，只要能引诱他试图杀害我，我就可以令他招出真相。而要这样做，却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
他感到羞愧，又继续说：“这样做很卑鄙，几乎和他对付家父的手段同样卑鄙，我并不指望你原谅我。”

她说：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

他又说：“我知道他想要得到你，艾妲。就政治层面而言，你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。对于他的目的，亨芮亚德的名头会比维迪莫斯更管用。因此他一旦拥有你，就再也不会需要我。我故意把你推给他，艾妲，我故意表现得那样，希望你会投向他的怀抱。当你这样做后，他便认为除掉我的时机成熟了，而瑞尼特和我便设下了我们的陷阱。”

“而你自始至终一直爱着我？”

拜伦说：“你难道不能相信这点吗，艾妲？”

“当然，为了你父亲在天之灵，以及你们家族的荣誉，你已准备牺牲你的爱。那首古老的打油诗是怎么说的？你无法好好爱我，亲爱的，只因你爱荣誉更多！”

拜伦以无奈的语调说：“拜托，艾妲！我不是高傲自大，实在是想不出其他办法。”

“你应该告诉我你的计划，让我成为你的盟友，而不是把我当成工具。”

“这不是你的战争。假使我失败了——真有这个可能——这件事将跟你毫无牵连。万一独裁者杀死我，由于你早已不在我这边，也就不会受到我的连累。你甚至可能会嫁给他，过着快乐的日子。”

“既然你赢了，我也许会因为他的失败而伤心。”

“可是你没有。”

“你又怎么知道？”

拜伦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说：“至少试着看清我的动机。就算我是个傻子——罪该万死的傻子，你难道不能了解吗？你不能试着不恨我吗？”

她轻声道：“我曾试图不再爱你，但你也看得出来，结果我失败了。”

“这么说你原谅了我？”

“为什么？因为我了解了？不！如果只是了解那么简单的事，如果只是领悟你的动机而已，我这辈子绝不会原谅你的行为。假如只是那样，而没有别的原因！可是我会原谅你，拜伦，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。我要是不原谅你，怎能让你回到我的身边？”

她投入他的怀抱，用冻得冰冷的唇向他吻去。两层厚实的外套将他俩隔开，他的双手又戴着手套，无法抚摸到紧抱着的躯体，但是至少，他的嘴唇能感受到她苍白而光润的脸颊。

最后，他以关切的语气说：“太阳快下山了，温度会越来越低。”

她却轻声道：“这可真奇怪，我似乎感到越来越温暖。”

于是两人一同走回舰艇的位置。

现在拜伦面对着他们，外表显得信心十足，心中却没有什么自信。林根的战舰相当大，上面总共有五十名舰员。这时他们都坐在他面前，五十张脸孔！这些人自出生以来，就一直被训练得无条件服从独裁者。

在他们之中，某些已被瑞尼特说服；另外有一部分，在截听到独裁者对拜伦的一番话后，也已经能明辨是非。可是，还有多少人仍抱持着迟疑的态度，甚至全然怀有敌意？

直到目前为止，拜伦的演说未有太大作用。此时，他身子向前倾，改用交心般的口吻说：“你们究竟为何而战，战士们？你们甘冒生命危险，到底为了什么？我想，是为了一个自由的银河。在这样的银河中，每个世界都能自由选择最佳的道路，为自己创造最大的福祉，不做任何人的奴隶，也不做任何人的主子。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一阵低语声陆续响起，虽然可以解释为同意，可是显然缺乏热诚。

拜伦继续说：“而独裁者又为何而战？为了他自己。他现在是林根的独裁者，假如他打赢了，就会成为星云众王国的独裁者，大汗的地位将被独裁者取而代之。那样做有什么好处？值得为他送命吗？”

其中一名舰员高声喊道：“他至少是我们的同胞，而不是猥琐的太暴人。”

另一人则叫道：“独裁者寻找叛军世界，是要助他们一臂之力，那也算是野心吗？”

“野心是否应该来自更坚决的理由？”拜伦以讽刺的口气吼了回去，“可是当他加入叛军世界时，会有一个组织做他的后盾。他可以贡献出整个林根，根据他的打算，他还能贡献出与亨芮亚德家族结盟而获得的威望。他非常肯定，叛军世界最终将成为他的，会任由他为所欲为。是的，这就是野心。

“当他的计划和行动安全起冲突时，为了遂行他的野心，他是否毫不犹豫地拿你们的性命冒险？家父当初对他构成威胁——家父是个诚实而热爱自由的人，可是由于他太受爱戴，因此被出卖了。在出卖家父的同时，独裁者有可能葬送整个大计，让你们每个人一同陪葬。只要符合他的利益，他随时会跟太暴人打交道，在这种人的手下效命，你们有谁能确保自身的安全？有谁能安然侍奉一个懦弱的叛徒？”

“好多了，”瑞尼特悄声道，“抓住这点不放，好好教训他们一顿。”

后排又响起同一个声音，说道：“独裁者知道叛军世界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这点我们等下再讨论。此时此刻，让我们先来考虑其他问题。在独裁者的领导下，我们全被引向毁灭之途；但我们还有时间自救，那就是唾弃他的领导，改走另一条更正确、更高贵的路；我们还有机会反败为胜，重新——”

“——只会败不会胜，亲爱的年轻人。”一个轻柔的声音打断了拜伦，他立刻满怀恐惧地转过头去。

五十名舰员吵吵嚷嚷地站起来，一时之间，他们似乎准备向前冲，可是来开会之前，瑞尼特严令大家一律缴械。现在，一小队太暴卫兵从数道舱门鱼贯而入，每一名都手持武器。

赛莫克・阿拉特普双手各握着一柄手铳，站在拜伦与瑞尼特的身后。

# 第二十章 在哪里？

赛莫克・阿拉特普仔细衡量着面前四个人的个性，感到某种兴奋之情油然而生。这将是一次很大的赌博，规律眼看就要拼凑成功了。安多斯少校已然不在他身旁，其他太暴巡弋舰也已经离去，这两点令他相当欣慰。

如今，只剩下他的旗舰、他的舰员，以及他自己。这就足够了，他讨厌大而无当的阵仗。

他以温和的口吻说：“让我向诸位报告一下最新状况，郡主、各位先生。独裁者的战舰正由接收人员驾驶，在安多斯少校护送下驶向太暴星。独裁者的手下将依法接受审判，他们若被判有罪，就会受到叛乱罪的惩处。他们是平常的阴谋分子，因此将以平常的方式处理。可是我该怎么发落你们呢？”

洛第亚的执政者亨瑞克坐在旁边，脸孔罩着厚厚一层愁云惨雾。他说：“别忘了我女儿是个年轻少女，她卷入这一切并非自愿。艾妲密西娅，告诉他们你当初是……”

“令千金，”阿拉特普插嘴道，“也许将被释放。她是位居要津的一位太暴贵族结婚的对象。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”

艾妲密西娅说：“我会嫁给他，只要你把其他人放了。”

拜伦刚要起身，阿拉特普却挥手示意他坐下。这位太暴行政官微微一笑，然后说：“郡主，拜托！我可以谈条件，我承认。然而，我不是大汗，只不过是他的仆人之一。因此，我谈妥的任何条件，都需要母星彻底的认可。所以说，你的提议内容究竟如何？”

“我同意那桩婚事。”

“那不是你的筹码，令尊早已同意，这就足够了。你还有任何其他提议吗？”

阿拉特普耐心地等着他们的反抗意志逐渐消融，虽然并不喜欢自己扮演的角色，他仍做得非常称职。比如说，此时此刻，那个女孩也许会开始哭泣，对那个年轻男子而言，这将是个正面影响。这两人显然是一对情侣，他怀疑在这种情况下，老波汉还会不会要她，最后断定他可能还是会。虽然如此，那老家伙仍将占尽便宜。一时之间，他突然隐约想到，这女孩的确非常迷人。

而她依旧维持着心情的平静，并没有崩溃。很好，阿拉特普想。她的意志力也很坚强，波汉根本占不了什么便宜。

他对亨瑞克说：“你想不想顺便帮你堂兄求情？”

亨瑞克的嘴唇无声地嚅动着。

吉尔布瑞特大喊：“谁都不要为我求情，我不要任何太暴人施舍我任何东西。来啊，下令射杀我吧。”

“你别那么歇斯底里，”阿拉特普说，“你知道在审判前，我不能下令射杀你。”

“他是我的堂兄啊。”亨瑞克悄声道。

“这点也会纳入考量。你们这些贵族，总有一天得明白不可高估自己对我们的重要性。我怀疑，你堂兄至今尚未学到这个教训。”

他对吉尔布瑞特的反应很满意，那个老家伙至少是真心求死，生命中的挫折他实在够受了。那么，只要让他活下去，就能使他精神崩溃。

然后，他在瑞尼特面前若有所思地站定。这位是独裁者的手下之一，想到这里他就感到有点脸红。在这趟追猎刚开始时，他完全将独裁者这个因素摒除在外，他有近乎铁一般的事实根据。没关系，偶尔失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这样刚好能平衡过度的自信，而不使自己变得傲慢自大。

他说：“你是个傻瓜，竟然侍奉一个叛徒，你跟着我们其实会更好。”

瑞尼特的脸涨得通红。

阿拉特普继续说：“假如你曾经有任何军功，只怕如今也要毁了。你不是一名贵族，政治的考量不会在你身上发挥作用。你将接受公开审判，让大家知道你只是工具的工具，这实在太糟了。”

瑞尼特说：“然而，你准备提出一项交换条件，是吗？”

“交换条件？”

“比如说，做大汗的线人？你只逮到一艘战舰，难道你不想知道其他的革命机关？”

阿拉特普轻轻摇了摇头：“不，我们已经有独裁者，他可以成为情报来源。即使没有任何情报，我们需要做的也只是对林根开战。然后，我确信，革命活动就会所剩无几，这种事没什么条件好谈。”

说完，他来到这个年轻人面前。阿拉特普故意将他留在最后，因为他是这些人中最聪明的一位。不过他还年轻，而年轻人通常都不危险，他们普遍缺乏耐心。

拜伦抢先开口，说道：“你是如何跟踪我们的？是不是他在通风报信？”

“独裁者？这回没有。我相信，那可怜的家伙想要来个吃里扒外，通常这种事外行人是不会成功的。”

亨瑞克突然插嘴，幼稚的热心显得很不搭调。他说：“太暴人有种发明，能经由超空间追踪船舰。”

阿拉特普猛然转身：“假如殿下能避免打岔，我将感激不尽。”亨瑞克立刻噤若寒蝉。

其实根本没关系，这四个人今后都不会再构成威胁。不过，他无意降低这年轻人心中的疑虑，连一点也不愿意。

拜伦说：“喂，听好，告诉我们实情，否则什么也别说。你不是因为喜爱我们，才把我们带来这里。为何不把我们跟其他人一起送回太暴星？因为你不知道该怎样杀我们。我们之间，有两个人属于亨芮亚德家族，而我是维迪莫斯家族的人，瑞尼特则是林根舰队著名的军官。此外，你手中还有一个人，就是你宠爱的那个懦夫兼叛徒，他仍是林根的独裁者。假使你杀死我们任何一人，恶名都会从太暴星一直传到星云各王国。你必须试图跟我们交换某种条件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阿拉特普说：“你并非全然错误。让我为你理出一个规律：我们一直在跟踪你们，姑且别管我们如何做到，我认为，你大可不必理会执政者的夸张幻想。你们在三颗恒星附近暂停，未曾登陆任何行星，然后你们来到第四颗恒星，找到一颗行星登陆。我们立刻跟随你们降落，一面监视，一面等待。我们认为应该有什么值得等待的，而我们猜对了。你和独裁者起了争执，两人都毫不保留地互揭疮疤。那是你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安排的行动，这点我知道，但它也有助于达到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始终都在监听。

“独裁者曾说，还剩最后一颗星云内恒星未曾探访，叛军世界可能就在那里。这点很有意思，懂了吧。嗯，叛军世界。你知道吗，我的好奇心被挑了起来。这第五颗，也就是最后一颗恒星，究竟会在哪里呢？”

他让沉默持续一阵子，自己则坐下来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，一个接一个看过去。

拜伦说：“根本没有叛军世界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们没在寻找什么？”

“我们没在寻找什么。”

“你的话简直荒谬。”

拜伦耸了耸肩，显得十分厌倦。“假如你指望得到什么答案，那你自己才荒谬。”

阿拉特普说：“有鉴于这个叛军世界一定是叛乱活动的大本营，我让你们活着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为了要找到它。你们每个人都能从我这里得到好处。郡主，我应该能帮你取消那桩婚事。侯爷，我们应该能为你建一间实验室，让你不受打扰地专心工作。没错，我们对你的了解超出你的想象。”（阿拉特普赶快别过头去，那老者的面容已开始抽动，他可能会掉泪，那会是件令人不快的事。）“瑞尼特上校，你将免于军法审判的羞辱，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定罪、名誉扫地、沦为笑柄等等。而你，拜伦・法瑞尔，则能重新成为维迪莫斯牧主。此外，你若跟我们合作，我们甚至愿意为令尊平反。”

“并且让他死而复生？”

“并且恢复他的名誉。”

“他的名誉，”拜伦说，“建立在他的英勇行动上，正是那些行动导致他被定罪和处死。凭你这点权力，还没法对他的名誉做任何增减。”

阿拉特普说：“你们四个人当中，总有一个会告诉我哪里能找到这个世界。你们之中那个识时务的人，将会得到我许诺的不管是哪一项报酬。其他三人则将被嫁掉、入狱、处决，总之一定是最坏的下场。我警告你们，有必要的时候，我能变得非常残酷。”

他等了一下，又说：“究竟是哪位？如果你不说，旁边的人还是会说。你将丧失一切，而我仍能获得想要的情报。”

拜伦说：“没有用的。你虽然精心安排这一切，但它对你毫无帮助，因为根本就没有叛军世界。”

“独裁者说有。”

“那就拿你的问题去问独裁者。”

阿拉特普皱起眉头，这个年轻人，唬人唬到超乎常理的程度。

他说：“我自己倾向于跟你们其中之一打交道。”

“然而，你以前曾和独裁者打过交道，那就再来一次吧。你无法向我们推销任何东西，你推销的东西我们都没兴趣。”拜伦向两旁看了看，“对吗？”

艾妲密西娅悄悄凑近拜伦，一只手慢慢握紧他的手肘。瑞尼特随便点了点头，吉尔布瑞特则像喘不过气来，喃喃道：“对！”

“既然你们心意已决。”阿拉特普说完，便按下一个按钮。

独裁者的右手腕被轻金属护套固定，护套则借着磁力粘在他腹际的金属环带上。他的左边脸颊浮肿，由于瘀血而呈蓝色，只有一道凹凸不平、由力场缝合的伤疤是鲜红的。他来到众人面前后，挣开被武装卫兵抓着的左手，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

“你到底要什么？”

“我很快就会告诉你。”阿拉特普说，“首先，我要你打量一下诸位观众，看看今天有哪些人在场。比如说那位年轻人，你曾设计取他性命，他却活到现在，还把你打成残废，并破坏了你的计划——虽然你是独裁者，而他只是一名流亡人士。”

独裁者鼻青脸肿，很难看出他究竟有没有涨红脸，但他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。

阿拉特普并未细究他的反应，继续以沉稳的、几乎毫不关心的口气说：“这位是吉尔布瑞特・欧思・亨芮亚德，他救了那年轻人的性命，并带他去找你。这位是艾妲密西娅郡主，有人告诉我，你曾用最具魅力的方式追求她，不料她背叛了你，因为她爱的仍是那个年轻人。这位是瑞尼特上校，你最信任的一位副官，他最后也背叛了你。你对这些人有没有任何亏欠，独裁者？”

独裁者再度问道：“你到底要什么？”

“情报。只要你告诉我，你便仍是独裁者。你原先和我们打的交道，我们会在大汗的法庭上为你争取。否则——”

“否则怎样？”

“否则我将从这些人口中问出来，你懂了吧。他们会因此保住性命，你却将遭到处决。所以我才会问你，是否对他们有任何亏欠。假如答案是肯定的，你就应该故作顽强，以便给他们一个自救的机会。”

独裁者的脸孔痛苦地挤出一个笑容：“他们无法牺牲我来拯救自己，他们不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世界在哪里，只有我知道。”

“我没说我要的是什么情报，独裁者。”

“你会要的只有一样东西。”他的声音嘶哑，令人几乎无法听懂，“如果我的决定是招出来，就能保留我的独裁权，你是这么说的？”

“当然，还会受到更严密的保护。”阿拉特普客气地纠正他。

瑞尼特高声吼道：“要是相信他，你只会罪上加罪，最后仍将因此遭到杀害。”

一名卫兵向前走来，但拜伦已经料到，他赶紧冲向瑞尼特，奋力将他向后拉。

“别当傻瓜，”他喃喃道，“你什么都做不到。”

独裁者说：“我不在乎我的独裁权或我自己，瑞尼特。”他转向阿拉特普，“这些人会被杀掉吗？这一点，你至少一定得答应我。”他那可怕的变色脸孔粗野地扭曲着，“尤其，是那一个。”他的手指猛然指向拜伦。

“如果那是你要求的代价，一言为定。”

“要是我能当他的行刑者，我不会向你索取其他报酬。如果我的手指能控制处决他的按钮，那也算是让我报了仇。如果不行，至少我会把他不想让你知道的情报告诉你。我现在就告诉你它的ρ、θ、φ，单位是秒差距和弧度——7352.43，1.7836，5.2112。这三个数字即可决定那个世界在银河中的位置，现在你已经知道了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阿拉特普一面说，一面赶紧写下来。

此时瑞尼特突然挣脱，高声喊道：“叛徒！叛徒！”

拜伦冷不防地被那林根人逃掉，由于重心不稳，他单膝着地摔在地上。“瑞尼特！”他只好拼命大喊。

瑞尼特面露凶光，跟一名卫兵扭打了一阵。其他卫兵很快蜂拥而上，但瑞尼特已经抢到手铳。他拳打脚踢，跟周围的太暴卫兵奋战。拜伦突破重重人墙后，也加入混战中，他抓住瑞尼特的脖子，紧紧地勒住，同时使劲向后拉他。

“叛徒。”瑞尼特气喘吁吁，仍奋力用手铳瞄准独裁者，独裁者则拼命东躲西藏。他开火了！然后卫兵立刻将他缴械，把他压在地板上。

但独裁者的右肩与半边胸部已被轰掉，右臂兀自诡异地挂在磁性护套上，手指、手腕与手肘都成了焦黑的一团。有好一阵子，当独裁者的身子还勉强保持平衡时，他的双眼仍放出光芒。最后，他的眼神终于变得呆滞，整个人倒了下去，成为地板上的一团焦炭。

艾妲密西娅吓得哑然失声，将头紧紧埋在拜伦怀中。拜伦则强迫自己，以坚定而毫不畏缩的目光，看了杀父仇人的尸首一眼，然后才赶紧转移视线。亨瑞克躲在一个遥远的角落，喃喃地自言自语，还在咯咯地傻笑。

只有阿拉特普一个人冷静如常，他说：“把尸体移走。”

卫兵立刻遵命照办，并用软热线喷向地板，总共喷了好几分钟，以除去沾在上面的血迹。最后，地板上只剩下少许零星的焦黑痕迹。

接着，卫兵扶起瑞尼特。他用双手刷了刷衣服，然后恶狠狠地转向拜伦。“你刚才在干什么？我几乎让那个杂种逃掉了。”

拜伦以困倦的口气说：“你中了阿拉特普的圈套，瑞尼特。”

“圈套？我杀了那杂种，不是吗？”

“那就是圈套，你帮了他一个大忙。”

瑞尼特并未回答。阿拉特普也没有插嘴，他带着几分兴味聆听他们的对话，这年轻小伙子的头脑果然灵光。

拜伦又说：“假如阿拉特普窃听到他所声称的一切，那么他就应该知道，只有钟狄拥有他需要的情报。在那场格斗后，钟狄面对我们的时候，他曾经提到这一点，而且特别强调。阿拉特普首先盘问我们，显然是要扰乱我们的心智，让我们在适当时机做出不经大脑的举动。对于他期望的那种失去理智的冲动，我早已做好心理准备，可是你没有。”

“我本来以为，”阿拉特普轻声打岔道，“做出这个举动的会是你。”

“要是我的话，”拜伦说，“我会瞄准你。”他又转向瑞尼特，“他不想让独裁者活着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太暴人都是蛇一般阴险的人物。他想要独裁者的情报，却不愿付出代价，但他不能冒险杀掉他，所以你就做了他的帮凶。”

“正确，”阿拉特普说，“而我也得到情报了。”

此时，某处的警铃突然响起。

瑞尼特开口道：“好吧，就算我帮了他一个大忙，我同时也为自己做了一件大事。”

“并不尽然，”行政官说，“因为我们这位年轻朋友的分析并不彻底。你看，你又犯了一桩新的罪行。当初你的罪名只是反叛太暴，对你的处置将是一桩微妙的政治案件。可是现在，林根的独裁者被你杀害，就能根据林根的法律审判你，定你的罪，将你处决，太暴人从头到尾不必出头。这将是很方便……”

此时他皱起眉头，没有再说下去。他也听到了叮叮当当的铃声，于是他走到门口，一脚踢开舱门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一名士兵向他敬礼，答道：“一般警报，长官，在贮物舱。”

“火警吗？”

“还不知道，长官。”

阿拉特普心中暗自叹道：银河啊！便赶紧走回舱房：“吉尔布瑞特在哪里？”

直到现在，大家才发现他不见了。

阿拉特普说：“我们会找到他的。”

结果，他们发现他躲在轮机室，蜷缩在巨大的机器中拼命发抖，立刻半拖半抱地将他带回行政官的房间。

行政官以冷漠的口气说：“在船舰上是跑不掉的，侯爷。你弄响一般警报也没用，即使那样做，引起混乱的时间也极有限。”

他继续说：“我想这就够了。法瑞尔，你偷走的那艘巡弋舰——我的巡弋舰——我们已把它装在这艘战舰上，它将用来探索那个叛军世界。一旦完成跃迁计算，我们就要向已故独裁者所提供的坐标前进。在我们这个安逸的世代，这样的冒险还真是难得。”

他心中突然浮现他父亲指挥一支分遣舰队，征服各个世界的景象。他很高兴安多斯已经离去，这次的探险将由他一人独享。

然后他便令众人解散。艾妲密西娅与父亲待在一起，瑞尼特与拜伦则分别朝不同方向走去。吉尔布瑞特一面挣扎，一面尖叫道：“我不要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我不要独处。”

阿拉特普叹了一口气。此人的祖父是位伟大的统治者，历史书上这么说的。目睹这种场面实在令人没面子，他带着嫌恶的情绪说：“把侯爷跟其中一个关在一起。”

于是吉尔布瑞特与拜伦关在同一间囚室。在战舰的“夜晚”来临，照明光线变成昏暗的紫色前，他们一直没有交谈。这种紫光还算亮，足以让轮班的卫兵透过闭路电视系统监视他们，但亮度绝不会干扰睡眠。

可是吉尔布瑞特却没睡。

“拜伦，”他悄声唤道，“拜伦。”

拜伦从蒙眬的半昏睡状态中被叫醒，他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拜伦，我做到了。没有关系，拜伦。”

拜伦说：“设法睡一会儿吧。”

吉尔布瑞特却继续说：“可是我做到了，拜伦。阿拉特普也许聪明，但我比他还聪明，这是不是很有趣？你不必担心，拜伦。拜伦，不必担心，我已经弄好了。”他再度摇晃着拜伦的身子，显得兴奋异常。

拜伦坐起来。“你究竟是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有关系，但我的确弄好了。”吉尔布瑞特正在微笑，那是个狡狯的笑容，小男孩做了什么恶作剧，就会露出那样的笑容。

“你到底弄好了什么？”拜伦站起来，抓住对方的肩头，把他向上拉，“回答我。”

“他们在轮机室发现我，”他一口气答道，“他们以为我在躲藏，其实并非如此。我弄响贮藏室的一般警铃，是因为我必须独处几分钟——两三分钟就好。拜伦，我把超原子线路短路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很简单，只花了我一分钟时间。他们不会知道的，我做得很高明。在他们准备跃迁前，他们绝不会发现。等到跃迁的时候，所有的燃料将在链锁反应中变为能量，这艘战舰、我们、阿拉特普，以及有关叛军世界的所有情报，全都会化成一团稀薄的蒸气。”

拜伦立刻向后退了几步，双眼张得老大：“你做了这种事？”

“是的，”吉尔布瑞特将头埋在双手之中，前后不停地摇晃，“我们都会死，拜伦，我不怕死，但我不要孤独死去，不要孤独死去！我一定要跟什么人在一起，而我很高兴是跟你在一起。当我死去的时候，我要跟某个人在一起。可是不会有痛苦，一切很快就会结束。不会有痛苦，不会……痛苦。”

拜伦说：“笨蛋！疯子！你不这样做，我们仍有可能渡过难关。”

吉尔布瑞特没听到这句话，他耳中充满了自己发出的呻吟，拜伦只好猛然冲向门口。

“卫兵，”他喊道，“卫兵！”还有几小时，或是只剩下几分钟？

# 第二十一章 在这里？

随着一阵急忙的脚步声，一名士兵沿着走廊冲过来。“回到里面去。”他的声音既凶狠又严厉。

拜伦与他面对面站着。充作囚室的小舱房都位于最底层，一律没有舱门，门口却被一道力场从左到右、从上到下封死。拜伦用手便能感到它的存在。它摸起来有微弱的弹性，像是橡皮膜拉到接近极限的状态，但它的形变很快中止，仿佛一下轻压就使它变成无形的钢铁。

拜伦的手指微微刺痛。他很明白，虽然它能完全阻挡物质的出入，但对神经鞭的能束而言，它却与真空一样透明，而那名卫兵手中正有一柄神经鞭。

拜伦说：“我必须见阿拉特普行政官。”

“这就是你大呼小叫的原因吗？”卫兵的心情不太好，值夜并非受欢迎的差事，何况他刚才打牌又输了，“等到亮灯后，我会帮你提一提。”

“这件事不能等，”拜伦感到绝望，“它非常重要。”

“这件事必须等。你是要退回去，还是想吃一记鞭击？”

“听好，”拜伦说，“跟我在一起的人是吉尔布瑞特・欧思・亨芮亚德。他生病了，也许已经奄奄一息。假如只因为你不让我见负责人，竟使亨芮亚德家族的人死在太暴战舰上，你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。”

“他有什么不对劲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请你快点好吗，还是你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卫兵一面咕哝，一面转身离去。

借着暗紫色的光线，拜伦极目望着卫兵的背影。他又竖起耳朵，试图捕捉发动机的节奏。能量密度升到跃迁前的峰值时，发动机的脉动会陡然增强，幸好现在他什么也没听到。

他走向吉尔布瑞特，抓住他的头发，将他的头轻轻向后拉。吉尔布瑞特的脸孔扭曲，双眼紧盯着拜伦的眼睛，但他的目光只透出恐惧，根本认不出面前是什么人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这里只有我——拜伦，你感觉如何？”

过了一阵子，这句话才钻进他的脑海。吉尔布瑞特茫然道：“拜伦？”然后，他突然清醒一点，“拜伦！他们就要跃迁了吗？死亡不会有痛苦的，拜伦。”

拜伦让他的头再垂下去。对吉尔布瑞特生气毫无意义，就他所知的情势而言，或者应该说，就他自以为所知的情势而言，他的所做所为是一项伟大的举动。尤其在濒临崩溃之际，他能这样做更是难得。

可是拜伦心中充满挫折感。他们为何不让他见阿拉特普？为何不让他出去？他来到一面墙壁前面，开始用力挥拳猛击。银河在上，如果有一扇门，他可以把它打烂；如果有一道栏杆，他可以扯开来，或者连根拔起。但门口却是一道力场把关，任何东西都奈何不了它。

他再度大吼大叫。

脚步声又传了过来，他赶紧冲向那道似开非开的门。但他无法探头出去，看看究竟是谁沿着走廊走来，他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。

来人又是那名卫兵：“离力场远一点，”他吼道，“退回去，双手举在前面。”卫兵身边还站着一名军官。

拜伦向后退去，对方的神经鞭坚定不移地指着他。拜伦说：“跟你来的人不是阿拉特普。我要见行政官。”

那军官开口道：“假如吉尔布瑞特・欧思・亨芮亚德生病了，你不应该找行政官，你该找的是医生。”

力场降了下来，当开关切断时，还冒出些许暗淡的蓝色火花。那名军官走进来后，拜伦看到他的制服上绣着医疗队徽。

拜伦走到他面前：“好吧，你听我说。这艘战舰绝对不可跃迁，行政官是唯一能做主的人，所以我必须见他。你了解这点吗？你是一名军官，你可以叫醒他。”

医官伸出手臂想推开拜伦，却被拜伦猛力打退。他立刻发出厉声的吼叫，并说：“卫兵，把这个人带到外面去。”

卫兵向前走来，拜伦马上冲过去，两人一起重重摔倒。拜伦沿着卫兵的身体向上抓，先抓到他的肩膀，再抓住他握着神经鞭、正要发动攻击的那只手。

一时之间，两人扭在一起，保持一动不动的僵持状态。然后，拜伦眼角瞥见那医官的行动，他正跃过他们两人，想要按下警铃。

拜伦一只手仍用力抓着卫兵的手腕，另一只手及时伸出去，捉住医官的脚踝。卫兵眼看就要挣脱，医官则疯狂地踢他。拜伦使出浑身力气，两只手拼命抓住不放，颈部与太阳穴的血管都因此暴胀。

那医官终于摔倒，随即发出嘶哑的嚎叫。卫兵的神经鞭也掉到地板上，激起了一声巨响。

拜伦扑到神经鞭上打了个滚，随即用双膝与单手撑起身子，神经鞭已握在另一只手上。

“不准出声，”他喘着气说，“一点声音都不准，把其他武器通通丢掉。”

卫兵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将一柄镶有金属的塑质短棒丢到一旁。他的短袖紧身衣已被扯破，双眼射出愤恨的目光。那名医官则未携带任何武器。

拜伦捡起短棒，然后说：“抱歉，我没有东西捆绑你们，也根本没有时间。”

神经鞭闪出暗淡的光芒，一下、两下。卫兵与医官两人立刻僵住，痛苦万分却动弹不得，两人一前一后硬邦邦地倒下，手脚都扭曲成奇形怪状，这正是他们挨鞭前所摆的姿势。

拜伦转身面对吉尔布瑞特，后者正出神地默默看着这突兀的变化。

“抱歉，”拜伦说，“但你也一样，吉尔布瑞特。”神经鞭再度发射。吉尔布瑞特侧身倒下时，出神的表情依旧僵凝在他脸上。

力场仍未升起，拜伦顺利地走出去。走廊上没有任何人；现在是战舰的“夜晚”，除了值夜与巡逻人员，其他的人都在睡觉。

没时间去找阿拉特普了，他得直接前往轮机室。于是他立刻出发，当然，应该朝舰首方向走去。

一个穿着轮机员制服的人，匆匆经过他身边。

“下次跃迁是什么时候？”拜伦大声问道。

“大约半小时后。”轮机员转过头来回答。

“轮机室在正前方吗？”

“在坡道上面。”此时，那人突然转过身来，“你是谁？”

拜伦没有回答，神经鞭第四度射出闪光。他跃过地上的躯体继续前进，只剩半个小时了。

他快步走在坡道上的时候，便听见一些嘈杂的人声。前方的光线不再是暗淡的紫色，而是明亮的白光。他迟疑了一下，然后将神经鞭塞进口袋。那些人都很忙，不会有时间检查他。

他很快走进去。在巨大的质能转换器附近跑来跑去的人，个个看起来都像侏儒。轮机室挂满仪表，像是有十万只会说话的眼睛，让人一目了然。这艘战舰十分巨大，几乎跟大型太空客船同一等级，与拜伦熟悉的小型太暴巡弋舰有很大差异。在小型巡弋舰上，发动机几乎是全自动的，而这里的几台发动机足以提供整个城市的动力，自然需要许多人监控。

他来到一个围着栏杆、沿着轮机室四周绕行一圈的悬空走廊。在某个转角有一间小房间，里面有两个人用十指飞快地操作电脑。

他赶紧向那个方向前进，有许多轮机员经过他身边，却都未曾看他一眼。最后，他走进那扇门内。

操作电脑的两个人向他望去。

“什么事？”其中一人问道，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回到你的岗位去。”这个人戴着中尉的臂章。

拜伦道：“听我说，超原子线路已经短路，必须立刻修理。”

“慢着，”另一个人说，“我见过这个人，他就是俘虏之一。抓住他，蓝西。”

那人跳了起来，想从另一道门逃走。拜伦跃过办公桌，又跳过电脑，一把抓住那个主管的短袖衣腰带，把他向后拉回来。

“没错，”他说，“我是俘虏之一，我是维迪莫斯的拜伦。但我说的都是事实，超原子线路的确短路了。假如你不相信我，那就赶快派人检查。”

那名中尉望着指向自己的神经鞭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办不到，先生，没有值日官或行政官的命令，这是办不到的事。这表示要改变跃迁计算，使我们耽误好几个小时。”

“那么叫负责人来，叫行政官来。”

“我能使用通话器吗？”

“赶快。”

中尉伸手去取通话器的喇叭状话筒，却在半途猛然敲向桌缘的一排按钮，舰上各个角落立刻警铃大作。

拜伦的棒子来得太迟。它重重落在中尉手腕上，中尉连忙抽回手来，一面搓揉一面呻吟，可是警报讯号已经响了。

众多卫兵从各个入口出现，一举冲上悬空走廊。拜伦从控制室跑出来，用力关上门，前后看了看，便赶紧从栏杆往下跳。

他垂直下落，着地时双膝弯曲，随即滚向一旁。他尽可能快速翻滚，避免使自己成为活靶，但耳旁仍传来针枪发出的轻微“嘶嘶”声。最后，他滚到一台发动机旁。

他躲在发动机的弧形底部，低着头、弯着腰站起来，右腿感到针扎般的疼痛。此地与舰身非常接近，因此重力特别强，他又是从高处落下，膝盖严重扭伤。这表示他逃不了了。假如他要扭转局势，必须就在原地进行。

他高声叫道：“停止射击！我放下武器。”他从卫兵手中夺来的棒子与鞭子先后滚出来，双双滚向轮机室中央。谁都看得出来，它们再也无法发挥作用。

拜伦又吼道：“我来是要警告你们的。超原子线路已经短路，只要进行一次跃迁，我们全都会送命。我只要求你们检查一下发动机，假如我说错了，你们也许会损失几小时；但我要是说对了，你们便能救自己一命。”

有人叫道：“下去捉他。”

拜伦喊道：“你们宁愿拿性命打赌，也不愿听我的劝告吗？”

他听见许多谨慎的脚步声，便又向内退了一点。然后，上面响起轻微的响声，一名士兵顺着发动机滑下，他抱着发动机微温的表面，就像拥抱新娘一样。拜伦守株待兔，他仍能赤手空拳搏斗。

此时，上方突然传来说话声，穿透了巨大的轮机室每一个角落，音量高得很不自然：“回到你们的岗位，暂停跃迁准备，检查超原子线路。”

那是阿拉特普透过公众演说系统说的话。他又命令道：“带那个年轻人来见我。”

拜伦束手就擒，没做任何抵抗。两侧各有两名士兵抓住他，仿佛提防他随时可能的爆发。他试图勉强走得自然些，但仍然跛得很厉害。

阿拉特普衣衫不整，双眼看起来似乎跟平常不一样：失去光泽、目光僵滞、焦距不准。拜伦突然想起来，他平时都戴着隐形眼镜。

阿拉特普说：“你制造了一场不小的骚动，法瑞尔。”

“要拯救这艘战舰就必须如此。叫这些卫兵走开，只要你们肯检查发动机，我就不会再有什么行动。”

“他们得再待一会儿。至少，直到我接到轮机人员的报告为止。”

他们静静地等待，时间一分一秒慢慢过去。终于，亮着“轮机室”三个字上方的一圈毛玻璃，发出了红色的闪光。

阿拉特普按下开关：“开始报告！”

传来的声音利落而急促：“丙组超原子线路完全短路，正在抢修中。”

阿拉特普说：“重新计算跃迁，顺延六个小时。”

他转向拜伦，以泰然的口吻说：“你对了。”

他做了个手势，卫兵立刻敬礼、转身，然后一个接一个很有秩序地离去。

阿拉特普说：“请说说详细经过。”

“吉尔布瑞特・欧思・亨芮亚德待在轮机室的时候，想到让机件短路会是个好主意。他不该为这项行动负责，一定不能因此处罚他。”

阿拉特普点了点头：“多年来，没有人认为他该负什么责任，这件事将是你我之间的秘密。然而，我的好奇心被撩了起来，我想知道你为何要拯救这艘战舰。假如有个很好的理由，你绝不会贪生怕死，是吗？”

“根本没有任何理由，”拜伦说，“根本没有叛军世界。我已经告诉过你，现在我再重复一遍。林根就是革命活动的中心，这点已经证实了。我的目的只是要追捕杀父凶手，艾妲密西娅郡主只是要逃避一桩不情愿的婚事。至于吉尔布瑞特，他早就疯了。”

“独裁者却相信这颗神秘的行星的确存在，他明明给了我一组坐标！”

“他的信念建立在一个疯子的梦想上。二十年前，吉尔布瑞特梦想到一件事，独裁者便以它为根据，试图寻找那个梦想中的世界，结果总共算出五颗可能的恒星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。”

行政官又说：“可是有件事困扰着我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花了太大的力气劝阻我。一旦我完成跃迁，我自己当然就能发现一切。如此想来，你们走投无路之下，并非没有可能由其中一人破坏战舰，然后另一个人出来解救，想要用这种迂回的方法，让我相信不必再找什么叛军世界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会对自己说：假如真有这样一个世界，小法瑞尔必定会让这艘战舰气化，因为他是个年轻人，而且有足够的浪漫情怀，能为他心目中的壮烈行动英勇牺牲。既然他冒着生命的危险，阻止将要发生的惨剧，那就代表吉尔布瑞特疯了，根本没有什么叛军世界。而我便会立刻折返，不再继续探索下去。我这样说会不会太复杂了？”

“不会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”

“既然你拯救了我们的性命，在大汗的法庭中，你便会得到适度的减刑。你不但能保住性命，还能保住你的秘密。不，年轻的先生，我还不准备相信这么明显的事实，我们仍将进行跃迁。”

“我不反对。”拜伦道。

“你很有胆识，”阿拉特普说，“真可惜你不是我们的同胞。”他这样说颇有恭维之意。他继续说：“我们现在要带你回囚室去，并把力场升起来，这只是以防万一。”

拜伦点了点头。

他们回到囚室时，被拜伦打昏的卫兵已经不见了。不过那名医官还在，他正俯身检视仍不省人事的吉尔布瑞特。

阿拉特普说：“他仍旧昏迷不醒吗？”

听到他的声音，医官赶紧立定站好。“报告行政官，神经鞭的效应已经消退。可是这个人年纪大了，又处于身心俱疲的状况下，我不知道他能否恢复。”

拜伦感到恐惧感充斥全身，他不顾扭伤的疼痛，双脚跪在床前，伸出一只手轻按着吉尔布瑞特的肩头。

“吉尔。”他悄声唤道，同时以焦切的目光望着那张潮湿、苍白的脸孔。

“走开，你这家伙。”医官一面凶巴巴地吼着，一面从内层口袋掏出一个黑色诊疗袋。

“幸好皮下注射器没撞坏。”他喃喃抱怨道。然后他俯身凑向吉尔布瑞特，举起充满无色液体的注射器。等到针头深深扎了进去，针筒内管便自动下压。注射完毕后，医官将注射器丢到一旁，在场三个人便开始等待。

吉尔布瑞特的眼皮眨动几下，然后张了开。有好一阵子，他的眼睛只是茫然地张着。当他终于开口的时候，发出的声音则近乎耳语：“我看不见，拜伦，我看不见。”

拜伦再度俯身凑到他面前：“没有关系，吉尔，好好休息。”

“我不想休息。”他挣扎着要坐起来，“拜伦，他们什么时候跃迁？”

“快了，快了！”

“那么，留在我身边，我不想孤独地死去。”他的手指无力地抓着拜伦，但不久便松开，他的头同时向后垂下。

医官弯下腰看了看，随即站了起来。“我们的动作太迟，他已经死了。”

拜伦顿时热泪盈眶。“对不起，吉尔，”他说，“可是你不知道，你不了解。”另外两个人并未听见他在说什么。

接下来几个小时，拜伦感到万分难熬。阿拉特普拒绝让他参加太空葬礼，不过他也知道，在这艘战舰的某个角落，吉尔布瑞特的尸体将在分解炉中被轰成无数原子，然后排放到太空去，与稀疏的星际物质永远混在一起。

艾妲密西娅与亨瑞克一定会在场，他们会不会了解呢？她会不会了解，他做的只是他必须做的事？

医官曾为拜伦注射软骨质，它有助于加速韧带撕裂伤的复原。膝盖的疼痛已经几乎消失，但那毕竟只是肉体的痛楚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

体内突然出现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他知道这代表战舰已经完成跃迁。接着，最难熬的时刻来临了。

早先的时候，他感到自己的分析完全正确，一定错不了。可是万一他猜错了呢？万一他们现在来到叛军的大本营，那该怎么办？这个消息将火速传回太暴星，特遣舰队会立刻集结。如此他将含恨而逝，知道他原本能拯救叛军，却冒着生命危险破坏了那个机会。

在这段最黑暗的时光，他又想到了那份文件，那份他当初未能寻获的文件。

那份文件的热潮大起大落，显得十分诡异。它有时会被提及，又很快遭到遗忘。太暴人疯狂地、密集地寻找叛军世界，却完全不理会那份神秘失踪的文件。

这样做是否本末倒置？

拜伦突然间想到，阿拉特普竟以一艘战舰独闯叛军世界，他到底有什么自信？他敢以一艘战舰挑战一颗行星吗？

独裁者曾说，那份文件许多年前就不见了，可是它究竟落在了谁的手上？

说不定就是太暴人，他们可能已经得到那份文件。而它上面记载的秘密，足以让一艘战舰毁灭整个世界。

假如真是这样，那么叛军世界在哪里，甚至是否真正存在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阿拉特普终于走进囚室，拜伦赶紧站起来。

阿拉特普说：“我们抵达了那颗恒星的可能位置，那里果真有一颗恒星，独裁者给我们的坐标是正确的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不过没必要再寻找什么行星，我的星际领航员告诉我，在不到一百万年前，那颗恒星曾经变成一颗新星。当时即使有什么行星，也都已经尽数毁灭。它现在是一颗白矮星，周围不可能有任何行星。”

拜伦说：“那么——”

阿拉特普说：“所以你是对的，根本就没有叛军世界。”

# 第二十二章 在那里！

阿拉特普即使再豁达，也无法完全扫除此时心中的遗憾。曾经有一阵子，他不再是他自己，而成了他父亲的化身。过去这几周，他也曾率领一支分遣舰队，向大汗的敌人英勇进军。

但在如今这个衰败的时代，本来可能存在叛军世界的地方，却什么也找不到。大汗再也没有任何敌人，再也没有世界需要征服。他只能继续担任一名行政官，注定只能抚平一些微不足道的麻烦，不可能再有更大的作为。

然而，遗憾是一种徒然的情绪，它没有任何实质帮助。

他说：“所以你是对的，根本就没有叛军世界。”

他坐了下来，同时示意拜伦坐在另一张椅子上：“我要跟你谈谈。”

年轻人以严肃的目光瞪着他。阿拉特普想起来，距离他们首次见面其实还不到一个月，这令他有点讶异。这个男孩现在长大了，远比一个月前成熟，而且也不再恐惧。阿拉特普暗自想道：我变得很颓废了。我们有多少人开始喜欢藩属世界的子民？又有多少人开始关心他们了？

他说：“我准备释放执政者和他女儿。自然，这样做是一种政治智慧。事实上，就政治角度而言，这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不过，我想现在就释放他们，将他们送回‘无情号’。你愿不愿意担任他们的驾驶？”

拜伦说：“你也要还我自由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拯救了我的战舰，也拯救了我的性命。”

“我不信个人的感激会影响你对公事的决策。”

阿拉特普差点就要哈哈大笑，他实在喜欢这孩子：“那么让我给你另一个理由。只要我还在追查一个反抗大汗的巨大阴谋，你就是一名危险人物。当那个巨大阴谋成了梦幻泡影，当我找到的只是一小撮林根匪徒，而且他们的首领已经伏法，这时你对我就不再构成威胁。事实上，不论是审判你，或是审判那些林根俘虏，两者都是危险的行动。

“审判必将在林根法庭举行，因此无法在我们完全的掌握中。审判时又必然会提到所谓的叛军世界，虽然它根本不存在，但在太暴的子民中，至少有一半会认为也许真有这回事，因为无风不起浪，事出必有因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等于给他们一个团结起来的念头、一个革命的理由、一个对未来的希望。在本世纪结束前，太暴领域中的叛乱活动将不会平息。”

“那么你要将我们全部释放？”

“并非给你们绝对的自由，因为你们没有一个绝对忠诚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将以自己的方式处理林根的问题，下届独裁者将发现自己被大汗管束得更紧。它将不再只是个联合势力，这样一来，就不一定要在林根的法庭审判林根的人民。跟这次的阴谋有牵连的人，包括已经落在我们手中那些，都会被放逐到接近太暴星的世界，在那里他们构成不了威胁。你自己则无法回到天雾星，也不必指望收回你的牧地。你将留在洛第亚，瑞尼特上校也一样。”

“够好了，”拜伦说，“可是艾妲密西娅郡主的婚事呢？”

“你希望它叫停？”

“你一定知道我们两人希望结合，你曾说过，也许有办法阻止那个太暴人。”

“当我那样说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想达到某种目的。那句古老谚语是怎么说的？‘恋人与外交官的谎言都值得原谅。’”

“可是明明有办法，行政官。你只要对大汗指出，一个有权的廷臣想跟藩属世界的重要家族联姻，便有可能是受到野心驱策的结果。藩属世界的革命不一定得由野心勃勃的林根人领导，由野心勃勃的太暴人领导同样容易。”

阿拉特普这回真的大笑了起来。“你的推理方式跟我们真像，但这不会奏效。你想听听我的忠告吗？”

“什么样的忠告？”

“你自己娶她，尽快行动。在如今的情况下，这种事一旦成为既成事实，就很难再挽回了。我们会帮波汉再找个女人。”

拜伦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伸出手来：“谢谢你，阁下。”

阿拉特普握住他的手：“反正，我对波汉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。话说回来，还有一件事你要牢记在心。不要被野心迷惑，你虽然娶了执政者的女儿，却绝不可能成为执政者，你不是我们要的那种人。”

阿拉特普望着显像板上逐渐缩小的“无情号”，对自己迅速做成的决定感到高兴。那个年轻人自由了，一道电讯已通过次以太传回太暴星。安多斯少校无疑将会气得中风，而在宫廷中，请求召回他这个行政官的人绝少不了。

假如有必要，他将亲自返回太暴星。他会设法面见大汗，让他听听自己的解释。将一切事实表明后，那位万王之王将明白地看出来，根本没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，因此，他有办法击退任何敌人的联合攻击。他们已双双飞出星云。“无情号”现在成了一个小光点，群星逐渐包围在它四周，彼此几乎无法分辨。

瑞尼特望着显像板上逐渐缩小的太暴旗舰，说道：“所以那个人真放了我们！你知道吗，要是每个太暴人都像他一样，我不加入他们的舰队才有鬼。这不禁使我有点困惑，我对太暴人的德行有明确的概念，而他却不符合。你想现在他能听到我们说些什么吗？”

拜伦设定好自动操纵系统，在驾驶座上转过身来。“不，当然不能。他虽然还能像以前那样，经由超空间来追踪我们，但我想他无法以间谍波束进行监听。你应该记得，他刚抓到我们的时候，他对我们的一切了解，都只是他在那颗行星上窃听到的，没有超出那个范围。”

艾妲密西娅踏进驾驶舱，将手指放在嘴唇上：“别太大声，”她说，“我想我父亲正在睡觉。我们回到洛第亚要不了多久吧，对不对，拜伦？”

“我们能以一次跃迁完成，艾妲，阿拉特普已经帮我们计算好了。”

瑞尼特说：“我得去洗洗手。”

两人目送他离去，然后她就投入拜伦怀中。他轻吻着她的额头与双眼，当他的手臂收紧时，他吻到了她的樱唇。热吻持续了很长的时间，结束时两人都几乎窒息。她说：“我好爱你。”而他说：“我对你的爱胜过千言万语。”接下来的对话同样了无新意，但两人心中同样感到十分甜蜜。

过了一会儿，拜伦说：“在我们着陆前，他会不会为我们主持婚礼？”

艾妲密西娅微微皱起眉头。“我试图向他解释，说他是执政者，又是这艘舰艇的舰长，而且这里根本没有太暴人。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，他相当心烦意乱，简直是六神无主，拜伦。等他休息够了，我会再去试试。”

拜伦轻声笑了笑：“别担心，他会被说服的。”

瑞尼特踏着重重的步伐回来。他说：“我希望我们还有那个拖厢，这里挤得甚至没法做深呼吸。”

拜伦说：“要不了几小时，我们便能回到洛第亚，我们很快就要进行跃迁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瑞尼特面露不悦之色，“而我们将待在洛第亚，直到老死为止。不是我在拼命抱怨，我很高兴我还活着，但这是个毫无意义的结局。”

“事情根本尚未结束。”拜伦轻声道。

瑞尼特抬起头来：“你是说我们能重新来过？不，我可不这么想。你也许可以，但我不能。我太老了，已经不能有什么作为。林根将被纳入太暴势力范围，而我再也见不到它。我想，这是令我最难过的一点。我生在那里，一辈子住在那里，到了其他地方我只能算半个人。你还年轻，你会忘掉天雾星。”

“母星并非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，泰多。过去数世纪以来，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无法认清这个事实。所有的行星，都是我们的母星。”

“也许吧，也许吧。如果曾有个叛军世界，啊，那么也许能这么说。”

“叛军世界的确存在，泰多。”

瑞尼特厉声道：“我可没心情开玩笑，拜伦。”

“我不是乱讲，的确有这样一个世界存在，我还知道它的位置。我在几周前就该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。一切事实俱在，一直在向我揭示，却始终徒劳无功。直到在第四颗恒星的行星上，当你我联手击败钟狄后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你记不记得他站在那里，告诉我们说，要是没有他的帮助，我们永远无法找到第五颗恒星？你记得他说的那些话吗？”

“确切的字句？不记得。”

“我想我还记得，他说：‘平均每颗恒星占了七十立方光年的范围，若是没有我，仅仅使用尝试错误的方式，想来到任何恒星附近十亿英里的范围，只有二十五万兆分之一的几率。任何恒星！’就是在那一刻，我想，那些事实终于钻进我的脑海，我能感到那道灵光。”

“我心中则毫无灵光，”瑞尼特说，“请你稍作解释。”

艾妲密西娅说：“我想不通你是什么意思，拜伦。”

拜伦说：“你们难道看不出来，那么微乎其微的几率，正是理论上吉尔布瑞特应该遇到的？你们都记得他的故事：流星撞上战舰，令战舰的航向偏移，等它完成所有的跃迁后，竟然来到某恒星系的范围内。那种事根本是巧合中的巧合，简直令人无法置信。”

“那么，它就是个疯子说的故事，其实没有什么叛军世界。”

“除非在某种情况下，他抵达某个恒星系的几率并非低得难以置信，而这种情况的确存在。事实上，有那么一组条件，而且是唯一的一组，使他必定会抵达某个恒星系，因为那是必然的结果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你该记得独裁者作的推论。吉尔布瑞特那艘战舰的发动机未受影响，因此超原子推力未曾改变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跃迁的总长度没有变化，改变的只是跃迁的方向。而在大到不可思议的星云中，仅有五颗恒星是可能的终点。像这样的解释，表面上看起来就很牵强。”

“但是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呢？”

“哈，就是推力和方向都没发生变化。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理由，假设航行的方向的确受到影响，那只是一项假设罢了。假如战舰仍循原来的路径航行呢？它原本就瞄准一个恒星系，因此最后来到那个恒星系，其间根本没有几率介入。”

“可是它瞄准的那个恒星系——”

“——就是洛第亚，所以他来到洛第亚。这会不会明显得难以理解？”

艾妲密西娅道：“但是这样一来，叛军世界必定在我家乡！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它就在洛第亚星系的某个角落。藏匿一样东西共有两种方式，你可以把它放在没人找得到的地方，比如说藏在马头星云内；但你也能把它放在没人想得到的地方，清清楚楚地摆在众人面前。

“想想吉尔布瑞特在叛军世界着陆后的际遇，他毫发无损地被送回洛第亚。根据他自己的理论，这是为了避免太暴人大规模搜索那艘战舰，因而过于接近那个世界。可他们为什么要让他活着？假如战舰送回来的时候，吉尔布瑞特死在上面，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，但吉尔布瑞特就没有泄露秘密的机会。他们没有那样做，而他最后果然泄露了秘密。

“这一点，也唯有假设叛军世界位于洛第亚星系才解释得通。吉尔布瑞特是亨芮亚德家族的一员，除了洛第亚，还有哪里对亨芮亚德家族的生命那样尊重？”

艾妲密西娅激动得双手颤抖。“但你说的若是实情，拜伦，那么父亲正处于可怕的危险中。”

“而且历时已有二十年，”拜伦表示同意，“但或许并非你想象的那种情况。吉尔布瑞特曾经告诉我，装成一个半调子、一个没用的废物，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。为了做戏做到十足，甚至在朋友面前，甚至在独处的时候，也都不能摘下面具。当然，就这个可怜的家伙而言，他主要是演给自己看。他并未真正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艾妲，他的真实自我很容易就跑出来。他也对独裁者露出过真面目，甚至跟我才刚相识，他就感到有必要以真面目见我。

“可是我想，过着百分之百做戏的生活仍有可能，只要你的理由足够重要。一个人甚至可能瞒骗亲生女儿一辈子，情愿眼睁睁看着她接受一桩可怕的婚姻，也不愿危及他努力一生的成果，因为那是建立在太暴人完全的信任上。他甘愿假扮近乎疯子的角色……”

艾妲密西娅终于能开口了，她以沙哑的声音说：“你绝不会是那个意思！”

“不可能再有别的意思，艾妲。他担任执政者已超过二十年，这段时期中，在太暴人的许可下，洛第亚的疆域不断扩充，因为他们对他放心。二十年来，他一直在组织起义的叛军，却没有受到他们的干预，因为他的无能看起来那么明显。”

“你是在猜测，拜伦，”瑞尼特说，“这种猜测和我们以前做的那些同样危险。”

拜伦说：“这不是猜测。我和钟狄在做最后一次讨论时，我曾经告诉他，谋害家父的叛徒是他，而不是执政者，因为家父绝不至于笨到那种程度，会将招致死罪的情报托付给执政者。不过事实上——当时我已经知道——那正是家父所做的事。吉尔布瑞特就是从窃听家父和执政者的讨论中，获悉了钟狄的秘密角色。除此之外，他没有别的途径能知道这件事。

“可是凡事总有正反两面，我们都认为家父当初为钟狄工作，去见执政者是为了争取他的支持。但还有一种同样可能的情形，甚至更可能的情形，就是他原本便为执政者工作，他在钟狄的组织中，担任的角色其实是叛军世界的特务，他的任务是预防林根过早发难，以免二十年的努力经营毁于一旦。这难道不能成立吗？

“当吉尔布瑞特让发动机短路后，我拼了命也要拯救阿拉特普的战舰，你们以为是为了什么？不是为我自己，那个时候，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阿拉特普会释放我。甚至也不能算为了你，艾妲。我的目的是要拯救执政者，在我们这些人当中，他才是最重要的角色，可怜的吉尔布瑞特并不了解这点。”

瑞尼特连连摇头：“很抱歉，我就是无法相信这一切。”

此时，突然有另一个声音响起：“你还是相信的好，这是真的。”执政者站在舱门口，身形高大而目光严肃。刚才说话的就是他，但那又不太像他的话。那句话听来简捷有力，而且充满自信。

艾妲密西娅跑到他面前：“父亲！拜伦说……”

“我听到拜伦说了什么。”他以温柔的动作来回抚摸着她的秀发，“那都是真的，我甚至会让你的婚事如期举行。”

她连忙向后退去，几乎像是感到尴尬：“你的话听来好奇怪，听来简直好像……”

“好像我不是你的父亲，”他以悲伤的口吻说，“这不会持续太久的，艾妲。我们回到洛第亚后，我就会变回你所熟悉的我，而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。”

瑞尼特睁大眼睛瞪着他，平时红润的脸庞变得跟他的头发一般灰白，拜伦则屏住了气息。

亨瑞克说：“过来这里，拜伦。”

他将一只手放在拜伦的肩上：“过去曾有那么一次，年轻人，我准备牺牲你的性命。未来这种情况仍有可能发生，到那一天，我再也无法保护你们两人。除了扮演过去那个角色，我什么也不能做。你了解这点吗？”

每个人都点了点头。

“不幸的是，”亨瑞克又说，“危害已经造成了。二十年前，我不像今天这样，对我扮演的角色如此坚定。当初我应该下令杀死吉尔布瑞特，可是我做不到。因为我的一念之仁，现在许多人都知道有个叛军世界，而我是它的领导者。”

“只有我们知道而已。”拜伦说。

亨瑞克露出苦笑：“你会这样想，是因为你还年轻。你认为阿拉特普不如你聪明吗？你推论出叛军世界的位置和领导者，所根据的事实他全知道，而他的推理能力绝不在你之下。唯一的差别是他较年长，较谨慎，而且担负的责任重大，所以必须百分之百确定。

“你以为他释放你，是因为感情用事吗？我相信你如今获得自由，跟你上回获得自由的原因完全一样。这只是放长线钓大鱼，想通过你而找到我。”

拜伦面如死灰。“那我必须离开洛第亚？”

“不，那样才会要命。除了真正的原因，你似乎没有理由离去。留在我身边，他们始终会捉摸不定。我的筹划即将完成，大概再一年吧，或许更短。”

“可是执政者，还有些您也许不清楚的因素。有那么一份文件……”

“令尊当初寻找的那份文件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亲爱的孩子，令尊并不知道全部内情，让任何人掌握一切事实都是危险的事。老牧主独自在我的图书馆里，从相关资料中发现那份文件的存在，这点令我十分佩服，而他也看出了它的重要性。但他若能先跟我商量一下，我就会告诉他，那份文件早已不在地球上。”

“正是如此，阁下，我确定它落到太暴人手中。”

“当然不是这样，因为它在我这里，我已经保存了二十年。叛军世界便是它催生的，因为直到我得到这份文件，我才知道当我们胜利后，我们能永保胜利的果实。”

“那么，它是一种武器喽？”

“它是宇宙间最具威力的武器，会毁灭太暴人，也能将我们一并毁灭。但它能拯救星云众王国。没有它的话，我们或许仍能击败太暴人，却无法改变封建专制政体；正如我们密谋推翻太暴人一样，也将有人密谋推翻我们。我们和他们，都得送进过时政体的垃圾桶中。如今时机已经成熟，就像当年在地球上那样，我们将有一个新型的政府，一种在银河中从未尝试的形式。从此再也没有大汗，也没有独裁者、执政者或牧主。”

“看在太空的份上，”瑞尼特突然吼道，“那还剩下什么？”

“人民。”

“人民？他们怎能治理政府？必须有某个人做出决策。”

“有办法解决的。我掌握的那个蓝图，原本是为一颗行星的一小部分地区设计的，但它不难推广到整个银河。”

执政者微微一笑，“来吧，孩子们，还是让我为你们主持婚礼吧。现在，这样做不会再有什么害处。”

拜伦紧紧握着艾妲密西娅的手，她则对他露出浅浅的笑容。此时，“无情号”进行了事先计算好的单一跃迁，众人体内都生出一阵异样的感觉。

拜伦说：“在您开始前，阁下，能否对我说说您提到的那个蓝图？我的好奇心满足后，才能把心思专注在艾妲身上。”

艾妲密西娅笑出声来，她说：“你最好那样做，父亲，我可受不了一个心不在焉的新郎。”

亨瑞克微微一笑。“我将那份文件谨记在心，听好了。”

当洛第亚之阳在显像板闪闪发光之际，亨瑞克开始背诵那些古老的字句。在整个银河中，只有一颗行星的历史比这些字句更为古老。

“我们合众国的人民，为了形成更完善的联邦，树立公义，确保境内安宁，提供共同防卫，增进大众福祉，保障我们及后世子孙永享自由，特此制定并确立这部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》……”

# 后记

《繁星若尘》的创作与首度发表，都是早在一九五〇年的事。在那个时代，我们对行星大气知道得不如今天这样多。在第十七章中，我描述一颗没有生命的行星，它的大气层含有氮与氧，却独缺二氧化碳。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肯定，一个没有生命的“地型”世界（像地球这种由岩石构成的小型行星，与它的恒星距离相当近），如果拥有大气层，它可以没有氧气，而只有氮气与二氧化碳。

若想对第十七章做适当的修改，我必须重写本书很大一部分。因此我请各位读者不要追究，姑且根据本书的逻辑来欣赏（假设您的确欣赏）这个故事。

艾萨克・阿西莫夫